

# ろくでなし魔術講師と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 禁書教典

アカシックレコード

羊太郎

The author: Taro Hitsuji

ILLUSTRATION 三嶋くろね  
Kurone Mishima

16



ファンタジア文庫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16

## 魔術師的覺悟與禁忌教典的騷亂

希斯緹娜率領的帝國代表隊成功挺進了決賽，迎來了與日輪國代表隊的對決。

摘得首席魔術師桂冠的人，究竟會是誰呢？

另一方面，福澤爾教授終於解讀出了前女王艾麗西亞三世留下的秘密筆記。

禁忌教典的真相，終於緩緩揭開了冰山一角。

但隨之而來的，是新的敵人和危機。

圍繞著跨越千年的謎團與恩怨，前哨戰於此打響！

彩頁





那一刻，那壯美的天空城與渴求著天空城的祖父的身影深深吸引了希絲緹娜。

祖父的背影，祖父的目光實在太過悲切——

懸浮在空中的夢幻的城池太過耀眼——

因為它實在是太耀眼，太壯麗——

那一天，那一刻，祖父的夢想就成了希絲緹娜的夢想。



シズティーナ  
フィーベル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CONTENTS

序 | 愚者、その正位置と逆位置

007

第一章 | 追憶

014

第二章 | 魔術師の覚悟

076

第三章 | さらに渦巻く深い闇

170

第四章 | アリシア三世の手記 ～真実～

222

終章 | 先の見えぬ昏迷

303

あとがき

343

教典は万物の叡智を司り、創造し、掌握する。

故に、それは人類を  
破滅へと向かわせることとなるだろう——。

『メルガリウスの天空城』著者：ロラン＝エルトリア

#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



## Main



システィーナ＝フィーベル

生真面目な優等生。偉大な魔術師だった祖父の夢を継ぎ、その夢の実現に真っ直ぐな情熱を捧げる少女



グレン＝レーガス

魔術師的な魔術講師。いい加減でやる気ゼロ。魔術師としても三流で、いい所まったくナシ。だが、本当の顔は――？



ルミア＝ディンジェル

清楚で心優しい少女。とある重にも言えない秘密を抱え、親友のシスティーナと共に魔術の勉強に一生懸命励む



リエル＝レイフォード

グレンの元・同僚。錬金術で高度育成した大剣を振り回す。近衛戦では無類の類さを誇る異色の魔導士



アルベルト＝フレイザー

グレンの元・同僚。帝国近衛魔導士団特務分室所属。神罰のごとき魔術攻撃を得意とする凄腕の魔導士



エレノア＝シャーレット

アリシア付台女兵装秘蔵官。だが、裏の顔は天の智慧研究会が帝国政府側に送り込んだ諜報



セリカ＝アルフォニア

アルザーノ帝国魔術学院教授。若い容姿ながら、グレンの育ての親で魔術の師匠という顔の多い女性

## Academy

ウェンディ＝ナープレス

グレンの担当クラス的女子生徒。地方の有力名門貴族出身。気位が高く、少々高飛車で世間知らずなお嬢様

リン＝ディティス

グレンの担当クラス的女子生徒。ちょっと気弱で小柄な小動物的少女。自分に自信が持てず、悩めるお年頃

ギイブル＝ウィズダン

グレンの担当クラスの男子生徒。システィーナに次ぐ優等生だが、決して周回と馴れ合おうとしない皮肉屋

カッシュ＝ウィンガー

グレンの担当クラスの男子生徒。大柄でがっしりとした体格。明るい性格で、グレンに対して好意的

セシル＝クレイトン

グレンの担当クラスの男子生徒。物静かな誠実男子。集中力が高く、魔術攻撃の才能がある

ハーレイ＝アストレイ

帝国魔術学院のベテラン講師。魔術の名門アストレイ家出身。伝統的な魔術師に育つグレンには攻撃的

Keyword

## 魔術

Magic

ルーン語と呼ばれる魔術言語で組んだ魔術式で数多の超自然現象を引き起こす、  
この世界の魔術師にとって『当たり前』の技術。  
唱える呪文の詩句や節数、  
テンポ、術者の精神状態で自在にその有様を変える

## 教典

Bible

天空の城を主題とした、いたって子供向けのおとぎ話として世界に広く流布している。  
しかし、その失われた原本(教典)には、  
この世界にまつわる重大な真実が記されていたとされ、その謎を追う者は、  
なぜか不幸に見舞われるという――

## アルザーノ帝国 魔術学院

Alzerna Imperial Magic Academy

およそ四百年前、時の女王アリシア三世の提唱によって巨額の国費を投じられて  
設立された国営の魔術師育成専門学校。  
今日、大陸でアルザーノ帝国が魔導大国としてその名を  
轟かせる基盤を作った学校であり、常に時代の最先端の魔術を学べる最高峰の  
学び舎として近隣諸国にも名高い。  
現在、帝国で有名な魔術師の殆どがこの学院の卒業生である

## 序章 愚者的正位與逆位

為了觀看已有幾十年不舉辦的魔術祭典，全世界的觀光客聚集到了華麗的藝術之都，自由都市米拉諾。

舉行魔術祭典的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的前門廣場以及通往它的各條道路都盛況非凡。

在這熱鬧非凡的藝術之都一角——

唯有少年擺著攤的這一個角落，像是被從熱鬧的世界中切割出來一樣門可羅雀。

「唉，根本沒人捧場啊」

少年望著仿佛是在另一個世界中喧鬧的行人們。但是，他並不顯得孤獨或是悲傷。

他默默地動手準備著什麼，甚至連他自己這滑稽的處境都成為了他快樂的源泉。

他披著繡滿了具有民族特色紋樣的長袍，年齡好像才十幾歲。

兜帽深深地蓋住了他的臉以及銀髮，但總讓人覺得兜帽之下是一個美少年。

少年——費羅德・貝立夫坐著的椅子旁邊是一個櫃臺。

是人偶劇的舞臺。

他似乎是個演人偶劇的賣藝者……如果這種無人問津的狀態也能算『賣藝』的話。

「明明我這次還挺自信的呢。專門準備了與這裡相稱的劇本」

少年苦笑著自言自語。忽然，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他手中握著人偶。

藍髮的騎士與金髮的黑色魔術師的牽線人偶。

少年身旁的櫃臺中還收著各種各樣職階與角色的人偶。

他剛才似乎是在對人偶劇中使用的人偶進行維護。

「唔……」

少年利用捆在十字板上的線頭操縱人偶。

但是，人偶的動作很奇怪。提線操作是很困難，但人偶的動作也未免太過滑稽，只會不自然地抽動。

「啊哈哈，為什麼會這樣呢？是這個關節有問題……不，是這根線……？」

少年有些尷尬地重新調整作出奇怪動作的人偶們。

這時，一個人影落在了人偶上。

「容在下僭越……」

那個人影——一個老人神不知鬼不覺出現在他面前。

因為逆光很強烈，從少年的角度很難看清老人的相貌。

「謔謔謔……您的人偶劇還是和以前一樣無人問津啊……根本沒人光顧」

「哈哈……別說破嘛」

他們似乎是老相識。少年聽到老人失禮的調侃後只是露出了苦笑。

「乾脆就別用線了，直接用魔術操控吧？大導師大人」

老人提議。

「由您親自用偉大的魔導之技巧支配人偶，操縱人偶。那樣的話，人偶們一定會展現出不論是誰都驚嘆不已的高超演技。一切都照著您的意思去發展」

聽到老人富有深意的提議，少年調皮地笑了笑。

「用線才好吧。用魔導的話人偶就沒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了」

「謔？」

「而且，牽線人偶確實不能精確地照我的意思去行動，但它們終究是牽線人偶……只能照著劇本去演。對我來說，這種『不便』正好是能將終幕的氣氛炒熱的余興」

「……原來如此。戲劇的中主人公往往會遭遇困難與考驗……倒不如說，『娛樂』本身就是這樣的」

「哼，你也該學會給自己的工作找點樂趣了。快樂可以洗滌靈魂。對我們這種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達成的夙願來說，這一點就更加重要了」

「說的有道理……不過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次的事件還是能讓我找到一些樂趣的」

「謔？就連你這個工作狂也？」

「嗯，其實我個人比較關注舞臺上的某個人」

老人眯起眼睛說。

「八年不見的他，到底會在這個舞臺上扮演什麼角色呢……我真是期待得不得了」

「甚好甚好。你也感受到命運的引力了」

少年嘻嘻笑著，拿起另一個十字板，把十字板連著的人偶從櫃子裡拉出來。



那是背上長著翅膀，手裡抱著一把銀色鑰匙的天使的人偶。

大導師一邊操縱著人偶一邊說。

「我親愛的天使在逐漸走向成熟，再過不久就能完全覺醒了。令人驚嘆的最終幕就要來臨……這次事件將會推動歷史的齒輪前進——照著我們以前書寫的劇本前進」

「太漫長了。被那個魔女攪亂了的我們的夙願，總算是要——」

說著，老人瞥了一眼黑色魔術師的人偶。

少年則提醒道。

「……不過，我們還不能放鬆警惕。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有人追上了我們的步伐，在漸漸靠近『真相』。事到如今還會出現這種情況……看來命運的引力是真實存在的——而這無法用魔術來解釋」

老人問道——

「謊？您是說『正義』嗎？」

「很遺憾……至少從此時此刻來講，他辜負了我的期待」

少年略顯遺憾地聳聳肩。

「他只是個純粹的狂人，不是賢者。所以他是永遠無法找到真理的。我擔心的是『愚者』。以及——」

少年頓了頓，神情變得稍微嚴肅了一點。

「——那個血統」

「哼，確實不知為何，在漫長的歷史之中，那個血統的人總是在離真理最近的地方轉悠……他們難道還沒滅絕麼」

「這或許就是他們一族的本質吧」

「但是大導師大人，那個能引領人們接近真理的筆記本，不是已經被您『閱讀』過了嗎？也就是說，那個愚者以及那個血統的人永遠無法接近真理——」

「誰知道呢」

少年愉快地拉起十字板，又掏出了新的人偶。

那個人偶吊兒郎當地穿著襯衣長褲，打著領帶……和其他古風的人偶相比，他的裝束很近現代了。

少年生硬地操縱著他，把他放到黑色魔術師的旁邊。

「接下來他是會保持著沈睡的愚者——保持『逆位』狀態結束呢，還是會覺醒成為能開拓新的可能性的『正位』的愚者——也就是賢者呢？被線牽著的他究竟會有怎樣的表現呢？」

少年靜靜地仰望著被熱情所包裹的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

# 第一章 追憶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能看到劍散發出來的『光芒』。

當然我不是一開始就能看到的。

能回想起來的，最早能看到它的時候是在我的少女時代。我拋棄了女孩子應有的青春，將自己的一切精力消耗在練劍上。

一邊對每一個姿勢，每一個動作以及劍法進行確認，一邊把劍揮出。

握住劍，放鬆，集中精神，深呼吸，轉移中心，移動腳步，爆發，跟隨動作——

將自己的意識布滿全身的肌肉與骨骼，以平穩的心境運氣，把劍揮下。

那不是機械性的重複，而是將劍與氣融為一體。

揮劍的動作沒有絲毫多余，沒有絲毫不足，成為最簡約的整體。

意識漸漸進入虛空——以甚至能感受到孤獨的高度注意力揮劍。

揮劍，揮劍，揮劍，揮劍——成為揮劍的人偶。

自身仿佛與手上握著的劍同化，仿佛自己就成為了一把劍。

就在我不停地揮著劍的某一刻……

「……？」

我察覺到。

我揮舞著的劍的前端，偶爾會出現某種黃昏色的『光芒』。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錯覺。

還以為是疲勞所導致的幻視。

但是那並不是錯覺。

從那一天開始，劍尖出現的黃昏色的光芒漸漸變強，變得更頻繁了。

最初只是些微可見的光芒漸漸變得耀眼無比。

最初只是一百次揮劍能有一次出現的光芒漸漸變得頻繁。

被這絢爛的光芒所吸引的我為了再一次看到這個光芒而瘋狂揮劍，不斷揮劍。

於是——我領悟到了這個光芒的『本質』。

這光芒與其說是『斬殺』，不如說是『開辟』的光芒。

氣，劍，體，這三者哪怕是出了一點點的偏差，這光芒便不會出現。只有在我使出完美無比的，至高至純的一擊時，我才能看到它。

所以我的劍技越是精進，劍的光芒就越強，變得越發不可戰勝。

最後，我變得能自由自在地揮出這樣的光芒。

我完全馴化了那個光芒。

但是不可思議的是，它只有我一個人能看到。

就連我尊敬的師傅也看不到它。

大家都在擔心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但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

那一定是只屬於我的光芒，孤獨地閃耀著的黃昏之光。

在劍尖能釋放出光芒之後，我變得比任何人都強。就連那個強得不得了師傅，在我面前也仿佛是握著劍的幼兒。

不論誰都稱贊我是劍的天才，說我是登峰造極。

但是，那光芒的極限不只如此——那是前人未踏的巔峰。

在我登上那個巔峰後，我將看到什麼景象呢——

很好奇這一點的我不斷地揮劍，揮劍，揮劍。

不斷追隨著光芒揮劍，揮劍，揮劍，揮劍——

不斷地變強，變強，變強——

不斷地進化，進化，進化——

不知不覺中，我就被成為<劍姬>了——

—————

奔跑著，奔跑著，奔跑著。

我一個人在接受鮮血洗禮的戰場上奔跑著。

那裡是屍山血海，是人間地獄。

四處的屍體都曾經是人類，曾經是戰友。

到底是被死才能死成這樣呢——有些人被壓縮成了一個小立方體，有些人化成了灰，有些人化成了鹽塊，有些人被溶解成了綠色的粘液。

——我沒有閒工夫去感傷，甚至沒有閒工夫被那超越人智的恐懼嚇得膽戰心驚。

我是劍。

我只是一把劍。

除了揮劍以外做不到任何事的我，現在能做的只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哈，你總算是來了？『公主』」

到達目的地後，一個穿著破爛的黑色鬥篷，全身沾滿血跡的的女性撩開自己華麗的金色秀髮，表情猙獰地回頭看向我。

「笨蛋！你到底在磨蹭什麼！？小心我殺了你！」

「抱歉，瑟莉卡，我被拖住了……戰況呢？」

「哈！如你所見啊，八婆伊謝爾和小屁孩羅伊德已經不省人事，拉紮爾崽子和薩拉斯那混球也快沒命了。而我也差不多……只是勉強能站起來而已。唉，看來這次我是真是要完蛋咯」

咳——瑟莉卡吐出卡在肺部的積血，憤恨地擦了擦嘴角。

「你看，要來了……最後一波攻擊」

她看向地平線的彼段。

像是汙泥一樣沒有特定形狀的異形怪物成群結隊，如海嘯一般朝這邊湧來。

「又下了那麼多個崽出來……那邪神的眷屬也太沒節操了吧。唉，這場戰爭到底要打到什麼時候才算完啊……不快點把那個遺跡擺平的話……」

「……情況我了解了。之後就交給我吧」

說著，我朝地平線那邊的汙泥們走去。

「謝謝你，瑟莉卡」

我對一直盯著我背影的她道了謝。

「怎麼？」

「是你憑一己之力頂住敵人的大軍，保護了大家吧？謝謝你。我本來真的以為今天我們之中會有某人掉隊」

「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只是在完成我自己的使命而已，而這碰巧也救了在這邊躺著的幾個沒死透的雜魚一命」

「即便是如此我也要向你道謝……我很慶幸你能成為我的同伴」

「……………」

我那性格别扭的摯友沈默了。

「艾麗……要我支援你嗎？」

瑟莉卡有些沒好氣地，像是在掩飾自己的害羞一樣說。

「你需要我幫忙嗎？」

「不用。而且，你知道的吧？」

我沒有回頭，而是拔出了腰間的劍。

我咀嚼著這種孤獨的感覺——

「……我……孤身一人的我才更強……」

我輕輕一蹬地——

下一個瞬間——

我的身體已經位於汙泥大軍的正中央——我一步就跳入了這口地獄的大鍋。

面對眼下的異形，我架起劍，像往常一樣——

「——【孤獨的黃昏（Twilight • Solitude）】——」

鏗——！

只有我能看到的，只屬於我的黃昏色的劍閃將異形的群落——

—————

搖晃搖晃

……搖晃搖晃

感受到了一陣令人舒心的搖晃。

「……莉艾爾，你快醒醒啊莉艾爾……」

一個溫柔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莉艾爾，我們已經到站了哦？莉艾爾」

「……嗯……？」

被搖醒了的莉艾爾微微睜開眼。

首先映入莉艾爾尚窄的視野中的……是一位頂著亞麻色短髮，戴著眼鏡的少女。她標致的臉龐上掛著溫柔的微笑。

她和莉艾爾一樣身穿特務分室的魔導士禮服，腰間掛著一把被稱為『刀』的東方的劍。少女直勾勾地望著莉艾爾的臉。

「……愛莎？」

莉艾爾有些困倦地回應。原聖莉莉女子魔術學院的女學生——愛莎便露出了笑容。

莉艾爾用手揉了揉似乎比平常更困倦的雙眼，在朦朧的意識中觀察四周。

現在她們正坐在神鳳牽引的車廂中。

她們似乎已經著地，根本沒有失重感與搖晃感。

在狹窄的車廂裡，莉艾爾直到剛才都縮在面對面的兩個座椅之中的一個上睡覺。

「莉艾爾，你看，我們已經降落了」

愛莎讓莉艾爾看看窗外。

但莉艾爾還是在發呆。她呆呆地握緊又放開自己的手，呆滯地看著自己的手。



「怎麼了？莉艾爾」

「金色的……光……」



莉艾爾含糊地回答了愛莎的問題。

「嗯？光？」

莉艾爾點點頭。

「嗯，劍尖……有夕陽一樣金色的光芒……雖然不是很懂……但它很漂亮……又顯得很寂寞……」

「真是的，莉艾爾你還在說夢話呀」

愛莎苦笑道。

「你可振作一點吧，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的上司咯」

愛莎拿自己的手比了比莉艾爾的手。

愛莎袖子上的是從騎士長的軍章，而莉艾爾袖子的軍章則是正騎士。

「……不是很懂。我以前就很好奇了，這個袖章到底是個啥？」

「啊，啊哈哈……看來上任第一天就要有麻煩了……」

莉艾爾和愛莎來到的是位於自由都市米拉諾西部不遠處的某個平原。

為了應對在與魔術祭典同時舉辦的阿爾紮諾帝國與雷紮利亞王國首腦會談中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阿爾紮諾帝國軍在這個平原上安營紮寨。

這個布滿了帳篷的野營地現在聚集了一個師團——約五千人的兵力。因為這是簡易的隱蔽結界能隱藏的極限人數，同時也是能進行正面戰爭的最低限度的戰鬥力。

莉艾爾睡眼惺忪地穿過軍隊的營地，愛莎則顯得有些緊張。

最後他們來到一頂帳篷面前，讓門口的哨兵把她們領了進去。

帳篷內部是一個簡易的作戰會議室，一位魔導士在深處的書桌上進行著文書工作。

愛莎用略有僵硬的步伐走向那個魔導士。莉艾爾屁顛屁顛地跟在她背後。

「報告！」

愛莎精神抖擻地對那個人敬禮。

「帝國軍帝國宮廷魔導士團特務分室，執行官番號10，〈命運之輪〉愛莎・畢立福從騎士張奉命趕來！雖然我還是剛剛加入的新人，但我會繼承亡父的遺志，為了使命不惜粉身碎骨！請多指教！」

「……呃，嗯……我是莉艾爾。我來了」

和一本正經的愛莎不同，莉艾爾很隨便地打了個招呼。

「嘿嘿，不用這麼拘謹的」

那個魔導士停下了手邊的工作站起來。

她年齡大概二十多歲，有一頭仿佛燃燒著的火焰一般鮮紅的秀髮。

她的相貌非常美麗端莊，與通常意義上的麗人不同，她不會讓人有疏遠感或是令人畏懼。她溫柔的紫炎色雙眸與柔和的笑容給人一種親近感。

話雖如此，她的舉手投足洗練而沒有多余的動作，並能讓與她相對的人自然地鄭重起來……這樣一位擁有不可思議的美麗的女性盯著愛莎與莉艾爾。

她是這次特別派遣師團的司令官，也是帝國宮廷魔導士團特務分室的新室長，執行官番號1，〈魔術師〉，莉迪亞・伊格尼特千騎長。

「我其實也算是新來的，所以請多指教哦」

「不不不，豈敢豈敢！」

愛莎把頭搖得像個撥浪鼓一樣。

「您早已威名遠揚！身出阿爾紮諾帝國魔導武門的代表伊格尼特家，並且還是其兩千年的歷史中數一數二的人才！您雖然曾經在某次事故中失去了魔術能力，但最近奇跡般地康復，成為了室長！」

「哎呀……其實我也沒有那麼厲害……」

「才沒那回事！」

愛莎像說上頭了一樣對謙遜的莉迪亞說。

「軍方的人都對您贊賞有加！戰鬥力，魔術能力，指揮能力，作戰立案能力，政治手腕，這所有方面都堪稱完美……大家都說，您仿佛就是為了成為一軍之將而出生的！」

「……………」

「當初伊格尼特卿破例提拔您的時候，還有軍方高層質疑這是職權濫用，但是看到您的能力後他們也心服口服了！能以我一直憧憬著的軍人身份，在如此厲害的人手下工作是我的榮幸！」

「呃……傳聞都是添油加醋的。不過，為了回應各位對我的期待，為了不給高貴的伊格尼特蒙羞，我會加油的」

莉迪亞又看向莉艾爾，並對她露出微笑。

「也請你多多關照咯。執行官番號7，〈戰車〉莉艾爾。作為你的上司，我會盡職盡責，所以我也希望你能成為我的助力」

這時候，莉艾爾困倦的表情稍微起了變化——雖然這變化是細微到不了解她的人根本看不出來的……她的表情顯得有些陰郁。

「……不對，我的上司？不是莉迪亞……是伊芙」

「……喂！？莉，莉艾爾……！？」

她身旁的愛莎慌張起來，但是她只是像是有什麼話想說似的直勾勾地盯著莉迪亞。

但是，莉迪亞並沒有什麼反應，她語氣平靜地問道。

「伊芙？又是那個人……她到底是誰呢？」

「……………」

莉迪亞笑了笑。

這時，莉艾爾的眼神稍微變得有些銳利。

「大家都說那是我的妹妹……但是很奇怪，伊格尼特家並沒有名叫『伊芙』的小孩……啊，不過，我以前確實有個名叫阿莉耶絲的妹妹……」

「！？」

這句話，讓只從別人口中聽過原室長伊芙以及現任室長莉迪亞複雜的姐妹關係的愛莎也感到很不可理解。

如果這只是她在諷刺被伊格尼特卿逐出家門的伊芙，如果這只是說明她擁有老貴族固有的價值觀與陰險本性的話，那這一切就能解釋得通。

但是，她似乎並不是那種人——

她似乎是真的不知道有『伊芙』這號人。

「……………」

莉艾爾一語不發地盯著莉迪亞。

她用蘊含著某種敵意的眼神盯著莉迪亞。

「……我很理解你不信任我，莉艾爾」

莉艾爾的這種眼神並沒有讓莉迪亞覺得不舒服，她真摯地回應莉艾爾說。

「我和你幾乎可以說是素不相識。但我會努力獲取你的信賴的。現在先這樣可以嗎？」

愛莎慌忙地推開似乎還是不太滿意的莉艾爾進行援護。

「是！我們也會努力成為莉迪亞室長值得信賴的部下的！」

「嗯，讓我們一起努力吧……我理解你們旅途勞頓，但事不宜遲，我們來聊聊任務吧」

對愛莎的回應感到滿意的她笑了起來，並對莉艾爾和愛莎拋出了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是我希望你们們代替無法有明顯動作的我們去完成的。也算是給剛剛結束了軍部的訓練課程的愛莎來一場實地演練。任務的內容是——」

.....

「唉……莉艾爾，你為什麼要對莉迪亞室長說那種話呢？」

愛莎和莉艾爾漫步在米拉諾的街道上。

今天的米拉諾也魔術祭典而非常熱鬧。

「確實她和莉艾爾還不是很熟悉，但是是一個溫柔的人呀」

「……嗯，我不太會解釋，只是……」

莉艾爾的表情變得稍微有些嚴肅。



「……那個人……有種很不好的感覺」

「不好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人，讓我很不舒服。她很奇怪……與其說是她奇怪，不如說是……怎麼說呢？……她在這裡的理由……？嗯……呃……」

「是，是麼……我覺得是你想多了吧……」

無法理解莉艾爾的感性的愛莎只能隨口附和。

為了改變這種尷尬的氣氛，愛莎強行轉移了話題。

「對了，莉艾爾……你還記得麼？」

「？」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過嗎？我說我想變強，強到能和你並肩作戰」

說著，愛莎步伐輕快地來到莉艾爾前方，然後轉過頭來看著她，並有些得意地挺起胸。似乎是在曬自己穿著魔導士禮服。

「我……成功了，總算走到這一步了，莉艾爾」

愛莎對不解地眨著眼睛的莉艾爾露出由衷的笑容。

「一開始我是放棄的。因為我覺得不可能成為像父親那樣，為了守護別人而揮劍的軍人。我一直這樣想……但是，多虧了你，我走到了今天」

「……愛莎」

「現在，我不僅繼承了曾經父親的番號……<命運之輪>，還能和你一起戰鬥，一切就像是在做夢一樣。這都是你的功勞……我真的非常感謝你，莉艾爾」

「才沒那回事」

莉艾爾明確地否定。

「你能成為軍人是因為你努力了。和我沒有關係」

「不，當然……有關係……」

愛莎一步步走近了呆呆地站在原地的莉艾爾，捧起了莉艾爾的手。

她在能感受到對方的呼吸的距離間盯著不明情況的莉艾爾的雙眼。

莉艾爾的睡眼中映出了自己的臉。

「……愛莎？」

「莉艾爾……我……你……」

正當愛莎想要說什麼的那一刻——

「呃……那啥，你們能不能不要在大街上搞這種不會有任何產出的戀愛劇啊……」

不知不覺中來到她們身旁的青年有些尷尬地撓著頭。

——這時，愛莎久經磨練的身體下意識地動了起來。

「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面紅耳赤的她頓時放出一記居合斬。

光芒一身而過。

「嗚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勢要將青年的頭都砍下來的白刃在危急關頭被他用左手手指給捏住了。

愛莎的刀只是稍稍碰到了他脖子上的皮。

「喂喂喂喂——你冷不防地幹什麼呢！」

青年——格倫淚流滿面地大叫起來。

「幹嘛！？你想幹嘛！？怎麼突然就砍人啊，你想殺了我嗎？」

「啊，啊啊啊啊啊！？格，格倫老師！？對，對不起！因為你突然出現，我還以為是敵人！」

「你訓練過頭了吧？話說，是你們自己搞出了一個瀰漫著戀愛酸臭味的異空間才沒發現我接近吧！？」

格倫一邊捂著狂跳的心臟一邊從危險人物身邊退開保持距離。

「真是的，我是聽說阿爾紮諾帝國代表圖有追加的保鏢，才來到指定地點接頭的，結果差點就被這個保鏢殺了……這也太烏龍了吧」

「對，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對這次事件負全責的愛莎只能不斷低頭道歉。

雖然因為愛莎刀法高超能及時停下攻擊……但還是太嚇人了。

「總之接下來就拜托你們咯？特務分室執行官番號10，〈命運之輪〉愛莎，以及執行官番號7，〈戰車〉莉艾爾……真該感謝女王陛下啊，沒想到能發配兩個執行官過來當我們的保鏢」

「好的！盡管包在我們身上！」

「嗯」

愛莎和莉艾爾各自回應了一邊嘆氣一邊打招呼的格倫。

「……話說回來」

格倫打量著穿著魔導士禮服的愛莎。

「你的劍技在聖莉莉學院的事件發生那時已經和莉艾爾不相上下了。現在人手不足的特務分室將你提拔為執行官……我覺得這倒是合乎情理。但是……你覺得沒問題嗎？愛莎，這個世界可沒那麼好混哦？」

格倫以忠告的口氣對愛莎說。

「你接下來將要看到的是魔術的黑暗面，是人類的黑暗面。你覺得你能承受嗎？如果你還沒做好心理準備……我不是潑你冷水啊，勸你還是——」

「沒問題」

愛莎堅定地，毫無迷惘地說。

「老師說的肯定沒錯。我接下來將要面對的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地獄。從至今為止的訓練課程與實戰中都能窺知一二。並且，那些都不過是過場……我當然清楚。但是……正因為如此，我才要拿起手中的劍。這其中有我揮劍的意義」

「！」

「我的父親——原執行官番號10，〈命運之輪〉，左京・水月・畢立福教導我要為了守護別人而揮劍，讓我為了拯救別人揮劍。這樣的劍就是我的一切。水月的教誨是讓我握著劍，刺激我的靈魂向前邁進的原動力。平淡安全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只有需要用劍去開拓的艱險之路中才有我活著的證據。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命運」

「……………」

「請不要擔心，老師。我並不後悔自己做出的這個選擇，我不知道接下來的路會很漫長還是會很短暫。但我一定會和這把劍一起走到最後」

東方有種通過尋找死亡的意義來提高自己境界的，名為『武士道』的思想。這恐怕是只有受了這種思想熏陶的愛莎才能達到的境界吧。

（原來如此……看來特務分室撿了個潛力股啊……）

看到愛莎這種仿佛悟道了一樣的狀態，格倫意識到。

愛莎的想法和他自己的『想要成為正義的魔法使』那種模糊的願望不同。也並不是只要得不到自己期望的結果就破罐子破摔的那種。

她所尋求的東西並不是結果，而是存在於旅途之中。

「……是麼。看來你是沒問題吧」

格倫用仿佛是看著某種刺眼而遠不可及的東西一樣盯著愛莎……然後露出苦笑轉過身。

「要是某個只會做夢的臭小鬼有你這麼強的話……」

「老師？」

「走咯，你們不是來當保鏢的嗎？大家都在等著——」

就在這時。

咚！格倫後背感受到重量與沖擊。

「……嗯？怎，怎麼了？莉艾爾……？」

「……………」

原來是莉艾爾以考拉一樣的姿勢攀在格倫背上。

愛莎的表情不知為何僵硬起來。

「格倫，你怎麼了？你好像不是很高興」

莉艾爾緊緊貼著格倫的背說。

「沒事的，放心吧。格倫由我來保護。我是格倫的劍」

「喂，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快放開啊」

愛莎那邊莫名其妙地釋放出殺氣，格倫一邊流著冷汗一邊想要把莉艾爾甩下來。

但是莉艾爾就像磁鐵一樣根本甩不下來。

「喂，喂你快放手啊……！」

「不要」

「為毛！？」

「因為好久沒見格倫了」

「啊！？」

「而且……格倫最近總是去關心別人，都不來關心我」

「呃，不……我是總教練啊，我也沒辦法……」

「理由我不是很懂，總之我就是想這樣，所以我要這樣」

「等，喂！？你快住手！」

格倫把手伸到背後，想要把莉艾爾掰下來……然而不管用什麼手段都沒辦法成功。

「……………」

格倫還是一如既往地不明白莉艾爾在想些什麼。

她只是一臉困倦地貼在格倫背後。

「唉，算了，真拿你沒辦法」

不知為何，放棄了抵抗的格倫開始表情僵硬地轉向愛莎，仿佛是要討好她一樣說——

「唉呀，我這個小妹妹總是這麼愛撒嬌啊……愛莎，這家夥很麻煩，就拜托你多多管教咯……啊，對哦，好像莉艾爾才是上司？這下困擾了，啊哈，啊哈哈哈哈哈……」

於是。

愛莎露出了如春風般和煦的夏蓉，低聲說道——

「請你不要太得意忘形哦？」

「啊——！？ 」

格倫感到一股猶如冰水倒到背上一樣刺骨的寒冷。

沒想到聖莉莉女子學院中唯一的正常人居然也會說出這種話。這過於出乎意料的事實讓格倫頭暈目眩。

「嘿嘿，老師，莉艾爾，我們走吧？請不要擔心，我們一定會賭上性命保護好代表團的各位的」

「呃，鬥膽問一句你把我算進去了嗎……？」

愛莎並沒有回答問題，而是笑嘻嘻地往前走。

「……？愛莎好像有點生氣……為什麼？」

「因為你」

格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感覺我啊……從魔術祭典這檔子事開始以來，就沒遇到過省心的事啊……誰來救救我啊……）

真想趕快把這件事了結掉，並回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不過也快了，再過不久就結束了……再過不久就能回到原本的生活中……）

格倫一邊這樣毒奶著，一邊背著莉艾爾往前走。

格倫帶著莉艾爾和愛莎回到了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

「哇，好久不見了莉艾爾！帝國代表選拔賽之後就再也沒見過你啊！」

「你是因為工作上的原因回了軍部？你過得還好嗎？」

「嗯」

並且，與希絲緹娜以及露米婭她們平安匯合了。

或許是因為有莉艾爾和愛莎兩個強力保鏢的到來，格倫和伊芙的壓力被緩解了一些。

因為昨天才和想要讓帝國代表團退賽的聖艾麗薩雷斯教會聖堂騎士團・第十三聖伐隊的露娜和切斯偷偷打了一場。

雖然他們保證會收手，但也知道這句話有多可信。我方戰鬥力增強自然是好事。

今天天空格外晴朗，一片雲都看不到，可以說是絕佳的舉辦魔術祭典的日子。

昨天贏下和沙漠之國哈拉薩的比賽後，阿爾紮諾帝國代表團進入了第二輪。

今天的比賽被安排在午後，所以帝國代表團成員們決定先來觀看上午的雷紮利亞王國VS加爾茨工業國的對戰，了解一下對手的情況。

格倫他們來到代表團專用的觀眾席，俯視著在場地中央左右對峙的雷紮利亞代表團和加爾茨代表團。

「如果我們贏了接下來和日輪國的比賽話……決賽的對手就將是他們之間的勝者。到底他們誰會勝出呢？」

格倫周圍是希絲緹娜，科雷特，弗蘭西奴，基尼，吉布爾，賈魯，莉瑟，列文，瑪利亞，海因克爾等選手，伊芙，露米婭，愛蓮這幾位士大夫，剛剛到來的保鏢莉艾爾和愛莎，以及不知不覺亂入的啦啦隊成員卡修，溫蒂，特蕾莎，塞西爾和琳。大家都一臉嚴肅地注視著比賽的開始。

「……莉瑟前輩，你覺得那邊會贏呢？」



「從昨天第一局的較量來看，誰輸誰贏還不好說吧」

「是啊……不管哪邊都很強……嗚嗚……」

聽到希絲緹娜的問題，莉瑟和瑪利亞面露難色。

「哈！管他是誰贏呢！幹，就完色兒了！」

「哦謔謔謔謔，沒錯沒錯！他們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

「唉……這倆大小姐的腦袋還是空空如也，真羨慕她們能這麼樂天啊」

科雷特和弗蘭西奴依舊過度樂觀。基尼也和平時一樣發揮毒舌的威力。

「……哼，你覺得哪邊會贏」

「這個嘛……我倒是希望加爾茨贏啊」

吉布爾用中指頂了頂眼鏡回答列文的問題。

「……對於他們的魔術，我們的魔術有機可乘」

「哼，計謀策略什麼的就交給你們了，我要做的只有上前當T」

賈魯有些冷漠地回應了吉布爾的話。

格倫他一邊聽著學生們的議論，一邊對在身旁抄著手蹺著二郎腿的伊芙拋出問題。

「……那你覺得誰會贏呢？伊芙」

「嗯，我覺得應該會是雷紮——」

伊芙一邊撩起自己的紅髮一邊回答——

「這場比賽絕對是加爾茨贏，不會錯的！」

一個渾厚而充滿自信的聲音從背後傳來。

格倫和伊芙回頭看去……

一個氣場很足的壯男把雙手交叉在胸前威風凜凜地坐在椅子上。

就連帝國代表團體格最壯的賈魯都沒他壯，沒他高。他粗大的手腳像鋼鐵一樣堅實，外露的肌膚和面容上滿是疤痕，像是久經沙場的鐵血男兒。

那勉強套在堅實的肌肉上，似乎隨時都要迸裂的白色鬥篷說明了一點——這個男人姑且是個魔術師。

「呃，你哪位？」

「哈哈，他是來自綠之國塔裡辛的，櫟樹學院代表團的德魯伊僧，吉利安·沃拉斯。你們沒看前天的比賽嗎？」

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坐在附近的，哈拉薩代表團的首席魔術師，阿迪爾。

他身旁的少女是他的副官艾希德。

他昨天在與希絲緹娜的戰鬥中受的傷已經完全治愈，現在的他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忠實的觀眾。

「呃不……我剛好有事離開了……」

格倫想起之前與艾麗西亞七世的秘密會面。

「那麼，這位吉利安先生是——那啥？櫟樹學院代表團的總教練？還是？」

「嗯？他和我們一樣是學生啊。而且還是這次大會最年輕的出場選手，十四歲」

是比賽結束後解除了敵我關係呢，還是本身就是這種性格呢——阿迪爾大咧咧地笑著，毫無芥蒂地跟格倫搭話。然而，重點不在這裡。

「是，十四歲……！？十四！？有這種十四歲嗎……！？」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看著這個朝四周坐席釋放著強大的氣場，使得沒人敢坐他周圍的德魯伊少年（？）吉利安，不僅是格倫，就連伊芙都流出冷汗。

吉利安雄赳赳地對格倫說。

「很遺憾，阿爾紮諾帝國的各位勇士們。汝等的進擊到此為止了，因為擋在汝等面前的是加爾茨魔導工專的猛者們」

「喂，你到底幾歲啊？肯定是謊報年齡吧？求你告訴我你是在開玩笑啊！」

吉利安無視了格倫的吐槽。

「他們從正面攻破了吾等塔裡辛的精銳，是強者中的強者……能戰勝吾等的隊伍，必將獲得優勝」

「話說你這只是不甘心自己的隊輸了，才希望贏你們的代表團贏到最後吧？」

吉利安無視了阿迪爾的吐槽。

「加爾茨的魔術師們的恐怖之處，在於利用了世界最先進的魔導工學技術制作的魔導傀儡以及各種精巧的兵器！以鋼鐵制作的它們擁有強大的火力以及超高的耐久度，以此蹂躪所有的敵人……！快看！」

吉利安唰地指向了場地中央。

場地中央有一個巨大的城寨，周邊是平原和森林等場景。

這次比賽的規則是攻防戰。除了打敗敵方隊伍的首席魔術師以外，只要防守方從攻擊方手中守住了巨大的城寨，防守方就獲勝。反之只要攻擊方成功鎮壓了城寨，攻擊方就獲勝。

抽籤成為防守方的加爾茨代表團選手們在城寨裡召喚了大炮和陷阱等各種各樣的道具與兵器。

「謔……這些都是學生們自己制作的嗎？」

「嗯，感覺他們的魔導技術確實很高超」

「對吧？」

不知為何吉利安聽到格倫和伊芙的評論後非常得意。

「哼，在那些道具與兵器面前，以大自然為武器的吾等綠之魔術根本就是弱不禁風」

「呃……塔裡辛本來就是與自然共處的和平主義國家……綠之魔術本身也不適合用來戰鬥……」

阿迪爾拍了拍吉利安的肩。

「如果像你這樣的人能再有一兩個的話，或許還有得打吧」

就在這時，加爾茨的首席魔術師少女好像詠唱了什麼咒文。

不久後，一個由各種機械組裝而成的巨大藍色鎧甲一樣的東西被召喚出來。這很明顯已經不是一般人會穿的，防禦用的鎧甲了。

「那，那是個啥……」

巨大鎧甲的前部突然打開一個艙門，蒸汽還隨即往外冒。

少女進入鎧甲之後，這個艙門又關起來了。

隨後，少女操縱的巨大鎧甲一邊冒著蒸汽，閃著電光站起來，開始像一個人一樣流暢的運動起來。

「……魔力驅動式外裝甲？」

格倫發現了它的真面目。

「嗯，沒錯」

伊芙點點頭。

「曾經阿爾紮諾帝國也投入了大量資金研發這個東西，作為下一代魔導士的裝備。然而鎧甲的各種零件難以規格化，沒有穩定的供給渠道。運動起來也不安定，維護也很麻煩。更重要的是，這需要科學技術與魔導的高度融合……所以舊時代的軍方高層與魔術師們都討厭這個計劃，最後也不了了之了。現在只有一小部分好事者進行這種研究」

「原來如此，也就是說這算是重工業國家特有的魔術了……世界果然是很廣闊啊」

如果魔術學院的魔導工學教授奧威爾・休撒也在場，他應該會很高興吧……格倫漠然地這麼想著。

「我好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加爾茨的首席魔術師，弗雷德麗卡醬的魔力驅動式外裝甲『蒼藍之王（Blue・Rex）』登場了！噢噢噢噢哦哦哦！太帥了！簡直是帥得一批啊！」

吉利安同學狂喜亂舞。

因為和前一秒那種久經沙場的勇士氣場反差太過強烈，格倫他們不知該說什麼好。

「而・且・啊！那麼小巧可愛的女孩子，居然要乘坐如此堅硬巨大的鋼彈戰鬥！咕哈哈哈哈哈哈！我燃起來了！我感覺到我沈睡在我心靈深處的某種東西在熊熊燃燒！我輸得心服口服！加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弗雷德麗卡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呃，怎麼說……畢竟是十四歲，倒還可以理解……？ 嗯」

「你是說他的舉動和十四歲相稱？不不不，他那個怎麼看都很異常吧……」

格倫和伊芙放棄了思考。

就這樣，賽前準備結束了。

在觀眾們的屏息注視下，工業國家加爾茨與雷紮利亞王國的比賽正式開始了——

—————

比賽的結果是——

「壓倒性的勝利」

「……嗯，簡直是碾壓」

伊芙表情嚴肅地回應了格倫透著複雜感情的話。

明明分出了勝負，但是會場一片寂靜。這句話孤零零的回蕩著。

「嗯……雷紮利亞王國一邊倒的勝利。根本連比賽都算不上」

格倫俯視著位於賽場中央的比賽場地。

那是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加爾茨的城寨，各種加爾茨產的道具與魔導兵器——以及遭到重創的加爾茨自豪的魔力驅動式外裝甲。

加爾茨重傷者有很多。或許還有幾個人已經走到了魔術師生涯的盡頭。沒出現死者已經可以說是奇跡了。

加爾茨的首席魔術師弗雷德麗卡跪在自己遭受重創的外裝甲旁邊，流下不甘的淚水。

而雷紮利亞王國的首席魔術師馬爾科夫則用像看垃圾一樣輕蔑的眼神俯視著她。

「雷紮利亞王國法涅利亞統一神學院那群人的神聖法術……火力也太強了吧……特別是首席魔術師馬爾科夫・德拉格諾夫……那家夥太可怕了……在他的法力面前，鋼鐵根本就跟紙片一樣脆弱……」

格倫發出類似哀嚎的聲音。

雷紮利亞王國與加爾茨的這戰鬥以一種極端的情況結束了。

被魔術強化過的外裝甲防禦力確實很強。遇到一般的魔術根本連劃痕都不會留下吧。要想突破那個鎧甲，各種各樣的策略與技巧是必要的。

然而，雷紮利亞王國代表團——特別是首席魔術師馬爾科夫，則是單純以自己超強的火力從正面把鎧甲攻破了。

聖艾麗薩雷斯教會聖堂騎士團以及異端審問會偶爾會和人外的怪物——惡魔與不死族等進行戰鬥。能與那些怪物抗衡的絕對火力……簡單而純粹的強大在這場比賽中得到了證明。

「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弗，弗雷德麗卡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暫且不去管在一旁嚎啕大哭的吉利安同學。

「之前他們與賽利亞同盟隊的比賽也像是在玩耍一樣……光耍些小把戲是打不過他們的……唉，回去又要重新擬定作戰了」

伊芙皺起眉頭。

「……………」

阿爾紮諾帝國代表團的選手們也被嚇得說不出話來。

莉瑟和列文等主力在看到馬爾科夫展現出來的實力後，也不禁流出冷汗或展現出動搖。

（啊，這下糟糕……明明下午還有和日輪國的比賽……）

如果不打贏日輪國的話，與雷紮利亞王國的較量也絕對不會到來。

必須要鼓勵他們一下了……正當格倫這麼想的時候——

「你就是阿爾紮諾帝國代表團的監督先生嗎？」

忽然，一個輕佻的聲音從格倫背後傳來。

格倫回頭，看到一個穿著紅色長袍的少年。他一頭輕佻的茶髮，很像是那種看不起社會，日日花天酒地的富二代。

然而，看上去輕佻的只有他的外表。他的雙眸中透著智慧的光芒，城府極深。

「……你是？」

「你好啊，我是賽利亞同盟大魔術工會的首席……阿爾弗雷德・賽利塔利，以後請多關照咯，老師」

「賽利塔利……？啊，那個賽利塔利家？這名號在帝國也很——」

「和家的名聲沒有任何關係哦？現在的我只是在祭典第一天就被雷紮利亞胖揍一頓的敗家犬而已啦！唉，一想到回家後還要接受批判就覺得生活好灰暗啊」

阿爾弗雷德自嘲道。

「那你找我有何貴幹？」

「老師你也看到了吧，雷紮利亞王國法涅利亞統一神學院那群人……我只是先想說，如果要和他們打的話，棄權也是一條路」

棄權。

因為最近才剛剛發生了關於『棄權』的騷動，所以格倫也不禁提高了警惕。不過阿爾弗雷德少年似乎只是好心提建議而已。



「你家的希絲緹娜小姐……在我看來那應該是幾十年一遇的天才吧，說實話我覺得自己一輩子都贏不了她……」

「……………」

「而法涅利亞統一神學院的人……特別是那個馬爾科夫，完全將阿爾紮諾帝國當作異端。他們肯定會盯著希絲緹娜小姐窮追猛打哦。畢竟沒有比『王國代表打敗帝國代表』這種劇情更能說明孰強孰弱的了」

「……原來如此，所以希望你我們老實地投降？」

「沒錯。說真的，你們沒有必要和那群瘋狗較勁。希絲緹娜小姐還有光明的未來」

這時伊芙突然插嘴。

「你說你叫阿爾弗雷德？你是為了防止馬爾科夫把你的同伴廢掉，找了個順理成章的辦法故意輸掉了比賽吧？並且還不忘給同伴施加守護的盧恩咒」

沒錯。雖然賽利亞同盟是完敗給了雷紮利亞……但是所有人都只受了輕傷，並沒有人留下嚴重的後遺癥。

「雖說同是打敗仗，與加爾茨比起來你們的重傷者幾乎為零，這毫無疑問是你從中斡旋的結果，這倒是值得誇獎」

「咦！？哦！？被發現了？」

阿爾弗雷德拍了拍自己的後腦勺賠笑。

「這位超級美女大姐姐好厲害啊！我還以為不會有人發現的呢！總之，就是這麼回事啦！如果像今天的加爾茨那樣和他們硬碰硬的話，就要小心自己遭受重創哦……當然我也知道這可能是我多管閑事……」

阿爾弗雷德說完就走了。

到底該怎麼轉達給那群已經有點慫了的小朋友們呢……格倫下意識地看向希絲緹娜那邊。

「……！」

他發現希絲緹娜的身體在微微顫抖。

那家夥是真的害怕了？——雖然頓時有了這種想法，但發現不是。

希絲緹娜緊緊握住拳頭，她用燃著鬥志的雙眼俯視著馬爾科夫。

仿佛是遇到了一個強敵，已經按捺不住想要過過招的沖動了。

她這樣的狀態讓格倫驚訝地眨了眨眼。

「……你確定你要一句話都不跟他們說嗎，總教練？」

伊芙懷著諷刺意味問。

「不，我先看看情況」

格倫又把準備離開板凳的屁股放了回去。

沒過多久，希絲緹娜站了起來回頭看向各位代表團成員。

「看來我們決戰的對手已經確定了」

她極其自然而沈穩地說出這句話。大家的視線都轉向了她的。

「雷紮利亞王國代表團……在我看來，並不是不能戰勝的對手。確實馬爾科夫是需要重點照顧的對象……但我一定會負責壓制住他」

希絲緹娜握緊了拳頭。

她的臉上既沒有逞強也沒有心虛，有的只是想要勇攀高峰……想要嘗試自己力量極限的一種，年輕人特有的熱血。

「只要壓制了馬爾科夫，比綜合戰鬥力的話我們絕對更強！沒事的我們就讓雷紮利亞看看什麼才叫真正的魔術師！」

希絲緹娜自信滿滿的話讓大家的心態逐漸放鬆了。

「所以——首先要注意的是下午與日輪國的戰鬥！我們一定要贏！」

看到她耀眼無比的身影，聽到她可靠無比的話——

「嗯！這是當然的！」

「沒錯，只要我們齊心協力，那種只有攻擊力很高的家夥一點都不可怕」

帝國代表團重新振作了起來。

不知不覺中，大家已經意氣風發地開始暢想下午的比賽。似乎已經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了。

「怎麼樣？」

看完希絲緹娜，格倫一臉得意地望向伊芙。

「……她真是長大了」

伊芙也少見地發出了感嘆。

「嗯，確實很不得了。在前段時間還是個一遇到點小危險就抱頭痛哭的小丫頭片子……」

格倫像看著某種耀眼的東西一樣眯起眼，用懷著憧憬的目光望著希絲緹娜。

「那家夥未來將會成為怎樣的魔術師呢……她到底會給我展現怎樣的未來呢」

「嗯，她毫無疑問會成大器，不過……」

伊芙的表情忽然變得複雜起來。

「……不過什麼？」

「我只是覺得……她是不是成長得過於迅速了……」

「……？」

格倫一臉懵逼。

「毫無疑問她才能是很突出的……家境，良師，實戰的歷練……這一切條件和環境都太適合她了。於是她的潛力才能這麼快兌現。一般來說這是要花好幾年時間一點點覺醒的，而她只要一瞬間……」

「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沒什麼不好。只要不出問題就沒什麼不好……只要不出問題」

伊芙這種前言不搭後語的話讓格倫不知該作什麼回應。

感覺就算追問她她也不會給出答案。

「……那家夥到底是想說什麼……？」

格倫無法釋然地看著被圍在選手們中間露出開朗的笑容的希絲緹娜。

上午的比賽結束後就是午休時間。

下午的比賽開始前的這段時間，帝國代表團的成員們決定在位於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的一角的特別食堂度過，順便吃個午飯。

這個特別食堂是只有參加魔術祭典的選手和工作人員能利用的特別設施，這個食堂在魔術祭典運營委員會以及第三方公正機構的監管之下，能絕對保證食品的安全與品質，選手們能安心用餐。

因為這裡也有魔術性的防禦結界，想在這裡面下毒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自助餐形式，只要是代表團成員就能免費吃到飽。

因此——

「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這裡是天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著呢，你能不能不要給帝國丟臉啊！」

格倫抱著幾個飯菜堆得有山高的大碟子感激涕零，希絲緹娜像往常一樣對他說教。

「白貓你懂不懂啊！我可以全世界的美食吃到飽啊！而且還是免費的！這裡的食物都是我的！我全都要啊啊啊啊！」

「啊——！真是受不了你了！」

「來老師！我把那邊的火雞整盤拿過來了！快來誇一誇忠誠心爆棚的瑪利亞吧！」

「幹得好，瑪利亞！」

「喂！不要助長不正之風！」

「希絲緹……你看，你看……我希望你能在午後的比賽中能打起精神來……想讓你補充體力，於是我拿了很多過來……！」

「愛蓮，你這蛋糕之塔是個什麼回事！？這都堆得和我身高一樣高了吧！？！」

「甜品能轉化為能量，這樣希絲緹就能充分活動啦……張嘴，啊~」

「這樣我才會動不了吧！倒不如說你是想殺我！？」

這群人還是這麼熱鬧。

不過過了一會兒，這種混沌的午餐風景也漸漸平靜下來。

身為經紀人的愛蓮和伊芙一起去辦手續，負責擔任保鏢的愛莎則和吃完飯後就想活動的聖莉莉三人組以及想要去聖堂進行禮拜的瑪利亞一同。

「我們四個人也好久沒單獨湊到一塊兒了」

「是啊，希絲緹」

「嗯」

希絲緹娜，露米婭，莉艾爾三人組以及格倫圍坐在食堂的圓桌前消磨時間。

「嗯，最近大家都忙著處理各種事……」

「確實從魔術祭典開始後……實在是發生了太多事，每天都充實的不得了……從各種意義上來講，真虧我們能走那麼遠啊……」

希絲緹娜感慨頗深地回應格倫透著倦怠的話。

「對不起……露米婭，莉艾爾……從代表團選拔賽直到今天，我都沒有時間和你們好好聊聊……」

「沒事的，你畢竟是在朝著自己的夢想努力。我們能做的也只有做好各種準備讓你更能施展自己」

「嗯，我沒問題，希絲緹娜應該更專注自己的事」

「謝謝你們……」

希絲緹娜對她們的溫柔與理解感激不盡。

「那個……老師也」

「啊？」

「是第十三聖伐執行隊來著？老師你又在默默戰鬥……為了我們……露米婭也是……」

雖然不是很想讓選手們情緒受影響，但萬一有什麼情況，選手對此毫不知情也不妥。

所以他們只對希絲緹娜以及莉瑟等極少數學生透露了昨晚戰鬥的情況。

因為格倫判斷現在的希絲緹娜不會被這種小事影響。

「別太在意。我只是看不爽那群卑鄙而自私的狂信者們，於是把他們痛扁了一頓而已。他們活該」

格倫也和往常一樣扮演混沌邪惡。

他這種和往常一樣的態度，讓希絲緹娜在這次異於平常的祭典中感受到了一點熟悉的日常的溫暖，她非常開心。

「沒事的。我會保護好你們的。那個什麼……第十三怪人，就由我來掃平」

「我也希望成為大家的助力，雖然我還不知道具體該怎麼做……但現在我只想著為他人做些什麼……當然，這『他人』也包括希絲緹。所以希絲緹根本沒必要介意，我只是自己想這麼做而已……」

聽到一直以來支持著的他們的率直的話，一股溫熱竄上希絲緹娜心頭。

「老師，露米婭，莉艾爾……我會加油的！」

她興奮地站起來，對格倫他們宣言道。

「雖然不知道能走到哪一步……但我會拼盡全力，不留任何遺憾的！所以也請你們見證，見證我的戰鬥！」

「嗯，你放開手幹吧，作為老師我會見證到最後的」

「加油哦，希絲緹」

「嗯，加油」

他們紛紛對希絲緹娜送上鼓勵……就在這時。

「哎呀哎呀，何等覺悟與自信！不愧是名震四海的帝國的首席魔法使，希絲緹娜同學啊！」

一個陌生的聲音響起，他們下意識地把頭轉了過去。

那是一個穿著被稱為狩衣的東方裝束的少年。

他眯得快成了一條縫的雙眼是最大的面貌特征，臉上還掛著顯得狡猾而可疑的壞笑。他走了過來。

「呃，你是哪位？」

「我是下午就要與各位展開較量的日輪國，天帝陰陽寮代表團的選手之一，時雨・八重葎。請多關照咯……」

就在這個自稱時雨的少年想要和希絲緹娜握手的時候——

轟！一把極粗的大劍從時雨眼前閃過。

莉艾爾高速煉成的大劍把時雨檔開了。

「喂，喂噢噢噢噢噢噢噢！？」

時雨因為沒站穩一屁股摔到地上。

「啊，不好意思。我知道在這個食堂裡作弊的行為是不可能發生的，但畢竟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世上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詛咒以及其他陰人的手段……這也是萬不得已」

格倫代替莉艾爾作出解釋。

他把雙手背在腦後，裝作無事發生。但是心中還是對在比賽之前唐突過來跟希絲緹娜套近乎的時雨有戒心。

「太，太過分了……明明我也幹不了那麼高端的事……」



時雨慌忙地搖頭辯解起來。

「你們也知道的吧！我不過是個雜魚而已！是給天帝陰陽寮的累贅！是個憑借夙夜的從者兼主治醫生才入隊的鹹魚啊！？在第一場戰鬥中我已經拖盡了大家的後退，已經很對不起大家了！」

也太可疑了。好歹他也是代表一國尊嚴出戰的代表團選手。真正一無是處的人是不可能被成為參賽選手的。

不過確實，從格倫的靈力視覺來判斷，這個少年的魔力容量比其他代表都要低，肯定是所有參賽選手最弱的一個了。

他的舉手投足也全是破綻，就好像真是一個憑運氣和走後門入選代表團的庸人。

（也罷，就算這個人真有什麼企圖……）

格倫偷偷攥住了插在自己口袋裡的愚者的大阿卡，發動了固有魔術【愚者的世界】。這樣一來，就算他有辦法使用某種咒術，也無法影響到希絲緹娜。

然而時雨並沒有管那麼多，而是一個勁兒地跟希絲緹娜搭話。

「哎呀，之前你的比賽我看了哦！居然能贏下那個『沙漠的炎狼』阿迪爾，真是了不起！不僅能自由自在操縱風戰鬥，而且還長得那麼好看！我已經完全成為你的粉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哦……」

不知該如何作答的希絲緹娜只能隨聲附和。

看不清時雨的意圖的格倫選擇觀望。

「果然所謂的天選之人是真實存在的啊，希絲緹娜同學！」

「呃，嗯……？」

「我家的咲夜雖然也挺厲害……但依我的判斷，肯定是贏不了你的吧……」

忽然，他之前那種嬉皮笑臉的態度突然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他的聲音降了八度，顯得很悲傷。

「啊，哪怕她能保持健康……說不定她還能和你一較高下……」

「……保持健康？」

聽到這個關鍵詞的希絲緹娜不禁追問。

「啊，沒事！剛才的算我沒說！對不起！你就當沒聽到！」

「喂……你這樣不就更讓人在意了麼。咲夜同學是得了什麼病嗎？」

說起來，時雨還自稱是咲夜的主治醫生。

所以咲夜患有某種大病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比賽中發生什麼情況不就救不回來了嗎？所以你趕快告訴我吧，她到底是得了什麼病……她真的沒問題嗎？」

「……………」

時雨沈默了片刻，像是在思考些什麼。

「沒辦法……其實咲夜心臟不好」

「——！？ 」

「話雖如此，那也不是單純的疾病，而是魔術性的疾病。你知道『天惠祝咒』嗎？總之就是生來就得到了神的加護，擁有海量的魔力以及強大的魔力控制能力，但是代價也很沈重。咲夜的心臟雖然能產生強大的魔力，但是越是使用魔術心臟承受的負擔就越大，壽命會被不斷消磨，她已經活不久了……」

「喂——這是真的！？這不是相當嚴重的病嗎！？ 」

希絲緹娜踢開椅子站起來。

「只要使用魔術就會對心臟產生負擔！？那怎麼能勉強自己參加這次大會！？趕快讓醫生給她做手術——」

「沒用的。都說了這是先天性的疾病，誰都治不好的。而且她還要養家」

「——！？ 」

「雖然是堂堂天帝陰陽寮的首席魔術師，但她家其實一窮二白……為了讓自己的兄弟姐妹吃飽穿暖，她是真正意義上豁出性命在當魔術師啊」

「怎，這麼會……」

「上頭與她約定，只要拿到這次魔術祭典的優勝，她家族就能成為貴族，未來幾十年也能不愁衣食，專心養病了……」

說到這裡時雨深深地嘆了口氣。

希絲緹娜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

現場的氣氛變得尤為沈重。

——啪！

「好痛！」

有個人用扇子扇了一臉嚴肅的時雨後腦勺。

「你是，咲夜同學！？ 」

「你好，開幕式後我們就再沒見過呢，希絲緹娜同學」

日輪國，天帝陰陽寮的首席魔術師咲夜・木葉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時雨背後。

「重點在於……時雨」

「咿！？」

露出非常恐怖的笑容的咲夜把時雨嚇得縮成一團。

「你為什麼要謊話連篇呢？」

「……謊話？」

希絲緹娜不解地看向時雨。

時雨沈默了片刻之後……

「哈哈哈哈哈哈！既然暴露了那就只好認了！」

他突然做作地大笑起來。

「不好意思啦，希絲緹娜小姐。剛剛我說的話都是假的，不管是她的病還是她的家境！」

「啊！？」

「我只是想在比賽前搞些心理戰，以便比賽的時候趁虛而入啊……啊  
撲！」

嬉皮笑臉的時雨突然開始抽搐，在地板上不停翻滾起來。

「你這人怎麼能這麼陰險呢！」

咲夜手上好像握著一個奇怪的稻草人。她用右手往上面紮針。

「居然想要玷汙這神聖的祭典！我今天是不會放過你了，看招看招看  
招看招看招！」

唰唰唰！稻草人被釘子紮了個遍。

「噶啊！嗚哇！不要，請，請溫柔一點啊啊啊啊——！」

每當她紮一次稻草人，時雨就像是當了稻草人的替身一樣痛得打滾。

「……什麼鬼」

「這恐怕就是東方的咒術吧……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共感系的魔術。她應該是平常就用這種法術來『懲罰』他了……」

光是看到這一幕就不難想象他們平時是什麼關係。

希絲緹娜和格倫有些無語地注視著事態發展。

最後，懲罰完了的咲夜回頭看向希絲緹娜。

「我家的笨蛋給你們添麻煩了，真的非常抱歉……真不知該如何謝罪」

「啊，呃，也沒事……那個……你患病的事情真的是捏造出來的？」

「沒錯。我並沒有什麼疾病，家境也不差。這家夥平時就這樣，到處坑別人然後溜之大吉。只是個會逞口舌之能的魔術師」

咯吱，咲夜保持著笑容踐踏著已經昏過去的時雨。

「原來如此，那就好……要是真的，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希絲緹娜舒了一口氣。

但是咲夜對此卻眯起了眼沈默了……然後她一臉嚴肅地說。

「希絲緹娜同學。魔術師賭上自己的威信去戰鬥時是顧不得對方的」

「嗯？」

「不管是我還是你，我們都是在為絕對無法退讓的事物而戰……不是嗎？」

「……嗯，是……是倒是沒錯……」

「那我們至少應該拋下雜念，堂堂正正的戰鬥，以免留下遺憾」

聽到咲夜這句話，希絲緹娜開朗地回應道

「這是當然的！這點小事我當然清楚！讓我們來一場酣暢淋漓的戰鬥吧！」

在這時，在一旁觀察情況的露米婭發現格倫的表情稍稍變得嚴肅起來。

「……老師？怎麼了？」

「不，沒什麼……」

格倫隨口搪塞了一句，但是心中卻蒙上了一層明確的擔憂。

——我只是覺得……她是不是成長得過於迅速了……

總覺得能理解剛才伊芙說的話的意思了。

（白貓……你……）

但是，現在也沒任何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就算說了希絲緹娜也理解不了。就算說了事情也不會頓時就有改觀。因為這根本就不能算是她的缺點，倒不如說這算是一種美德。

格倫只能默默地注視著在開賽前一直和咲夜聊著天的她——

「時雨，你為什麼剛才要對希絲緹娜同學說那種話」

和希絲緹娜他們分開後。

咲夜在沒有別的選手在場的準備室裡逼問時雨。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別裝傻，你說了我的病和家庭情況」

「這不是事實嗎？」

「~~~！？」

咲夜憤恨地瞪著這個已經與她有很深交情的僕從。

「你別這麼兇嘛……我也好好照著你的說法圓回去了呀！這不就抵消了嗎！求你別再懲罰我了！」

「但，但是……你這種激發她同情心，趁虛而入的行為是卑鄙的——！」

「如果她就這樣被我趁虛而入了，那說明她也就那點能耐了。不對嗎？」

「！」

時雨微微睜開自己眯起的眼。剛才那種吊兒郎當的態度已經消失不見了。

那種城府極深沒有任何破綻的姿態——正是『魔術師』應有的姿態。

「我……其實很不爽希絲緹娜」

「你，你在說什麼……」

「我很早就開始調查她的情況，而且還在她附近觀察了很久，所以我很清楚。家境，才能，金錢，環境……這些都是她天生就有的。她只是毫無覺悟地，順勢地，惰性地成為了魔術師。只是順其自然地走到了這一步，我很不爽」

「才沒那回事。她也是付出了常人無法想象的努力，懷著賭上性命的覺悟……」

「不不不不我說的不是這個。我說的是『作為魔術師的覺悟』。咲夜你應該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吧？」

「……………」

無法反駁時雨的話的咲夜只好閉上嘴。

「我不想看到她那種天真的人戰勝生來就不被上天所眷顧，費勁千辛萬苦才爬到今天這一步，懷著覺悟成為魔術師的你——！」

「現在是談論個人感情的時候嗎。時雨・八重葎」

咲夜冷靜地點醒了他。

「對手什麼情況不管我們的事。我們要做的只有為自己而戰……僅此而已」

「……也對」

咲夜握住顯得有些失落的時雨的手，像是勸導他一樣說。

「我一定會取得勝利的。所以時雨，你不用擔心我，你只需要像以前那樣在我身邊陪著我就行……好麼？」

「……………」

面對露出爽朗笑容的咲夜。

（能贏就好對吧，前提是能贏啊。但是單從實力上講，希絲緹娜是強敵……恐怕五五開……不，客觀一點來說是四六開吧……要是沒有疾病這個先天不足的話……！）

（我不能讓咲夜輸……為了她的家人……更為了她本人……！）

同時，時雨也在心中默默地冷笑著。

（不過……我的咒術已經對希絲緹娜起效了。在勝負的關鍵時刻，我一定會幫助咲夜獲勝……哪怕她會因此而拋棄我……我是魔術師……是不管支付何種代價都要視線自己願望的極端利己主義者一員……看著吧……我這就給你們來一場大戲）



——就這樣。

各方的思緒與意志被吞入旋渦之中。

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人懷著各不相同的心意在魔術祭典上戰鬥。

而阿爾紇諾帝國代表團與日輪國代表團比賽也正要開始——

## 第二章 魔術師的覺悟

現在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中央的場地已經化為一片幽靜的大森林。

蒼翠的綠色大海上漂著薄霧，瀰漫著強烈的泥土的芳香。

地形也有上下起伏，就像樹海的波浪。

場地中央以及兩端各有一條——一共劃著三條發出魔力光芒的線。

「老，老師……這次比賽的規則是什麼呢？」

露米婭一邊從觀眾席俯視賽場的情況一邊對格倫發問。

「是很少見的規則，戰線攻防戰」

格倫一邊抄著手一邊說。

「首先兩隊人分別作為攻擊方和防守方從場地的兩側進軍。然後東西兩端各劃了一條線不是嗎？那就是這個隊伍的防衛線。簡而言之，只要攻擊方在規定時間內突破對手的防衛線就得一分。然後比賽暫停一段時間，各自可以進行治療與恢復。之後再攻守互換。攻防各一次算是一個回合，一共打十二個回合，總積分高的隊伍獲勝」

「當然也可以無視攻防的角色，直接攻擊選手。而且唯獨在這個規則下，就算首席魔術師的失去戰鬥能力也不會被當場判輸」

伊芙補充了格倫的說明。

「啊，難道是因為有治療的時間嗎？」

「沒錯，只要首席魔術師在指定的時間內從無法戰鬥的狀態中恢復過來，比賽就可以繼續進行。當然如果沒有恢復，比賽就此結束，而其他選手如果無法恢復，那就只會被算作單純的『退場』」

「這比賽也太艱苦了吧……」

「嗯，這個規則也和在古代，魔術師首次被利用於戰爭那時的情況有關」

這次格倫又接過話茬說。

「當時魔術師的數量非常少，哪怕是有一個敵方的魔術師突破了防衛線，國家就絕對會被毀滅。這個比賽規則就是這樣被沿襲下來的」

「……！」

露米婭再一次感受到魔術黑暗的一面。

「希絲緹真的沒問題嗎……在這種規則下，只要給首席魔術師造成無法恢復的重大打擊——這種戰法也是有的吧……？」

「有是有」

伊芙有些平淡地回答。

「這個競技場姑且是配備了加護結界，在比賽中所有對選手造成的傷害都會被緩解到『非致命傷』的級別。但是即便如此，魔術祭典還是會出現死傷」

「……………」

「不過那也只是極其偶爾的。畢竟是有恢復時間，所以除非是被重複治療了很多次達到了治愈極限，否則在下一回合到來之前肯定會複活的。如果太過注重幹掉對方的首席魔法使而沒有很好分配戰鬥力的話，就會被敵方別的人偷襲防衛線然後敗北。對首席魔法使的過度『照顧』在這種規則下毫無疑問是下下策」

「嗯，不管怎麼說，我們能做的也只有相信白貓那家夥了」

「嗯，希絲緹娜一定沒問題」

聽到格倫的話，莉艾爾也認同地點點頭。

並且——

「沒錯！不管是什麼對手，希絲緹娜一定都會輕鬆獲勝的！」

「希絲緹娜是得到我認可的，我永遠的好敵手。這種程度的困難自然是不在話下！」

「呃，我從以前就覺得了，溫蒂你那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吧……」

「閉嘴特蕾莎！」

「不過嘛……我總有預感希絲緹娜應該是穩的」

「呃，嗯……我只希望大家不要受傷……」

極其自然地坐在代表團關係者專用席上的卡修，溫蒂，特蕾莎，塞西爾，琳他們在各種議論。

「可惡……我們這邊擔心來擔心去的，那邊卻挺樂呵」

「好啦好啦，老師。我和莉艾爾保證會保護好學生們的，畢竟這也是我們的任務。對吧？莉艾爾」

「嗯，沒問題的」

格倫看了看莉艾爾和愛莎，又一臉無語地看了看後面的學生們，最後把視線投向競技場中央。

選擇了西邊陣地的希絲緹娜正在對同伴們作出各種指示。

應該是在進行一些簡單的分析吧。

（……沒錯……現在我們……我……能做的只有相信她了……）

格倫只能在一旁默默地守望自己的愛徒。

——與此同時。

在被茂密的森林所包圍著的西方陣地附近。

西方的防衛線散發著藍色的光芒。

「第一回合上半場……我們西方陣營是防守方。該如何呢？」

聽到莉瑟的話，希絲緹娜沈思了片刻。

「首先我當然想觀察一下日輪國都有哪些手段……在之前的比賽中他們肯定也有所保留……列文，結界怎麼樣？能展開嗎？」

「唔，守護防衛線的結界……展開總歸是能展開的……」

列文露出一副裝逼的表情。

「但是總體來說，這次的比賽場地有非常容易將魔力分散的特性。就算展開了結界，可能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只要不是對手菜的令人髮指，結界肯定都會被輕易破壞。所以想要用結界裡保護防衛線應該是不太現實的」

「嗯，原來如此……那就不能讓所有人分散出去觀察敵人的情況了」

希絲緹娜回想著場地的地形。

「從這個戰場的地形與寬度來考慮，大體可以分為中央，右側，左側三大部分吧……那麼就在各個區域布置一個三人一組的戰鬥單位。然後留一個人當遊擊手，負責守著防衛線並充當司令塔」

「……很合理。雖然這個戰鬥單位隊形很難，但現在的我們能做到。合宿期間也訓練了很久……」

莉瑟滿意地點點頭。

「現在我來決定各個戰區的小隊隊長。中央是列文，右側是莉瑟學姐，左側——吉布爾」

「嗯，我覺得沒問題」

「……好的」

「！」

列文得意地撩了撩自己的秀髮，莉瑟也淡定地點點頭。

唯獨吉布爾像是沒想到自己會被選中一樣微微睜大了眼。

「這是我通過綜合的魔術實力，狀況判斷能力以及思考的靈活程度進行的判斷……吉布爾，你能行吧？」

「……哼，當然啊」

吉布爾不屑地哼了一聲，把臉扭向了另一邊。

「之後從擅長的魔術以及隊伍平衡性來考慮的話……瑪利亞和海因克爾去列文的隊伍」

「好，好的！包在我身上！」

「知道了」

「科雷特和弗蘭西奴去莉瑟學姐的小隊」

「哦哦！我們要去莉瑟姐的隊伍嗎！好啊好啊！」

「哦謔謔謔，那我們毫無疑問就是最強的隊伍了！」

「你們雖然是有實力，但是打架容易上頭，所以你們要好好聽從莉瑟學姐的指示哦？然後基尼和賈魯君就去吉布爾的隊伍」

「……好的~」

「歐拉」

在分配完小隊以後，希絲緹娜深吸一口氣宣言道。

「而我負責守護最終防衛線以及全方位的敵情探查。我通過探查結界把握戰場的情況，然後用通信魔術對各個小隊長作出指示……沒問題吧？」

所有人都無言地點了點頭。

不論是誰都確信一點——這樣的排兵布陣是最優解。

「……嗯，那我們上吧。一定要贏！」

「……你打算怎麼樣啊，咲夜？」

另一方面。

東側的日輪國，天帝陰陽寮代表團也在進行最後作戰會議。

「將隊伍分成三部分，朝三個方向進軍」

「但是對面肯定會採用類似的布陣吧？從我們的綜合戰鬥力與對方的相比並沒有很懸殊，這樣三邊對抗的話會把時間耗盡吧？」

「嗯，所以我會看好時機採取進攻的」

咲夜對拋出質疑的時雨微微一笑。

「首先先奪取一分，把優勢握在自己手中」

「你要親自出擊？這我其實不是很推薦……」

有這種想法的並不只是時雨一個人。

周圍的選手們都露出了擔憂的表情。

他們都知道咲夜心臟的疾患，都不希望她太拼命。

「沒事的各位，從魔術祭典開始之後我感覺我的身體狀態就非常好。我們絕對能贏下來，所以請大家支援我」

「好吧，既然你都這樣說了」

——反正到了關鍵時刻，我還可以使用那個咒術……就連咲夜都不知道的秘傳之術。

「……比賽很快就要開始了，我們上吧各位！」

就這樣。

兩支隊伍開始在中央的白色魔力線兩側排兵布陣。

在觀眾們熱烈的歡呼聲中，象征著比賽開始的信號彈被打上了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上空——

比賽開始的信號彈打上天空的那一瞬間，位於東西兩側的隊伍一齊動了起來。

帝國方面開始積極地采取攻擊態勢，意圖擊破對方的攻擊手。

以列文為中心的中央小隊，以莉瑟為中心的右方小隊以及以吉布爾為中心的左方小隊一字排開，對東側陣營施加壓力。

『列文！你們太快了！和兩側翼要保持一個步調。你們越是突出，漏洞就會越大！』

留在最後放的希絲緹娜利用通信魔術對各個小隊進行細致的指示。

「嗯，雖然不會犯這種低級失誤……但我姑且聽從指令吧」

就這樣西側陣營漸漸地壓向了進軍比較遲緩的東側陣營。



「雖然現在攻擊方是東側，但還是要盡可能讓戰線遠離自己的大本營。在敵方陣地打對我們沒有任何壞處！」

隨著戰線不斷向東方壓制，站在最後的希絲緹娜也漸漸要往前走。

希絲緹娜時刻展開著索敵結界，在腦中明確在整個比賽場地上的所有選手的所在地，仔細地分析戰局。

在希絲緹娜的見證下……中央的列文隊終於是與東側的一支部隊發生了沖突——

「哼……就這點程度嗎？日輪國？」

「咕——！〈水靈爆紗〉！」

「〈雷火清淨〉！」

「——〈急急如律令〉！」

日輪國的三位魔術師——陰陽師依次詠唱咒文。

強烈的水炮以及雷光從他們手中噴射出來。

這是水與雷的廣域組合拳。

這樣的組合咒文打擊範圍廣，並且因為是水，所以用通常的防禦咒文並不好化解。

難免是要吃點苦頭了——所有人都這麼想。

「原來如此，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協同詠唱的進階版……把裝填彈藥與扣下扳機的工序分開，通過對咒文的即興組合來實現高速的協同詠唱……真是漂亮。不過——」

列文小聲念咒，並用手指切分開了纏著雷光的水流。

嘩啦——！

激烈的水流沒有發揮任何破壞力，而是被輕鬆地分成了兩撥——

「什，什麼……！？我們的法術被……」

「不才在下將各位的法術『分解』了」

列文優雅地行了一個禮。

「因為太重視啟動速度，所以術式破綻太多。想要化解這種術式簡直比分解三明治還要簡單。並且——」

「趁現在！〈雷精之紫電〉——〈去吧〉——〈再來一發〉！」

從他身後竄出的瑪利亞詠唱了沖擊伏特的素質三連。

「〈紅蓮的獅子啊・憤怒吧・狂吼吧〉！」

海因克爾的輕鬆地釋放出黑魔【火焰爆擊（Blaze・Burst）】。

被瑪利亞牽制住的陰陽師們無暇應對海因克爾極具威力的【火焰爆擊（Blaze・Burst）】。

「咕——！」

他們被迫跳到魔術的作用範圍之外。

——轟隆！

森林的中央燃起巨大的火柱與爆炎。

「哼……打頭陣的列文……何等可怕……！？」

「這就是遠近聞名的魔導大國，阿爾紮諾帝國的魔術師嗎……！？」

「我們的術式都被他們輕鬆化解了喂！」

攻勢陷入死局的陰陽師們只能一臉驚恐地望著列文佇立在燃燒著的森林中。

「哼——」

然後，列文又一臉得意地揮揮手，將周圍燃燒著的火焰瞬間熄滅。這種華麗的西技巧更讓陰陽師們嚇得大氣都不敢出。

「感覺列文學長還是有點東西的哦」

瑪利亞屁顛屁顛地跑去跟他搭話。

「——雖然至今為止都被隱沒在了希絲緹娜學姐的光環之下，但現在我算是對你刮目相看了！」

「呃……誇得還行，有被感動到……」

瑪利亞天真的話讓列文的表情僵硬起來。

「……接下來怎麼辦？列文」

這時，平常沈默寡言的海因克爾開始詢問下一步的指示。

「哼，從這個戰況來分析……深追是大忌。我們就以這附近為據點吧，太上前的話會被左右夾擊的」

他作為前線指揮官也很優秀。

列文率領的中央小隊展現了出色的穩定性。

另一方面，在右側——

「〈太乙神數・奇門遁甲・六壬神課〉！哈啊啊啊啊啊啊——！」

「——哼！」

莉瑟用細劍迎擊架著刀沖鋒過來的陰陽師少女。

她身纏黑魔【疾風（Rapid・Stream）】，在風的助力之下，她以神速不斷化解陰陽師少女的進攻。

劍閃與刀光在剎那間交錯，金屬碰撞的聲音斷斷續續地響起。

忽然，莉瑟刻意地往後跳——

不想放過這個好機會的陰陽師少女舉起刀企圖縮短與她的距離——

「——！？ 」

突然，她像是察覺到了什麼一樣停下腳步。

幾乎在同一時刻，刷啦——！

無數的冰柱冷不防地從地上竄到少女的鼻尖前。

黑魔【冰結陷阱（Freeze・Floor）】。

如果不是在千鈞一髮之際停下了腳步，她現在肯定已經重傷了。

「唉……連這也能『看到』嗎」

刷——莉瑟甩了甩自己的細劍。冰風席卷了劍身。

「太棘手了……你們那個名叫【式占】的技巧總能預知我們下一步的行動」

陰陽師少女的頭頂上有個在不斷翻轉的八角形木盤。

「哼，你才是……太擅長在近戰中穿插魔術了吧……你到底是什麼時候詠唱魔術的……居然還有這種戰鬥方法嗎！？ 」

莉瑟微笑著。

就在這一瞬間——

「爆碎符——！」

「式符！現身吧——我的僕從！」

後方的陰陽師們紛紛掏出了符咒。

這是東方特有的，注入了咒力的符。這種可怕的魔道具在投出的那一刻就能解放封印在其中的魔力。

然而——

「不會讓你們得逞的——！」

弗蘭西奴的白色天使如飛矢一般穿梭而過，它揮舞著劍將爆碎符一分为二——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科雷特用被魔鬥術點燃的雙拳抓住了被符咒召喚而來的犬型式神，將它活活燒成灰。

「莉瑟姐姐大人！這裡就交給我們吧！」

「嗯！請放手去幹吧！」

「謝謝你們」

莉瑟道了聲謝，再次將手中的細劍指向眼前的少女。

「……在學妹們的面前，我也不好丟人現眼。此路不通」

「……可惡，明明我們不能在你們身上浪費太多時間……！」

與莉瑟對峙的少女的任務，就是盡快，盡可能地多地削弱敵方戰鬥力，使己方人數上占優勢——因此她才配備了近戰無敵的占蔔術【式占】。這種能預測對手下一步行動的法術在近身戰鬥中能發揮出巨大的威力。

但是，還是沒法擺平。還是沒法突破莉瑟這道高牆。

雖說敵人能預測她下一步的行動，但莉瑟就是棋高一著，總是能避開少女必殺的攻擊——即便是在被對方預測的情況下。

在『近身戰鬥』這一擅長的領域中，陰陽師少女還從未遇到如此難纏的對手。

她只能在莉瑟面前氣得咬牙切齒。

這時，右側的區域——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像山一樣巨大的怪物發出的咆哮震撼了大地。

它的姿態像人，但又有決定性的不同。

它有三米長的背弓，粗壯的手腳以及漆黑蹭亮的，如鋼鐵般粗壯的軀體。

最有特點的，還是那個極其恐怖的相貌以及頭上的大角。

這是被稱為鬼的，東方的怪物——

鬼粗壯的手臂因發力而膨脹——它朝眼下渺小的人類毫不留情地揮下了巨大的鐵棒。

但是，這能將一般人打成肉餅的一擊——

轟——————！

——被那個人雙手扛起大劍擋下了。

「……歐拉，就這點水平嗎……再用點力啊……！」

——賈魯。

理所當然的，鐵棍的沖擊力透過大劍傳導到賈魯身上，把他壓往後方。

然而，他像是無事發生一樣兩只穩穩站著……並且用鬼一樣猙獰的神情盯著頭上的鬼。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或許是沒有將渺小的人類完全擊垮吧，鬼不甘心地舉起鐵棒，使出全力對賈魯敲打了無數下。

但是——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賈魯也發出咆哮。他接下惡鬼的一擊，並把它推了回去。

他那仿佛鬼神般猙獰的神情已經讓人分不清到底哪邊才是鬼了。

「那，那家夥到底是怎麼回事……居然能與我的鬼之式神抗衡……真的是人類嗎……？」

「喂，現在可不是發呆的時候！再多召喚幾只出來！從數量上壓倒他們！」

就在這時。

「——不好意思咯」

一個有些懶散的少女的聲音突然響起。

陰陽師正要掏出的符咒被手裡劍刺中了。

「什——」

定睛一看，基尼在他們頭頂的樹上。

「你如果再招一只出來，我們會很困擾的……」

基尼打了個哈欠——

頓時，她周圍出現了大量的符咒。

像是雪花片一樣密密麻麻的符咒以極快的速度連接在一起，質感也逐漸變化——形成了一串鐵索，捆住了基尼。

「——！？」

「笨蛋！上鉤了吧！那裡被設置了陷阱——」

但是，就在陰陽師一臉得意地發出嘲笑的那一刻——

「咚」

被鎖鏈束縛著的基尼突然被煙霧所包圍，變成了一段粗木。

「什，什麼！？」

「啊，這是替身之術……當然這也是與魔術組合過後的自創法術」

基尼從別的樹影後探出個頭來說。

「可惡！你難不成是忍者！？」

「帝國那邊怎麼會有忍者！？」

「……我的出身經歷並不更重要……重要的是……」

唰——基尼的身影在兩人面前漸漸與周圍的風景同化，最後消失了。

這也是幻覺魔術在忍術上的應用吧。

「……我們雙方還是點到為止吧，認真打起來很累的……」

「咕……！？ 去哪了！？」



「這，這下還怎麼安心召喚鬼啊！」

眼睜睜地看著基尼完全消失的陰陽師們只能互相貼著對方的背，警惕周圍的情況……

在這一刻——

一直在後方觀察戰況的吉布爾決定行動了。

「……賈魯，結束了。你可以後退了」

「！」

聽到這個指令，賈魯趕緊往後退。

下一個瞬間，鬼的鐵棒砸中了賈魯原本所在的地面——

轟——轟隆隆——！

被砸中的地面分崩離析，伴隨著轟鳴聲塌陷——

掉入坑中的鬼被深坑埋了大半截身體。

「哼」

這是吉布爾的煉金術【掘墓人】——隨意改變地質，制造陷阱的法術。

掉入大坑中的鬼的現有高度對賈魯來說正好合適——！

「哦？」

不知不覺中，賈魯的大劍已經被吉布爾的付與魔術強化了攻擊力。

「嘿，準備還挺充分啊鬼畜眼鏡……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賈魯猛獚地一笑，他憑借著強大的臂力橫向揮劍——輕鬆地將鬼首斬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大家都好厲害啊啊啊啊啊啊啊-！」

坐在觀眾席的卡修他們興奮地注視著帝國代表團的奮戰。

「不相上下，不，倒不如說我們占上風啊！」

「沒錯，這樣保持下去的話……！」

現在帝國隊還是防守方，因此帝國沒辦法得分。然而通過積極上前，對日輪國代表團施加壓力，他們已經把防衛戰打成了攻堅戰。

另一方面，面對帝國的攻勢，日輪國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雖然目前還沒有出現掉隊的人……但現在的局勢毫無疑問對日輪國是不利的。

「……開局很順」

伊芙一邊抄著手注視著戰局的發展，一邊平淡地作出評論。

「帝國陣營的以攻代守作惡很好。一般來講防守方都會傾向於龜縮在防衛線附近，但是……」

「多虧了白貓」

格倫下了結論。

「這並不是我自賣自誇。就算三個小隊的陣線被敵方突破，背後還有白貓把關……這種可靠感讓這幫人有了良好的表現」

「沒錯。希絲緹娜給在前線戰鬥的三個隊伍下達的指示也很正確……看來她真的已經成長為了當之無愧的帝國的首席魔術師」

伊芙看了看西側陣營的後方。

希絲緹娜正緊閉雙眼，對在地面上展開的魔術法陣念念有詞。

「嗯，這樣下去毫無疑問是我們阿爾紮諾帝國獲勝……真會這樣就好了」

「這想法太天真了。來到這個世界性大舞臺的隊伍怎麼可能會輕易服輸呢」

伊芙這次又看向了東側陣營。

確實在帝國的壓制下，日輪國的戰線正在不斷往回退……但是代表團成員們的行動很成體系，在如此高壓的狀態下，他們並沒有慌亂。

「差不多是他們展開攻勢的時候了吧」

「……不行。他們每個人都好強……」

在象征著東方的防衛線的紅色魔力線條附近。

一邊用望遠的魔術幫助咲夜索敵的時雨皺起眉頭抱怨著。

「真是，越看越覺得離譜啊……居然能將擅長領域與戰鬥風格如此迥異的一群人指揮成一個整體麼，希絲緹娜同學……」

於是，咲夜上前一步。清脆的鈴鐺的聲音隨之響起。

「要怎麼辦呢？咲夜」

「……還是我親自上吧」

咲夜優雅地攤開扇子。扇子上出現了幾個紙制的人偶。

「一上來就要用這個嗎。但是這個咒術對心臟負擔非常大……」

「沒事。我只是為了穩穩地拿下一分，讓局勢變得對我們有利而已……」

她像是要讓時雨安心似的對他露出微笑。

咲夜單手劃印，詠唱咒文……漸漸提高自己的魔力。

「<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天・元・行・體・神・變  
・神・通・力>」

小紙人開始在咲夜周圍旋轉——變化。

最後，制片人變成了——

——察覺到狀況有變的希絲緹娜瞪大了眼睛。

「……怎麼回事！？ 」

戰場上新出現了十八個敵人的反應。

它們所有人都是『首席魔術師，咲夜・木葉』。

姿態，魔力，氣場都和真身一模一樣的十八位『咲夜』突然出現在戰場上，並朝左邊右邊和中間三個方向進軍。

「怎，怎麼有這種法術……！？ 」

希絲緹娜從自己的索敵結界中的反應判斷到，這個法術能變出擁有與本體相同能力的，具有實體的分身，並能自由操控這些分身。

就像是在證明她的判斷一樣，帝國代表團成員的慌亂很快傳入了希絲緹娜的耳中。

「你們冷靜一點！慢慢把戰線往後撤！」

但是，希絲緹娜一語點醒了他們。

「就算有人頭數上的劣勢，只要你們專注於防守，我們就不會被輕鬆打垮！」

『但是——！ 』

「這種荒唐的大魔術肯定用不了太多次！消耗的魔力肯定也很多……現在只能硬撐住！所有人專心牽制敵人以及防禦，防止自己掉隊！就算戰線被分身突破了也沒關係！」

『——！？』

「防衛線被分身突破了也不會被判輸！只要認定那家夥是分身就不要管它！雖然這其中一定藏著真正的咲夜同學，但我會負責解決她的！」

在希絲緹娜可靠的指揮下。

帝國代表團各個小隊迅速從混亂中恢復過來，以小隊長為中心緩緩後撤，並不屈不撓地與敵人抗爭。

敵我雙方的魔術在大森林的各個角落炸裂，發出光芒與響聲。

不過，因為人數上的差距太過懸殊，咲夜的分身體接二連三地穿過了帝國軍的前線，朝著位於西方的防衛線沖去。

『……抱歉，我這邊放了兩個分身體過去』

『這邊過了三個』

『……這邊兩個。之後拜托你了，希絲緹娜』

「嗯」

希絲緹娜將注意力集中到在腦中形成的戰況圖上。

中間兩個，右邊三個，左邊兩個——一共七位咲夜朝著希絲緹娜把守的最終防衛線，以迅猛的速度徑直沖了過來。

這就是東方有名的，被稱為『縮地』的特殊魔術性步法吧。

其身影在樹影之間時隱時現，仿佛途中是憑空穿過了一段空間。

「真正的咲夜同學就在這裡面」

七位咲夜用同樣超高水準的縮地術朝這邊沖了過來。

而且她們呈散開陣型。

從外表上看根本分不清個哪個是真身，也沒有空去對付所有人——實質上就是一打七。

在這個情況下，日輪國陣營的所有人都認為這一分已經到手了。

而阿爾紮諾帝國陣營的人也焦急地咬緊牙關。

——不過。

「沒問題——疾風腳！」

轟——

希絲緹娜連續啟動黑魔【疾風（Rapid・Stream）】，瞬間穿過了無數棵樹的間隙。

她的目標——是在右側翼打頭陣的咲夜。

她的進擊絲毫沒有任何的猶豫與迷惘。

「為，為什麼！？」

在後方觀察情況的時雨發出了驚呼。

「不會吧！？怎麼看破的！？咲夜的法術是完美的！不管是姿態還是魔力的波長都完美複制了真身！怎麼可能分辨得出來！？到底是用了什麼魔術！？」

「你們對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特別敏感，但卻經常疏忽看得見的東西——這是我師傅說過的話！」

「————！？」

將與咲夜的距離縮短到差不多大概五十米時，希絲緹娜自信地大喊道。

「莉瑟學姐進行反擊時，其他的分身有保護你的動作！如果想要以假亂真，你應該裝得再像一點！」

「哼……大意了」

現在咲夜正朝著帝國的防衛線猛沖，而希絲緹娜追趕到了她旁邊。

「但是還是我更快——！拿下了！」

畢竟希絲緹娜和自己之間還隔著無數樹木。

想要一邊避開障礙物一邊追趕其實會花很多時間。

雖說被看破真身是很意外，但是我還是更快——一定能突破防衛線。

正當咲夜心裡這麼想的那一刻。

「〈暴風之戰錘〉——〈二〉——〈三〉！」

希絲緹娜釋放出黑魔【暴風（Blast・Blow）】。

擁有強大威力的風之戰錘掀翻了沿途的樹木，朝咲夜本體突進

最初的兩發是佯攻，第三發才瞄準了打——巧妙地錯開了躲避的時機。

咒文瞄得正正好，毫無疑問是朝著咲夜飛去。

根本躲不開——一定能命中——

然而——

「你太天真了，希絲緹娜同學」

突然，咲夜改變了步法，她在絲毫沒有降低速度的情況下——

「禹步——前拳左，右過左，左就右，次拳右，左過右，右就左，次拳左，右過左，左就右，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後有九跡——」

咲夜像是跳著舞步一樣，像是在幻惑對手一樣迅速，準確，優雅地踏出九步。

隨後，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

希絲緹娜放出的，本應該命中咲夜的咒文……自己避開了咲夜。

仿佛是咒文有了自己的意識，想要主動避開咲夜一樣改變了軌道。

「辟邪的步法【禹步】……很遺憾」

還有一點點距離就能夠到防衛線了。只要用【縮地】，就還有一步之遙。

咲夜開始進行最後冲刺——

轟！

一陣強烈的龍卷風出現在咲夜面前。

其中心是——

「謔……原來還有用步法而不是咒文激發的魔術啊……這世界真是太寬廣了」

「希，希絲緹娜同學！？ 」

咲夜驚愕地睜大了眼。

身纏疾風的希絲緹娜——已經不可能趕上她的希絲緹娜正堵在她面前。

「為什麼……？ 就算你再怎麼快，你也不可能一瞬間縮短那麼長的距離……」



這一刻，咲夜領悟了。

之前希絲緹娜使用的黑魔【暴風（Blast・Blow）】不僅是對咲夜的牽制，同時也是在清空路障。

咲夜一邊看著身旁那一路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樹木，一邊發出感嘆。

「但是——只身一人對抗現在的我是很愚蠢的！」

呼——！

好幾個氣息突然出現在希絲緹娜周圍。

是其他六個分身趕來包圍了希絲緹娜。

她現在已經是被圍得水泄不通。

「〈炎克陽滅・急急如律令〉！」

「〈石破萬斬・急急如律令〉！」

「——五連爆破符！」

「〈開禍顯神・大紅蓮摩天・惡業罰示——招來招來！〉」

包圍希絲緹娜的咲夜們紛紛使用了咒術。

火焰熊熊燃燒，無數帶有繩索的石片劃破空氣。符咒在空中飛舞，劃出一個五芒星的靈印，某個強大的靈體帶著刺骨的寒氣正要被召喚出來——

——但是。

「這就是失誤了，咲夜同學！」

轟！

激烈的暴風以希絲緹娜為中心往外擴散，比咲夜的攻擊更快了半瞬。

局部的狂風完全吞沒了希絲緹娜和咲夜們。

「什——！？」

「對於魔術師之間的較量，多打少並不一定有利哦！」

強烈的暴風制造出真空，化為了空氣之刃，朝希絲緹娜周圍的分身們斬去——

她釋放了廣域全防衛的面壓制攻擊。

已經被暴風所吞沒的咲夜們根本沒有反抗的余地。

斬！

風之刃將咲夜們一一斬破。

這對被施展了強大的防禦咒術的咲夜們來說並不能造成很大的殺傷，但是——啪！咲夜的分身們在爆發出一陣煙霧後變回了紙片。

「呼——！」

確認到分身體被消滅後，希絲緹娜鬆了口氣解除了魔術。

暴風的余韻吹拂著希絲緹娜的長髮，讓她的長袍下擺也飄了起來。

「分身很脆弱，只要擊中一下就能消滅……不出我所料，這個術式是有容量上限的……不然就解釋不通了」

「剛才的那個是黑魔改二……【暴風領域(Storm・Grasper)】」

這是希絲緹娜在與阿迪爾的戰鬥中也展現過的王牌。

以自己為中心的一定範圍內的風的完全支配術——能自由自在地操縱風的法術。

「這個法術……並不是那種說啟動就能啟動的……你是料到了嗎……料到我被你追上……料到我的分身體會包圍你……」

希絲緹娜對咲夜微微一笑。

（這個人……好厲害！）

咲夜在被震撼到的同時，收獲了感動。

（面對唐突出現戰鬥力差距也毫不慌亂的膽氣，能瞬間看透我的真身的洞察力，以及總能比對手想的更遠的運籌帷幄！在同世代的人中，她無異是最強級別的魔術師！）

咲夜也回了她一個笑容。

隨後，她像是要遮住自己的笑容一樣展開扇子，施展下一個咒術。

「——！」

希絲緹娜也隨即對咲夜舉起左手，準備下一個咒文。

希絲緹娜與咲夜的魔術將要再一次正面衝突——現場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但是就在這時，照明彈被打上了兩人頭頂。

照明彈的聲響與光芒緩解了兩人之間緊張的氣氛。

時間到了。

第一回合前半段，日輪國的攻擊時間結束了。

從第一局開始劇情就峰回路轉，觀眾們也大呼過癮。

「呼……好險……」

希絲緹娜一邊聽著遠處的歡呼聲，一邊擦了擦額頭上的汗，舒了口氣。

「哼哼，沒想到真被你們防下來了。說實話剛才那一分我還志在必得的。幹得漂亮，希絲緹娜同學」

咲夜嘩地一聲收起扇子，對希絲緹娜表達坦率的贊揚。

「你也很厲害。要不是你碰巧經過莉瑟學姐在的那條路，被我看破了真身，這一局我恐怕就真的守不住了」

希絲緹娜也把心裡話說了出來。

「運氣也是實力的一種……但你可別以為這就是我的全力哦？我還有很多絕招呢」

「當然……我也會使出全力的」

簡短地交談了片刻後，咲夜以迅猛的速度返回自己的陣營。希絲緹娜看著她的背影漸漸遠去——

「噢噢噢噢哦哦哦！？太好了！成功守住了！」

「耶————！希絲緹，好厲害好厲害好厲害！」

卡修他們和愛蓮發出了大聲的歡呼。

「呵……嚇得我心臟都跳出來了……」

「啊哈哈，這不是挺好嗎，老師」

「嗯」

格倫嘆了一大口氣，露米婭和莉艾爾也作出回應。

「互相打探敵方實力的前哨戰總算是結束了？」

伊芙依舊顯得很遇事不驚。她用手撩了撩自己的頭髮，俯視著競技場中央。

在競技場的西側。帝國代表團的成員們紛紛圍在希絲緹娜旁邊，贊揚她的出色表現。

「接下來將會如何呢？」

與此同時，在賽場的另一側。

「咕……太荒唐了……」

時雨哀嘆道。

「沒想到就算咲夜用了【十八字格子式方】也沒辦法搶下一分……那家夥真是個怪物啊」

「你怎麼能把人家說成是怪物呢，時雨」

咲夜批評了忍不住抱怨希絲緹娜的時雨。

「在這個回合中希絲緹娜同學棋高一著，僅此而已」

「但，但是……」

「而且……通過這一次較量，我確信了」

咲夜有些不安地看向自己的成員們說。

「阿爾紮諾帝國的首席魔術師希絲緹娜・菲貝爾毫無疑問是一個強敵。想要戰勝她，我們必須拿出全力。疾病，溫存……哪怕心中還有一絲這種溫吞的想法，都絕對贏不了她」

「——！？ 」

「但是請各位放心，我一定會戰勝希絲緹娜同學的。因此我也希望大家能給我更多幫助！」

咲夜說完深深低下了頭。

「這，這不是當然的嗎！我都已經跟定你了！」

「請盡管使用我們吧」

「嗯，為了讓你勝利，我們就算被當作棋子也不會有任何怨言！」

成員們頓時打了雞血，紛紛說出了熱血的話。

但是——

「……你胸口沒事吧？」

時雨在別的成員們注意不到的情況下發問。

畢竟是自幼就陪在咲夜身邊，常年作為主治醫生在離她最近的地對方觀察她。所以任何微小的變故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咲夜的臉色……變得有些糟糕。

「沒事的，時雨」

但是，咲夜爽朗地笑著。

「今天感覺狀態很好，根本沒問題。我自己也吃了一驚」

「是麼……反正我用仙藥熬了湯……你趁這段暫停的時間把它喝了吧……」

「嗯，非常感謝」

咲夜接過了時雨熬的湯。

時雨看著她舉止端正地靠在附近的大樹邊一口口地把湯喝完，一邊沈思著——

（咲夜也是同一世代的佼佼者。雖說是先天患有疾病，但想要打發打發比她弱小的對手還是綽綽有餘的……）

他望向遠處的西方——

（但是不出所料，希絲緹娜與咲夜相當甚至更強……想要贏，就必須豁出自己的性命與靈魂去消耗魔力……而這不知會給咲夜的身體帶來多大的負擔……）

在沈思片刻之後，時雨總算是下定了決心。

（……雖然我很不想這樣幹……但看來不得不幹了……）

他在心中冷笑起來——

——治療恢復時間結束後，比賽再次開始。

接下來的戰鬥，就是雙方真正的角力戰。

第一回合後半段，帝國代表隊擔任進攻方。

帝國隊在希絲緹娜的帶領下采取與上半場相同的策略，積極壓迫敵人。在充分施加壓力後在中央與左側之間制造漏洞，用疾風腳縮短距離。

沒有任何人能追得上她的神速。

但是在最後關頭，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咲夜在關鍵地帶施展了好幾重防禦結界拖延，希絲緹娜在差點突破防衛線的那一刻耗盡了時間。沒有得分。

第二回合前半段，日輪國攻擊。

他們改變了之前的戰法，也展開了積極主動的攻勢。各個成員都大量召喚了被稱為式神的東方特有的使魔，以數量壓倒對手。

雖然列文與海因克爾強大的火力能抵擋住對方的猛攻，但是戰局陷入一片混亂。

咲夜趁著混亂實戰空間轉移的法術，想要一舉攻破過帝國的防衛線。

然而——黑魔【閃電槍釘（Lightning・Pierce）】射穿了她的腳。

占據了高處有利地形的希絲緹娜施展出了1000米級的魔素狙擊。

雖然有瑪利亞擔任狙擊觀測手，但她那像穿針一樣擦過無數的樹木射中目標的神技讓會場沸騰。

希絲緹娜的神技讓日輪國在這個回合沒有得分。

第二回合後半，帝國側攻擊。

這次他們采取的是閃電戰。由科雷特，弗蘭西奴，賈魯，莉瑟等突破力強的人當希絲緹娜的肉盾，以最快速度從中央進行突破。

重視速度與攻擊力的閃電戰確實湊效，日輪國的防衛陣型頓時被扯得七零八落。

但是，咲夜偷偷發動了空間操作的符術，將希絲緹娜他們沖過的空間變成了一個閉環。

不管怎麼沖都會不知不覺回到原點的他們在察覺的事情不對勁時耗盡了時間。希絲緹娜也浪費了不少魔力，帝國也沒有分數進賬。

就這樣。

第三回合前半，日輪國攻擊，沒得分。

第三回合後半，帝國攻擊，沒得分。

第四回合前半，日輪國攻擊，沒得分。

第四回合後半，帝國攻擊，沒得分。

第五回合——第六回合——觀看比賽的所有人都手心捏汗，換來的卻只是單純的『局數的增加』

雙方目前依舊沒有得分，完全打平。



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雙方的首席魔法使，希絲緹娜和咲夜。

她們是這場比賽的中心，所有的戰鬥都是圍繞著她們倆來布局的。

兩者在攻防戰中都很硬氣，像是拼上了自己的一切。

選手們魔力與體力的消耗也漸漸大起來。

不知不覺中，觀眾們都有了一種預感——

在這場戰鬥中，先拿下一分的那一方就會贏。

正當這種預感漸漸擴散開來的時候——第七局上半段，日輪國的攻擊讓焦灼的戰況發生了轉變。

「嘶……嘶……果然你會在這裡登場……希絲緹娜同學……」

「……哈……哈……果然你會出現……咲夜同學」

帝國的防衛線附近。

希絲緹娜和咲夜隔著十幾米的距離對峙。

雙方都已經消耗了大量魔力，衣服也變得破破爛爛。

不過，雙方的戰鬥欲望都還很強。

她們小心翼翼地盯著對方，尋找著可乘之機。

「壓上去！支援咲夜同學！」

「做夢吧啊啊啊啊！」

戰鬥的喧囂從場地四處傳來。

日輪國的成員們展開全力攻勢，爭相沖擊防衛線。

但是帝國代表團也在各地參考，勉強頂住了日輪國的攻勢。

「……是時候要拿一分了……」

咲夜拿出了一個由符咒與勾玉制作的奇怪的項鏈。

「……不會讓你得逞的」

希絲緹娜也準備好詠唱各種對抗咒文。

於是，咲夜甩起勾玉構成的項鏈開始詠唱咒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布留部……」

但是，希絲緹娜又不可能眼睜睜地看著她詠唱完如此冗長的咒文。

「——結束了！」

她以時間差啟動的方式啟動預先詠唱的黑魔【暴風（Blast・Blow）】

希絲緹娜為了阻止咲夜的詠唱，用更快的速度啟動咒文。

而咲夜也為了不讓自己的詠唱停下而投出符咒——的那一瞬間。

……咚。

「嘎——！？ 」

突然，咲夜無力地跪在地上，符咒從她手中落下。

她中斷了詠唱，捂著左胸口蜷縮成一團。

「……啊？」

因為情況出乎意料，希絲緹娜也強行終止了咒文的啟動。

「啊……嘎……咕……！？難，難道……偏偏在這種關鍵時刻……！？」

嘶——嘶——咲夜痛苦而誇張的呼氣聲傳了過來。

就算從遠處看，也能看出她的臉色已經變得慘白，身體還在不停顫抖著。

在前一秒盈滿全身的魔力頓時變得宛如風中殘燭，感覺什麼時候死了都不奇怪。

她捂著胸口，全身的汗如瀑布般流出——這明顯是不正常的。

目睹咲夜這異常的狀態——

「這什麼……？難，難道……」

希絲緹娜倒也有一些線索，那就是在比賽前從時雨口中聽來的話——

『其實咲夜心臟不好』

『越是使用魔術心臟承受的負擔就越大，壽命會被不斷消磨，她已經活不久了……』

（難不成，那些話都是實話！？咲夜同學是為了讓我使出全力戰鬥才那樣搪塞過去的……！？）

直到前一刻還熊熊燃燒的戰鬥欲望頓時就像被潑了冷水一樣迅速冷卻。

——即便是出現這種狀況，比賽也還是沒有結束。

不管出現什麼意外情況，魔術祭典的比賽都不會終止。

現在，此時此刻，比賽依舊在繼續。

所以——

（和我沒關系！我是——我們是魔術師！）

——希絲緹娜下了冷酷的判斷。

（我們不能輸！我是——）

她狠下心來，打算朝已經無力抵抗的咲夜發射咒文。

但是，就在這時。

心中的某個自己開始說話。

『……這樣真的好麼？』

「嗯？」

希絲緹娜再次中斷了啟動。

『真的好麼？我真的有打倒咲夜同學的正當理由與覺悟嗎？』

『生來就應有盡有，悠哉生活著的我真的有資格以這種方式打敗為了守護家人而活出性命當上魔術師的她嗎……我要這樣毀掉她的人生嗎？這是正確的嗎……』

這種自我拷問像麻藥一樣漸漸侵蝕了內心。

「我，我是……」

很奇怪，有哪裡不對。

為什麼自己會在這種時候冒出這種想法呢？

根本想不到有哪裡不對的希絲緹娜開始慌亂起來。

「噶咳！元，元柱固具，八隅八氣，五陽五神，陽動二冲嚴神，祓除惡氣，鎮護四柱神。五神開衢，驅逐惡鬼，奇動靈光充四角，吾謹呈願於五陽靈神，求元柱固具得安鎮！——<布留部・由良由良止・布留部>！」

頓時——

一股陰森而強烈的寒氣包裹了希絲緹娜周圍的空間——

「什——！？ 」

一大堆掛著腐朽鎧甲的，疑似武者的白骨屍體湧出來，抓住了希絲緹娜。

那像白色而枯槁的樹木一樣恐怖的手束縛住希絲緹娜的手腳。

希絲緹娜一邊拼命抵抗生理上的厭惡感，一邊嘗試掙脫。然而白骨的臂力非常強，根本一動也不動。

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原理，她連魔力都醞釀不出來。

「這，這是……死靈法術……！？ 」

「【十種神寶・布瑠之言】。是利用死者的怨念封住你所有行動的法術」

說著，咲夜站了起來。

「對不起，因為文化上的差異，你或許會覺得這樣的法術非常可怕與惡心吧……不過，成為這些脫離了輪回，無處可去的亡靈的主人，給予它們容身之所也是我們這些被稱為陰陽師的東方魔術師的重要工作」

「……咕！？ 」

「這下……這一回合是我贏了」

咲夜從被亡靈們拖住手腳，不能動彈的希絲緹娜身邊走過，雖然身體還有些站不穩。

她跨過了帝國的防衛線。

這一刻，幾發照明彈被打上天空，象征著日輪國終於拿到了分……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觀眾們也發出了狂熱的歡呼。

「……糟糕了！」

希絲緹娜不甘地咬牙。

確認到自己的陣營已經得分後，咲夜輕聲詠唱咒文給希絲緹娜鬆綁。

拖著希絲緹娜的亡靈們化作白霧消散開來……希絲緹娜無力地跪在地上。

咲夜有些不滿地對她說。

「為什麼在我要倒下的時候……你停止了攻擊？」

「啊……那是因為……你……」

希絲緹娜不知該怎麼回答。

咲夜想必也知道自己的善意的謊言已經敗露了。

但是，咲夜還是選擇哪壺不開提哪壺。

「我再說一遍，我的情況與你完全沒有關係。而且，我是做好了覺悟來到這裡的。廉價的同情是對對手的侮辱」

「我，我知道……我當然知道……但是……」

「難道你還會根據對手所遭遇的情況使出全力或是選擇放水嗎？」

「——！？」

希絲緹娜無言以對。

「如果是……那很遺憾，你不應該當魔術師。這種溫柔總有一天會讓你後悔……」

她說完這句仿佛是由衷為希絲緹娜感到擔心的話，便回到了自己的陣營。

希絲緹娜呆呆地看著她的背影漸漸變小。

沒過多久——

「啊啊啊啊，可惡！被他們擺了一道！」

「趕快走出來吧，希絲緹娜。只是咲夜同學在剛才那一局中打得更好而已」

科雷特和莉瑟等同伴們紛紛聚集到她身邊，給她加油鼓勁。

但是——

「我，我……」

希絲緹娜只像是聽耳邊風一樣，無神地聽著他們的話。

「……很奇怪」

「嗯，奇怪」

背後的卡修等啦啦隊成員以及愛蓮在扼腕悲憤——

而伊芙和格倫則俯視著希絲緹娜，作出冷靜的分析。

「確實白貓精神層面還是有點小孩子氣，還略顯天真。但她也已經肩負著責任的，真正的魔術師了。她深知自己是全村人的希望，事到如今應該不會去做放水那種傻事」

「但是，猶豫了。並且放水了。結果就是莫名其妙地被得了一分」

伊芙給出了結論。

「呃……到底是發生啥事了呢……」

「嗯，看不懂」

露米婭顯得有些擔憂。莉艾爾似乎也有不服。

「……這個情況……是照著某人的意圖發生的……？」

與搭檔相反，愛莎提出了一個很敏銳的問題。格倫懷著確信回答道。

「這是肯定的。將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變為可能……能做到這種事的，只有我們阿爾紮諾帝國人民的老朋友——『魔術』了」

格倫環繞賽場以及觀眾席一圈。

「恐怕……現在就有誰在賽場的某處對白貓那家夥搗鬼啊……」

（——看那個表情，他應該是發現情況有些蹊蹺了吧……）

時雨一邊看著遠處在觀眾席上的格倫一邊在心中發出嘲笑。

（看上去好像很楞，但實際上腦袋靈光得很……真可怕，真可怕……）

日輪國的首席魔術師咲夜的僕從兼主治醫師時雨。

身為隊伍的吊車尾的他其實還有另一個身份，那就是在日輪國幾乎已經失傳了的魔術——咒言的傳人。

咒言，是一種能通過單純的話語強行限制對手一些舉動的強力咒術，但是必須要承擔某種巨大的風險。

（我的真實身份是咒言師……這是連咲夜以及其他人都不知道的秘密……魔術師的底牌，當然是要保密的對吧？）



時雨吐出舌頭。平常會隱藏起來的咒言的術式現在浮現在舌頭上，驅動著魔術。

（但是，叫人『不許動』，就能停止對方行動，讓對方『去死』對方就會乖乖去死的傳說級的咒言師已經不存在了……我使用的咒言只不過是小把戲）

他收起舌頭，朝著希絲緹娜所在的西方望去。

（我的咒言並不是能限制對方行動的那種高級貨……只是『借助對手的心聲，將我的話像麻藥一樣強烈滲透到對方心裡』而已……按照西方的說法，這就是白魔術的精神支配攻擊吧？總之就是抓住對手心中的軟弱，讓對方動搖……效果只有這點，但是反作用卻很大，毫無疑問是個垃圾術式。雖然唯獨射程非常長……但是對擁有強大心靈的人完全不起作用）

這時，時雨壞笑起來。

（但是……對希絲緹娜卻有效！畢竟我有好好調查過啊！從大會開始到現在，我一直在觀察她……最後我確信她一定會中我的咒言！她的毅力還不夠強……錯以為魔術師是英雄還是什麼東西。其實並不是，魔術師並不是那種東西……哪怕是三流的魔術師，只要鐵了心，我咒術就不起作用。但反過來說，哪怕是超一流的魔術師，只要沒有覺悟就會中我的招！）

所以時雨才會在比賽開始前故意將咲夜家庭情況和病情透露給她。

這樣一來，咲夜在比賽中發作的時候，他的話就能更『深入人心』。

這正是時雨對希絲緹娜施的術——名為『咒言』的楔子。是一個僅僅用語言構成的，以希絲緹娜的良心為弱點的，無法避開的陷阱。

在上一場較量中，咲夜病情發作陷入危機的時候，時雨在遠處利用咒言對希絲緹娜搭話——『這樣真的好麼』。

咒言穿越了空間，像麻藥一樣在對手心中擴散，讓對方絕對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不出所料，希絲緹娜慌亂起來……導致了這樣的結果。

時雨滿足地壞笑著——

「……哼，謝謝你時雨」

突然被咲夜搭話的時雨嚇了一跳。

「怎，怎麼了咲夜！？ 」

「多虧你熬的藥湯，我輕鬆了很多……我還能再戰鬥下去」

咲夜雙手捧著藥水的容器，對他露出溫柔的微笑。

「這個仙藥和平時喝的不同，藥效非常強勁，對身體的負擔也很大……同時這也能用來暫時緩解癥狀。作為主治醫，我的建議是棄權」

「我知道。但是，我還不能輸」

「是啊」

聽到她滿懷決心的話，時雨心情複雜地點點頭。

他心中開始回想。

回想他從小一直見證過來的，咲夜的人生軌跡。

雖然有天生的疾病，但是為了家庭為了家人，她費勁千辛萬苦進入陰陽寮學習，付出常人無法想象的努力，爬上了今天的地位。

（你知道從沒錢換的簾子的間隙吹來的冬風有多寒冷刺骨嗎？你知道餓得連老鼠都想吃是什麼感覺嗎？你知道為了讓兄弟姐妹吃飽，把身體獻給下流的貴族們的屈辱嗎？這樣的她怎麼可能不能贏！？她不贏還有天理嗎！？）

他像是盯著仇敵一樣盯著可能會在他視線的另一端的希絲緹娜。

（沒錯，我是個渣滓，我是個肆無忌憚地踐踏他人內心的渣滓……但是……即便如此我還是要讓咲夜贏……！）

這時，中途休息時間結束——象征著第七局的後半段，帝國方面攻擊開始的信號彈被打上天空。

——比賽再次開始。

首先先扳平比分，挽回大局——

帝國懷著這樣的決心對日輪國發動猛攻。

這讓人感覺不到他們在上一場較量中被奪走一分後有任何的動搖。

然而——就差那麼一口氣。

帝國方面有很多可以突破防衛線得分的好機會。

但是，不管機會再怎麼好，就是無法拿下。

不管在誰看來，原因都出在好像顯得很吃力的希絲緹娜身上。

「哈……！哈……！哈……！」

從至今為止的較量中可以看出，只要是和『得分』有關的重要場面，兩隊的首席魔術師……希絲緹娜和咲夜一定會碰到一起。

而希絲緹娜在與咲夜對峙，展開魔術戰的時候……總是差點意思。

在最關鍵的時刻莫名其妙地猶豫，或是犯什麼很致命的失誤。

咲夜雖然身體狀態看上去也很糟糕，但她的精神頭很足。她似乎已經不管不顧，拼了性命去壓制希絲緹娜。

希絲緹娜的狀態甚至差到了連體力不支的咲夜都打不過的程度。

帝國代表團的成員也對她那種反常而差勁的表現感到不解與詫異……

「哼……為什麼……為什麼……我……！？ 」

希絲緹娜也對自己的狀態感到萬分不解。

咲夜則毫不留情地進攻。

「啊……啊……你就這點水平嗎！？〈焰克陽滅・急急如律令〉！」

咲夜用【縮地】繞到希絲緹娜側面，放出火焰的咒術。

火焰的旋渦襲來。

但是，希絲緹娜早已料到這一點。

（魔術陷阱——！）

黑魔【麻痹陷阱（Stun・Floor）】早已被設置在咲夜來到的地點。

（只要啟動了陷阱把她炸飛，然後做好受點小傷的準備一口氣沖破對方防衛線——就能扳平！）

就在希絲緹娜要啟動陷阱的時候——

「『如果幹了這種事，心臟不好的咲夜同學可能就會死哦？』」

『如果幹了這種事，心臟不好的咲夜同學可能就會死』

「——！？ 」

不知為何突然有了這種想法的希絲緹娜放棄啟動陷阱，而是選擇往後跳開。

咲夜放出的火焰彈接二連三地追著希絲緹娜落在地上。

火焰爆炸開來，熱氣擴散到四處，炙烤著皮膚。

「『再說，自己贏了又能怎麼樣？和咲夜不同，贏了又有什麼好處？輸了豈不是更能讓大家都幸福？』」

『——再說。我的目標到底是什麼……想要追趕自己的祖父？這又不是什麼遠大的理想？為了這種事我就要傷害別人，把別人踢下水嗎？』

「——我，我……！」

還沒完，還沒結束，還有好機會——

她搖搖頭，想要甩掉這個總在關鍵時刻出現的奇怪的自問自答。

只要用疾風腳穿過火焰彈的間隙，一口氣沖過去——就能拿分。

「『空蕩蕩的自己，真的有資格贏背負了那麼多重擔的咲夜嗎？』」

『——這真的對嗎？』

「我，我——！」

但是希絲緹娜沒有啟動疾風腳。沒能。

她選擇了黑魔【力牆（Force・Shield）】。

雖然眼前展開的光之障壁穩穩地防住了咲夜的火焰——

「咲夜同學！我們來支援你了！」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不會讓你把咲夜同學幹掉的啊啊啊啊啊！」

日輪國的選手們前赴後繼地朝希絲緹娜撲上來。

已經再沒機會強行突破了。

「……啊！」

這一刻——她完全錯過了良機。

希絲緹娜只能不甘地放棄了戰鬥，使用疾風腳後撤。

「唉，剛才那也太可惜了……！」

「還，還差一點點啊！」

在觀眾席上的卡修和溫蒂滿懷遺憾地看著希絲緹娜……

「……白貓，你……」

格倫一臉嚴肅地盯著神情顯得很痛苦的希絲緹娜。

賽場上，咲夜的後方——

「嘿嘿嘿……不好意思咯，希絲緹娜……」

時雨微微睜開一邊眼，吐著顯現出術式的舌頭壞笑著。

「比想象中的效果還要好。她雖然擁有天才級的魔術才能，但是精神上卻不是那麼回事啊……嘿嘿嘿」

在高度的魔術戰中，精神的強韌與否是勝負的關鍵。

「成效已經很明顯了。結束了。她已經完全崩潰了。遭遇那麼多次失誤與意外，她的自信心與判斷能力已經全無，恐怕發揮不出平常的一

半實力吧……哈哈，『只會逞口舌之能的魔術師』……說的好像也挺有道理」

他依舊在偷偷笑著。

正好在這時，宣告帝國側攻擊結束的信號彈被打上天空。

——之後的發展正如時雨所想。

在關鍵時刻總是判斷失誤的希絲緹娜在拖帝國代表團的後腿。不管怎麼攻，帝國代表團總是差那麼一口氣。

他麼依舊不能突破日輪國的防衛線。

而對帝國來說，日輪國的猛攻更是狀態不佳。

這樣下去日輪國會不斷得分，拉開與帝國的差距——觀眾們都篤定了這樣的預測。

然而——

「——哼！」

莉瑟——

「不會讓你們得逞的！」

列文——

「真會給人添麻煩……！」

吉布爾——

多虧各個戰鬥區域小隊長們的奮戰，他們目前還沒有丟分。

帝國將與日輪國的差距勉強維持在『一分』。

並且他們帶著這一分的劣勢一直打到了十二局前半段，日輪國攻擊結束的時候。

現在是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結束後就是第十二局——最後一局的後半段，也就是帝國最後的機會。

如果能在最後取得一分的話就進入瞬間死亡賽制，但是如果無法扳平，帝國就敗退了。

雖然兩隊都沒有出現掉隊者，但雙方的消耗都非常顯著，已經走到了極限。

現在，帝國代表團的氣氛非常凝重。

在觀眾們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中——

（討厭，帝國的人也太能扛了吧……）

場地東側……位於日輪國代表隊陣地某處的時雨表情並不明快。

（沒想到居然能糾纏到這種地步……正所謂精兵強將啊……）

「時雨……你覺得現在的我的狀態如何？」

咲夜靠著樹墩坐下來，一邊平複自己的呼吸一邊問道。

時雨把手貼在咲夜的額頭上，並給她把脈。

「說實話，很勉強了……下一句恐怕就是極限了吧……再多打一局都不行了……」

「是嗎……那就沒問題。總覺得我戰鬥時的狀態比平時都要好」

這應該就是精神凌駕於肉體之上的狀態了吧。



咲夜全身都像瀑布一樣冒著汗，臉色也很蒼白……但是她戰鬥時的表現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犀利。

（而希絲緹娜在我的咒言的影響下已經無法再振作起來，她的精神狀態已經不行了……這下贏定了）

時雨懷著這種陰暗的想法篤定了自己的勝利。

（沒錯……雖然一開始是嚇出了冷汗，但是只要下半場好好守住我們就贏……！如果這件事讓咲夜知道，她一定不會認同吧……但是贏就是贏……！這就夠了！）

另一方面，在觀眾席。

「我總算明白白貓狀態差的原因了」

格倫突然說出這句話。大家都看了過來。

「是咒言」

「……咒言……？」

「嗯，我也只是以前從瑟莉卡那裡道聽途說了一些，據說東方是有這種魔術的。它不是咒文，而是單純的『話語』。是一種直接對對方的心靈說話並以此控制對方的行動與感情的特殊催眠咒術……」

格倫給對這個詞感到陌生的露米婭作出解釋。

「我一直在觀察白貓到底是什麼時候才會出現那種奇怪的失誤。可以說是每次吧，那個名叫時雨的家夥都在比較近的地方。覺得這有點詭異的我一直用望遠魔術觀察他。他每次都在關鍵時刻嘀咕著什麼，舌頭上似乎也顯現出了類似什麼術式的紋樣……通過唇語來判斷，他是在對白貓說話——『贏了咲夜就沒有罪惡感麼？』……『你有戰勝咲夜的資格和覺悟嗎？』之類的……」

「這，這不就是……」

之前希絲緹娜和時雨對話時露米婭就在旁邊，所以她也大致能猜到是什麼情況。

所以，她的臉色是慘白的。

「嗯，白貓現在正在被她那與生俱來的良心所苛責。當然，現在的白貓也不會天真到給對手放水……但是她心中依舊留有些許溫柔與天真。咒言會將這種些微的天真無限增幅，侵蝕白貓的心。簡而言之，就是白貓受到了精神攻擊」

「那，既然如此……就用白魔【精神強化（Mind・Up）】防護住……」

「不行。【精神強化（Mind・Up）】是在心中加一層膜，遮蔽外界來的精神干涉。這對咒言沒意義。畢竟白貓那家夥並不是被別人蠱惑的……是她自己在迷惑自己」

希絲緹娜肯定也早就開始覺得自己是受到了某種精神攻擊，所以也早就嘗試【精神強化（Mind・Up）】了吧。

「唉……如果這是那個第十三聖伐執行隊的詭計倒還好辦……但是攻擊的人是選手的話，那這就是正當的魔術戰了。我們也沒辦法幫她」

伊芙表情嚴峻地說。

「……這就是成長太快所付出的代價吧」

「代價……？」

「嗯。希絲緹娜在魔導技術上是比以前有了飛躍性的提升。但是精神層面的成長並沒有跟上這種變化。被咒言蠱惑了……這個結論是沒錯，但是如果內心毫無破綻的話咒言也不會起效。如果面對這些『咒言』的介入，自己有明確的『覺悟』與『答案』的話就什麼事都不會有」

「！」

露米婭倒抽了一口氣。伊芙平淡地接著說下去。

「魔術師是傲慢而貪婪的。在這種一般人會去忌憚的感情的驅使下鍛煉自己的魔力，扭曲法則……所以謙虛而無欲無求的人是當不了魔術師的」

「……『為了自己的願望不惜將別人的願望扔進火爐』……麼？」

露米婭說出了這句所有目標成為魔術師的人最初都學過的一句話。伊芙點了點頭。

「這是魔術師的本質，這有好也有壞。能為了自己的欲望將他人踢下水，踐踏別人的願望嗎？為了達成目的，能舍棄天真與溫柔嗎？一般來說，『覺悟』與『答案』都是在不斷積聚力量的過程中漸漸變得明確的，但是……」

伊芙瞥了一眼在場地中低著頭的希絲緹娜。

「她成長得實在太快，在面對一定需要打倒的敵人時，她有了不退縮，奮戰到底的勇氣。但是她還沒有成熟到能面對魔術師陰暗的本質……」

「！」

「當然，從人性的角度來說，這種天真與不成熟是正確的，可以說是美德。但是這樣下去就成不了一個偉大的魔術師。空有天賦，但是卻因為『狠不下心』而荒廢的『天才』要多少有多少。這就是試煉。聽說這個咲夜・木葉是肩負著各種重擔來站在賽場上的。希絲緹娜如何面對她，作出何種選擇……這將會對她今後人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聽到伊芙的話，大家都神情凝重，陷入了沈默……

「哼哼哼……」

除了格倫以外。

「……你笑啥呢？」

看到完全乖離於現場氣氛的格倫，伊芙有些氣憤地斥責他。

「你知道嗎？你可愛的徒弟現在已經遇到人生最大的分歧點了！如果在這裡以這種方式敗退，她可能會後悔一輩子，可能之後再也無法振作起來——」

「是啊，這我當然知道」

但是格倫事不關己般回答。

「但是啊……我並不認為白貓不成熟，也絲毫不覺得她沒有明確的覺悟哦」

「啊！？但你看現在——」

「她不過是被陌生的魔術暗算，現在有些慌亂而已。她早就有了當上魔術師的覺悟，答案也很明確……這一點我很清楚」

說著，格倫站了起來。

他咯吱咯吱地壓了壓自己的關節，伸了個懶腰。

「而對於這樣的她，身為觀眾的我們……身為老師的我，該做的事當然就是——」

格倫一臉得意地從懷中掏出了某個東西，那是——

（我……到底在幹什麼……！？這種失態……！）

——這一時刻，希絲緹娜正雙手抱頭蹲在地上。

（大家都期待著我……而我必須要回應他們的期待……但我卻——）

「希，希絲緹娜學姐……」

「別，別太介意……偶爾是會出現這種情況的……」

「那，那，那個……我們會想辦法解決的……」

瑪利亞，弗蘭西奴，科雷特她們都擔憂地望著她，試圖鼓勵她……但是絲毫沒有用處。

『不行了嗎？』『到此為止了嗎？』……所有人都在拼命忍耐著，讓自己不要流露出悲觀的感情與神情。

忽然——

「希絲緹娜。我有話要跟你說」

有人一臉嚴肅地對她搭話。

是莉瑟。

「莉，莉瑟學姐……？」

「首先，我毫不掩飾地陳述一個事實——現在的你是累贅。是你拖了隊伍的後腿」

不管是誰都多少能感覺出來這一點。就連希絲緹娜也這樣認為。

但是在這個事實被點出來的那一刻，希絲緹娜還是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確實，人的狀態有好有壞。但是，既然陷入了會給隊伍拖後腿這種級別的極差狀態，並且還不能恢復，那麼身為首席魔術師的你就必須作出抉擇——在最後這一局裡你是否還要繼續當總指揮？還是說要把指揮的任務交給別人？」

「我……」

「我們是帝國代表。我們不能給祖國蒙羞。所以我們必須盡可能選擇勝算更高的路線……你覺得如何？希絲緹娜・菲貝爾」

「……………」

沈重的沈默。

所有人都一語不發，注視著莉瑟和希絲緹娜。

「我……」

她思考起來。

（把指揮權交出去……也是個不錯的辦法……）

因為，就是做不到。

一看到為了自己的目的賭上性命，拼命戰鬥的咲夜……心中就會有抹也抹不去的躊躇與迷惘。手會停下來，腳也很重，喘不上氣來。

罪惡感不斷地湧上心頭。

（我有什麼需要戰鬥到那種地步的理由嗎？沒有付出任何辛勞，沒有經歷任何苦難活到了今天的我……到底有什麼理由去打敗拼命掙紮著的咲夜同學，把她的人生毀掉呢……？）

沒有。

感覺贏不了她。

想要追趕自己的祖父？這什麼理由？這理由也太單薄了吧。

我真的要為了這種胡鬧一樣的理由把為了家人而燃燒自己不久的性命戰鬥的咲夜同學打敗嗎？這種事真的能被容許嗎？這是正確的嗎？

（不行……我已經……無法與咲夜同學戰鬥了……我要受不了了……）

她像是無法承受自己內心的重負一般低下頭……

並且——

「對不起……我堅持不下去了……莉瑟學姐，之後……」

——就在她話說到一半的時候。

轟！

一道粗壯的光束從觀眾席的某處竄上天空，發出巨響。

那猛烈的光芒將整個寬闊的競技場一時間染成了潔白——在下一個瞬間。

光芒的源頭與天空之劍形成了巨大的光柱，穿破了雲霄，飛向了廣袤無垠的天空中——

「什——！？ 」

遲了半秒，光芒的沖擊波與余波總算傳到希絲緹娜她們面前——樹幹樹梢，頭髮，長袍的衣擺都被狂風吹拂起來。

「剛，剛才的是……」

這個景象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

這是黑魔改【滅絕之光（Extinction・Ray）】——格倫的魔術。

「老，老師……！？ 」

希絲緹娜有些不解地望著位於觀眾席的光源，直勾勾地盯著那邊——

一片寂靜……

所有人對突然將傳說中的大魔術黑魔改【滅絕之光（Extinction・Ray）】打上天空的格倫的荒唐舉動感到詫異，對這炫目的光芒本身感到詫異——

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的幾千名觀眾都像是石化了一樣，呆在自己的位子上。

「呵」

在其中心——格倫一臉得意地把自己的左手舉向天空。左手還劈裡啪啦地閃著魔力的紫光。





「……有個毛意義？」

伊芙一臉無奈地吐槽。

格倫小聲念叨了什麼咒文，然後用手指戳了戳自己的喉嚨，對寂靜無比的競技場——

『希絲緹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用極其刺耳的音量大喊。

這是被魔術超增幅過的音量。如火山在身旁噴發了似的超大轟聲將周圍捂住耳朵的觀眾像風吹樹葉一樣吹飛了。這已經是超擾民的，災害級的大噪音了。

但是，格倫還是要大喊。

要以自己最大的音量喊出來——

『你別管那麼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別人的情況和你沒什麼關係！不管你作出什麼選擇！不管有誰說你什麼！不管被誰忌恨！我都會站在你這邊！哪怕只有我！因為我是你的老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吵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沖回來的伊芙雙眼含淚地把格倫踢倒了。

「鼓膜都要裂了！話說你那麼啰嗦幹嘛！」

「好痛好痛！」

嘎吱嘎吱嘎吱——

伊芙在不停地踩踏趴在地上的他的後背。

周圍的觀眾們，卡修他們，莉艾爾以及愛莎都一邊捂著耳朵，一邊露出苦笑與無奈的表情望著這兩個人。

觀眾席的狀態被剛才的河東獅吼攪成一團。

——不過，希絲緹娜確切地聽到了剛才格倫的激勵。

「……老，老師……！？ 」

與格倫的交情也很長了。

她對格倫想說什麼了如指掌。

爭這一口氣堅持下去也行。覺得自己不適合並選擇放棄也行。

不管她作出怎樣的選擇都沒問題。

格倫總會認同她，總會站在她這邊。

聽到他傳達的這個信息——

「我，我……」

不管作出什麼選擇，不管被誰忌恨被誰咒罵，格倫都會在她身邊……都會認同她——

這種可靠感與安心感讓她的心靈得到了一些解放。

這時的她，忽然回想起來。

自己想要成為魔術師的契機——她的初心。

那已經是非常遙遠的，幼兒時期的記憶與畫面——

祖父仰望著天空城，像是在望著什麼令人懷念而又遙不可及的東西一樣。

天氣晴朗。陽光從萬裡無雲的天空灑下。那座浮在費吉托上空的若隱若現的城堡顯得格外清晰。

那一刻，那壯美的天空城與渴求著天空城的祖父的身影深深吸引了希絲緹娜。

祖父的背影，祖父的目光實在太過悲切——

懸浮在空中的夢幻的城池太過耀眼——

因為它實在是太耀眼，太壯麗——

那一天，那一刻，祖父的夢想就成了希絲緹娜的夢想。

——那就由我來——

——我要成為比祖父大人更偉大的魔術師——

——我要代替祖父大人解開天空城的謎團——

「……我不能輸……！」

頓時，一種仿佛靈魂在燃燒一樣的感覺支配她全身。

確實，她作為帝國代表肩負了所有人的期待，她也理解咲夜的情況。

但是自己心靈深處還有這比這些更重要的東西。

「我是沒有像咲夜那樣深重的理由……雖然我的夢想是個經常會被人輕視的，天真的夢想……但我不會放棄……！我也不想退讓……！所以我不能輸……！」

對自己靈魂的怒喝將在心中蔓延開來的毒藥，將無數盤根錯節的良心苛責一口氣掃清了——

「而且，即便是我有這麼渺小而愚蠢的夢想……老師依舊認同我……依舊會為我加油……！所以，我——！」

—————

「……你果然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嗎，希絲緹娜」

在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前廣場的一角——

在無人問津的人偶劇舞臺邊，大導師——費羅德・貝立夫一邊操縱著銀髮少女的人偶一邊自言自語道。他的表情顯得有些悲傷。

「……謝謝你……」

沒有任何人聽到他的這句話——

—————

「莉瑟學姐！求你了，就再相信我一次吧！」

希絲緹娜對莉瑟低下了頭。

剛才那種憔悴的狀態已經完全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滾滾的霸氣。帝國成員們都被嚇到了。

「這幾句我都太縮手縮腳了！這樣的失態我一定會挽回！所以再讓我來一輪吧！作為帝國的首席魔術師，我一定會打倒咲夜・木葉——」

定會取得勝利！所以——」

莉瑟冷不防地將手放到希絲緹娜的雙肩上。

她在近距離盯著希絲緹娜的眼……最後嘻嘻笑起來。

「看來你已經沒問題了，希絲緹娜」

「莉，莉瑟學姐」

「嘿嘿，你也別讓學姐太操心哦？」

說完，莉瑟轉頭看向其他人。

「各位，我們照著之前那樣來吧，以希絲緹娜為中心戰鬥」

「……！」

莉瑟鏗鏘有力地說完，所有人都用力點了點頭。

「我們來給希絲緹娜開路，給她制造機會……你能行吧，希絲緹娜？」

「當然可以！請包在我身上！也拜托大家多多幫助我——！」

希絲緹娜強有力地宣言。

不論結果如何，這都是最後一局了——

第十二局後半——帝國方面的最終攻擊開始了。

「怎，怎麼回事！？不會吧！？」

比賽開始後不久。

看到各個區域的出現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時雨非常狼狽。

已經陷入絕望的帝國陣營展現出了仿佛比賽才剛剛開始一樣的高昂士氣，給日輪國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而且令人驚訝的不止這個——

「哈啊啊啊啊——！〈呼嘯吧暴風之戰錘〉！——〈第二發〉——〈第三發〉——！」

是沖在最前面，用疾風腳在場地中飛速穿梭並用壓倒性的火力將日輪國成員打得七零八落的希絲緹娜。

她勢如破竹，仿佛是要發泄至今為止的憤懣。

日輪國的所有人都被她的強大所壓倒，紛紛後退。

「為什麼！？為什麼她複活了！？難道是因為剛才那個意義不明的聲援！？那到底是什麼魔術啊！？」

但是恢復不是大問題，只要再讓她崩潰就好了。

時雨很快平息了自己的慌亂，啟動刻在自己舌頭上的術式。

他盯著從遠方漸漸逼近的希絲緹娜……仿佛是在對她耳語一般——

「『重申一次，如果贏了的話咲夜的人生和家庭就會變得一團糟……這麼過分的事……！』」

「給老娘閉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希絲緹娜大吼起來，像是要將心中的迷惘甩開。

她發射了預先詠唱好的黑魔【火焰爆擊（Blaze・Burst）】。

「嘎啊啊啊啊啊！？」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

日輪國的兩位選手被在賽場上炸裂開來的爆炎炸向遠方——

「我是希絲緹娜・菲貝爾！雷多夫・菲貝爾的後繼者！那天我看到的天空以及我的願望——這就是我的一切！我向天空與我的祖父發誓——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來妨礙我！哪怕是我自己！」

刷啦——！

「嘎，啊！？」

突然，時雨狂吐一口血。

舌頭裂成了兩瓣，喉嚨流膿，肺部被粉碎——

（嘎，呃——！？不行，『報應』來了……我的法術已經完全失效了……）

這個乍一看似乎無敵的咒言需要付出很大代價。

萬一咒言被對方克服，至今為止對對方下的所有詛咒都會轉化成損傷，反饋到自己身上。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嘎啊啊——！？（不行，要死了……這樣下去連呼吸都……）」

時雨對漸漸逼近自己喉嚨的死神感到恐懼。

這時，有什麼人扶著他的背，念叨了什麼。

是咲夜。



時雨的呼吸隨即變得暢通起來，雖然他還不能說話……但似乎已經從生命垂危的狀態中走出來了。

「……時雨，我好像猜到為什麼希絲緹娜同學會在和我戰鬥的時候發揮失常了……」

「！？」

「這個我們之後再聊吧……現在我只想給這場與強敵的決戰畫上休止符」

她撂下這句摸不透她感情的話後就去了前方。

她敏捷地趕往了希絲緹娜所在的位置。

「……咲……夜……」

時雨只能無力的垂著頭，目送著她遠去——

現在，東側的場地中央陷入了大混戰。

雙方所有的成員都集中到這裡，朝對方發射魔術。

雷擊，吹雪與業火像颶風一樣席卷，式神，精靈與使魔正面沖突，將場地化作混沌的戰場。

在這場波濤中心的，自然是希絲緹娜——

「〈劍之少女啊・揮舞風神之利刃・於大地起舞〉」

以希絲緹娜為中心展開的無數風之刃將朝著她撲來的式神大軍紛紛斬落——

——並且用疾風腳往前沖刺，撕裂敵人的陣型。

「快阻止她！」

「不能讓她再前進了——！」

日輪國的成員們一個又一個地站起來阻止希絲緹娜的猛攻，他們接二連三地詠唱咒文，齊心協力築起結界，召喚式神堵路，用攻擊咒文的彈幕進行牽制。

一般來說面對如此多的阻撓，哪怕強如希絲緹娜也會不得不放緩腳步，但是——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從旁邊跳出來的賈魯以他的怪力揮舞大劍，將擋在希絲緹娜面前的結界劈開。

「不會讓你們得逞的！」

「你們的對手在這裡！」

「哼……就當是種消遣吧……」

面對洶湧的式神大軍——科雷特使用魔鬥術，弗蘭西奴召喚出白色天使，基尼揮舞著帶有起爆符咒的手裡劍——

「〈霧散〉——〈2〉〈3〉〈4〉〈5〉——」

朝希絲緹娜襲來的雷擊與火焰等法術則被吉布爾的黑魔【三屬消散（Tri・Vanish）】的連續詠唱——化解。

「——各位！？ 」

「這裡就交給我們吧，希絲緹娜！」

鏗——！

陰陽師少女從身旁的樹木背後跳出來，企圖偷襲希絲緹娜。

但是她的斬擊被莉瑟的細劍檔開。

「雜魚的清掃工作就交給我吧」

「希絲緹娜學姐！就是幹！」

列文與瑪利亞——

「……………」

以及寡言的海因克爾——

為了讓希絲緹娜走得更遠，大家都豁了出去，拼了命的在消耗魔力釋放魔術——

「……謝謝你們」

「疾風腳！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嗖——

仿佛是在呼應大家的期待一樣，她的疾風腳瞬間就突破了日輪國的包圍網，將一切都甩在腦後。

她的風壓造成的沖擊波給森林開出了一條大路——

「——單挑！」

日輪國最後方。

守護著防衛線的咲夜預感到了這一刻的到來。

氣浪之中的希絲緹娜已經逼近了咲夜。

彼此距離100米，再過兩秒左右，兩者便會激烈沖突。

希絲緹娜和咲夜雙方的魔力與體力都消耗到了極限，也沒什麼功夫再去看什麼計謀策略了。

接下來是純粹的，力量的較量。

不，應該說看的是雙方哪邊對勝利的渴望更強烈。

「咲夜同學——！」

希絲緹娜朝咲夜直線加速——

她朝疾風腳注入了更多魔力，匯聚更多的風，飛得更快——朝著咲夜  
徑直飛去飛去飛去飛去——

「希絲緹娜同學……！」

而咲夜則翩翩起舞般展開各種術式，在希絲緹娜與自己之間構築結界  
結界結界結界……

她絞盡魔力，展開了無數層阻擋希絲緹娜前進的障壁。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希絲緹娜朝前舉起左手——攻擊性的風之魔力匯聚到她左手。

她直接撞上了結界。

嘩啦！嘩啦！嘩啦！嘩啦！

希絲緹娜接連不斷地打破結界並保持著原本的超快速度突進突進突進  
突進——

「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布留部・由良由良止・布留部  
>」

為了盡可能地拖住她的冲刺，咲夜召喚了那群死者們。

但是，面對死靈大軍構成的密集包圍網——

「〈服從於我吧・風之臣民・我乃風之公主〉——！」

希絲緹娜使出黑魔改二【暴風領域(Storm・Grasper)】，朝全方位發射強大的風之炮彈——死靈像是塵埃一樣被打得落花流水——

彼此的距離——零。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

灌著疾風的希絲緹娜左掌與充滿了魔力的咲夜的扇子激烈沖突。

唰——！！

希絲緹娜頂著咲夜不斷往前進。

手掌與扇子對峙著，兩種不同的魔力在強烈碰撞著——

咲夜的鞋底擦著森林的地面不斷被往後推，但兩人往防衛線移動的勢頭確實衰減了一些——

距離突破防衛線還有50，40，30，25——

「咳！咳——！我不能輸……我不能輸……！為了弟妹們……！為了我的家人……！」

或許是實在撐不住了吧，咲夜捂住胸口狂吐鮮血，打她還是把魔力注入到扇子和腳上，抵抗著希絲緹娜的重壓，並試圖將她推回去。

「我——我也有不能退讓的東西！我對祖父大人發誓了……！發誓我要成為超越祖父的偉大的魔術師……要解開天空城的謎團——！！」

已經出現魔力缺乏癥癥狀的希絲緹娜一邊激烈咳嗽，一邊給手掌給疾風腳注入更多魔力。

「而且——」

希絲緹娜咬緊牙關。

不知為何，在這個緊要關頭自己心裡想起的是那個看起來懶洋洋的不正經的老師。

「我想讓他……讓老師……見證這一切——！」

希絲緹娜的勢頭快要被完全停下——咲夜就要贏了——

但是就在這時——

「我想讓老師一直看著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

伴隨著發自內心的吶喊，希絲緹娜絞盡最後最後的力氣——用力往前踏了一步。

轟——！

「啊——」

剎那間，咲夜的身體飛向了空中——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化作風之炮彈的希絲緹娜，仿佛是決堤的洪水一瀉千裡，一口氣沖過了剩余的十米距離。

已經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止她。

她毫不留情地突破了日輪國的防衛線。

唯有這一天，唯有這個時刻……

（太快樂了……希絲緹娜同學……賭上自己的一切和你競爭……是多麼愉快的一件事……）

明明輸了，自己卻不禁露出了笑容。連自己都沒想通是怎麼回事。

「恭喜你，希絲緹娜同學……能與你相遇……真是太好了……」

她自言自語道——

咲夜委身於這種令人舒爽的疲勞感之中，她的意識也在重力的牽引之下不斷下落——

日輪國首席魔術師，咲夜・木葉無法繼續戰鬥。

即便暫停時間耗盡也無法恢復到能上場的狀態。

因此——

幾發宣告阿爾紮諾帝國代表團勝利的照明彈被打上天空。

帝國奇跡的大逆轉將會場帶入了更進一步的狂熱之中。



### 第三章 更幽深的黑暗

「哦哦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幹得好，希絲緹娜！」

「恭喜你們殺入總決賽！」

與日輪國的比賽結束後，回到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選手休息室的希絲緹娜他們受到了卡修溫蒂等啦啦隊成員的熱烈歡迎。

「希絲緹iiiiiiiiiiii——！太好了aaaaaaaaaaaa！」

愛蓮一把抱住了驚慌地眨著眼睛的希絲緹娜。

「你們幹得漂亮……值得誇獎」

「嗯，大家都很帥」

「啊哈哈……如果沒有軍方這層身份，我也好想登上這個舞臺啊……」

伊芙，莉艾爾，愛莎也各自對他們表示稱贊。

「誒嘿嘿！露米婭學姐，你有看到我的活躍表現嗎！」

因為剛剛才比完賽，選手們都有些疲憊，除了瑪利亞。她活潑地撲向了露米婭。

「嗯嗯當然看啦。你很努力哦」

「啊哈哈……對吧？對吧？」

「嗯，不過相比起來你還是最不活躍的那個」

「吉布爾學長你個鬼畜眼鏡！」

瑪利亞淚流滿面地反擊吉布爾的吐槽。

大家都開心地笑了起來。

科雷特，弗蘭西奴，基尼——

賈魯，莉瑟，海因克爾——

卡修，溫蒂，特蕾莎，塞西爾，琳——

不論誰都由衷為阿爾紮諾帝國的勝利感到高興。

「……………」

或許是因為比賽的余韻還麼完全消散，希絲緹娜心不在焉地望著這樣的畫面。

「……白貓」

「啊……老師……」

格倫嘻嘻笑著來到希絲緹娜面前。

「幹得好。辛苦你了」

格倫對她伸出個拳頭。

「……啊……呃……那個……」

希絲緹娜忽然回想起了格倫在比賽之中給她送出的那個，聽起來令人非常害羞的鼓勵。

回想起了——自己總算認清了的心意。

所以，她根本不敢看格倫的臉，而是紅著臉低下頭——

但是最後，她還是露出了和格倫一樣的，像太陽般得意的微笑——

咚——他們無言地把拳頭對在一起。

……就在這時。

「……打擾一下」

有人進入了阿爾紮諾帝國的休息室。

「你們是……」

是咲夜和時雨。

他們似乎是在比賽後接受了專業的治療。雖然臉色還是不好，身上也有很多尚未愈合的傷口，但是走路說話已無大礙。

「呃……兩位有何貴幹呢？」

希絲緹娜也有些不解地迎接這兩位意外的客人。

突然，時雨一步上前，以非常端正的姿勢對希絲緹娜低下頭。

「……真的……非常抱歉……！」

「！？ 」

帝國人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只有察覺到事情真相的格倫和伊芙等一小部分人露出了略顯複雜的表情。

「我……我……雖說是為了祖國，但我還是對希絲緹娜同學幹了非常過分的事……！我知道道歉也無濟於事……但是，對不起……！」

莉瑟感到莫名其妙。

「道歉……？你到底幹了什麼呢？」

「……那個……其，其實……我，對希絲緹娜……」

時雨想要解釋原因。

「停！」

希絲緹娜卻止住了他。

「時雨同學，我不知道你對我做了什麼，並且我也不想聽」

「但，但是……」

「而且，即便是你真的動了什麼手腳……那也不過是在堂堂正正的比試中的一種戰術手段……不是嗎？」

「……！」

時雨看著希絲緹娜的眼睛。

聰明的希絲緹娜當然早就洞察了一切。

在洞察了一切的基礎上，她還決定不去追究。

「所以，這個話題到此為止……好麼？」

聽到希絲緹娜的話——

「哈……哈哈哈……真是一輩子都贏不了你啊……完敗了……」

時雨像是服氣了似的，望著天花板發出感嘆……

「……我也要對你道歉，希絲緹娜同學」

「咲夜同學……」

「並且，我還要向你獻上贊賞……恭喜你殺入總決賽……就讓我們將對勝利的渴望寄托在你們帝國身上吧」

希絲緹娜知道咲夜背負的重擔以及她的情況。

但是在戰鬥中，她還是貫徹了自我，將咲夜打敗了。

一想到『戰勝咲夜』這一舉動會對她今後的人生帶來多大的苦難——說實話，還是很惆悵。

但是——

「沒問題的，希絲緹娜同學」

——咲夜爽朗地笑起來。

「我還活著。只要我還活著……我就能往前進。雖然很遺憾這次沒能斬獲最大的榮譽……但只要我還活著，我就可以尋找其他出路，能往前走……甚至還有可能找到克服疾病的方法……總有一天……」

咲夜看了一眼時雨。

時雨也無言地點點頭，像是在說『包在我身上』——

「所以，你不需要太在意我，希絲緹娜同學。你只需要在你相信的，你追求的道路上走下去。這也是……把我們打敗的你所肩負的責任」

「我知道。我很高興能和你們相遇」

「我也是……在這場戰鬥中我收獲了很多」

「……我也是」

收獲確實是很多。

自己想要走上道路，自己的覺悟——這是一次直面自己的好機會。並且——

希絲緹娜偷偷瞟了格倫一眼。

而格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們好重啊，快離開我！莉艾爾！？好痛，好痛——好痛啊啊啊啊啊啊！？嘔——！」

他被瑪利亞，科雷特，弗蘭西奴纏住。

不知為何顯得有些生氣的莉艾爾想把少女們從格倫身上強行扒下來，於是格倫脖子被勒緊了。

她直勾勾地盯著看上去一點都不正經的他。

回想起比賽中他說的話——臉頓時紅了起來，心臟跳得越來越劇烈……但是，這種感覺非常舒服。



所以，她已經確鑿地察覺到了自己的心意。

毫無掩飾的余地——

（啊，我……已經，已經無可救藥地喜歡上老師了……）

想讓老師見證著自己朝著目標邁進。

想讓迷失了目標的老師看一看已經在朝目標邁進的自己。

雖然一句話會有兩種意思，但她希望是兩者都有。

她已經喜歡到了這個份上……

看到望著格倫的希絲緹娜——咲夜意味深長地笑了起來。

「哼哼……你要加油哦，希絲緹娜同學」

「咦！？什麼加油！？」

結果，害羞的希絲緹娜還是和往常一樣，紅著臉開始裝傻。

一群人正享受著這種和樂的氛圍。

「啊，對了！各位，其實我有個大寶貝！」

瑪利亞突然舉起手大喊起來，然後跑到放在休息室一角翻找起自己的行李。在大家的注視下，她從行李中取出了一個像大盒子一樣的東西——

「鐺鐺！這是我的照相機！」

那是通過含銀的藥劑在畫面上顯影以達到記錄某個景象的效果的裝置。

「……喂，瑪利亞。你帶那麼大個東西過來幹嘛……？」

「因為我想拍下位於米拉諾的各大教堂作為紀念啊~」

「你特麼是來旅遊的吧！？你還記得自己是來幹嘛的嗎？」

「好痛好痛好痛！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格倫用雙拳猛鉗瑪利亞的太陽穴。瑪利亞淚流滿面發出哀嚎。

「總，總之，難得大家齊聚一堂，我們就來拍一張照片留念吧！」

確實是只有樂天的她才想得出這樣的點子。

「唉，明明比賽還沒結束，倒不如說接下來才是重頭戲……也太心急了吧？」

「……沒什麼不好呀老師，我覺得這個提議很好哦？」

「不愧是露米婭學姐，就是通情達理！」

聽到露米婭的贊同，瑪利亞嘰嘰喳喳地歡呼起來。

格倫姑且往伊芙那邊看了一眼。伊芙只是一臉平淡地聳了聳肩，像是在說『隨便你們唄？』

「啊，對了對了！機會難得，咲夜小姐們也一起吧！？」

「咦！？我們也……？」

「不不不……我們是局外人吧……」

「不用客氣不用客氣，我們不是才剛使出全力打過一架嗎？不打不相識！來吧來吧！」

這種場面就是射交狂魔瑪利亞的主場了。

於是，咲夜他們也糊裡糊塗地參加了進來。

「咦，帝國的各位……我本是想來說句恭喜的，結果發現你們好像在玩什麼有意思的東西哦？」

「咦？！阿迪爾先生！？你們啥時候來的！？」

是第一場比賽的對手，哈拉薩代表團的阿迪爾和艾希德。

「那麼，我們也能參與進來嗎？」

「當然OK呀！歡迎歡迎！」

「喂，阿迪爾……你幹嘛擅作主張……我，我才不想……」

「來嘛來嘛，這種事就是圖個樂呵」

阿迪爾說服了不情願的艾希德。

「那就請大家來到房間外吧！」

一群人在瑪利亞的號召下往門外走。

「哈，無語……這幫人真是閒得沒事做了」

「嘿！伊芙小姐也要來哦！」

「嗯，畢竟機會難得！」

「咦！？等，等一下，你們不要拉我——！」

想要留在原地的伊芙被卡修和溫蒂強行帶走了。

格倫，希絲緹娜和露米婭互相看了看——露出了苦笑。

而莉艾爾則不解地眨了眨眼睛。

就這樣——

「來來來，要拍了哦！大家再靠近一點！」

在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的前門廣場。

炫目的陽光照射著競技場，使這幢建築物看上去潔白而壯觀。

一群人以它為背景隨意站在一起，隨意擺出pose。

有人露出笑容，有人板著臉，有人露出略顯無奈的表情。

隊伍的中央，是嫌麻煩的格倫以及好像有些生氣的伊芙，開心的露米婭以及顯得害羞的希絲緹娜，還有和往常一樣睡眼惺忪面無表情的莉艾爾。

「好好好，設定好了！」

把相機放在腳架上，設定為定時拍攝後，瑪利亞一路小跑沖了過來……

「嘿！」

「哇！等，喂！瑪麗啊啊啊啊啊——！」

就在她強行擠入希絲緹娜和格倫中間的那一剎那——

——曄——

.....

……瑪利亞隨口提議的這個活動——

這張將他們青春的一頁框起來的照片——

成為了他們無可替代的，值得珍惜一生的寶物——

.....

——這一夜。

在位於米拉諾郊外的某個森林中。

「掃垃圾~♪掃垃圾~♪」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少女愉快的歌聲顯得格外突兀。

少女在森林中漫步，馬尾辮在背後搖晃。

她哼著歡快地歌謠，在昏暗的小道上前行。

「幹活~♪幹活~♪掃垃圾的幹活~♪」

這個奇怪的少女名叫伊莉雅・伊露修。

曾經以帝國宮廷魔導士團特務分室執行官番號18，〈月〉為名號行事的，強大的幻術使用者。

現在被帝國軍認定為去向不明的她——在這個時間，在這個森林裡散步。

「真是的~奧恰波特樞機卿一派的人真陰險~居然把要去暗殺法伊斯樞機卿和菲涅拉爾教皇的手下藏在這種偏僻的地方~」

她一邊露出微笑，一邊用冰冷的視線環顧周圍。

像她這種級別的魔術師，光是看看就能明白。

這附近被精巧地布了幾重驅人及隱蔽的結界。

面對這些就連一流魔術師都無法察覺到的高級結界，伊莉雅甚至沒對它們進行任何干涉，只是嗖嗖嗖地躲了過去並不斷往深處前進。

「咦咦咦……這是天之智慧研究會的高等邪惡魔術師慣用的結界系統呢。噗噗，奧恰波特卿絕對逃不脫幹系了♪」

伊莉雅流暢地在樹木間穿行。

「嗯，這個隱藏的結界確實是很厲害……但是對我這種級別的幻術士來說，還是欠點意思啊~」

最後……一棟房子出現在樹林的對面。

房屋的窗戶還透著光亮。

「好，那就開始掃除吧！如果現在那群臭和尚們被殺了導致帝國與王國開戰的話，我心愛的主人會很困擾的~」

——就在這時。

伊莉雅忽然停下了腳步。

「……咦？」

她感受到了——

恐怕是從那個房間裡散發出來的一一血的氣味。

定睛一看，本來應該緊閉著的房門居然是半開著的。

「……………」

伊莉雅的表情頓時變得冷酷而慎重起來。剛才那種調皮的態度瞬間消失了。

她小心翼翼地來到房門邊。

……血的氣味頓時變得刺鼻了很多。

（到底，是怎麼……？）

伊莉雅謹慎地打開門。

客廳內的是——

「嘿，我等你好久了……伊莉雅・伊露修」

一個優雅地坐在客廳深處的樓梯上，翹著二郎腿，支著拐杖的青年。

以及——鋪滿了整個客廳的鮮血，屍體，鮮血，屍體，鮮血，屍體，鮮血，屍體——

她看到的是一副仿佛人間地獄般的場景。

「你是……賈提斯……！元特務分室執行官番號11，〈正義〉賈提斯・洛範……！？」

「哦？你知道我？啊哈哈，那事情就好說了，其實啊，我早就想著和你好好聊一聊了……伊格尼特卿的走狗」

青年——賈提斯戴好了他大高帽，蹭地站起來，讓長款外套發出翻卷的聲音。

他做作地攤開雙手，像是在歡迎伊莉雅一樣。

伊莉雅在遇到這個意想不到的敵人後，一瞬間有些驚訝——

最後——

「唉……好麻煩……」

嘆了超大一口氣。

「我沒什麼話想跟你這個瘋子說。你是被我可愛的主人重點標記的危險人物——對我來說重要的只有這一條」

「謔謔，他這麼討厭我？伊格尼特卿以前有段時間非常贊賞我呢。我不過是稍微讓他蒙了個羞，他就這樣對我？」

「……主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雖然和預想的有點不同，但我就把『剿滅暗殺者』的計劃改為『剿滅你』的計劃吧？賈提斯先生」

伊莉雅笑嘻嘻地說。

「哼哼，為了感謝你幫我把這些暗殺者解決掉，我讓你死的痛快一點吧。就當是你的辛苦費了」

「呵呵呵……」

忽然，賈提斯開始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的」

「我奉勸你不要這樣做」

聽到賈提斯帶有嘲諷意味的話，伊莉雅眯起了眼睛。

「你的固有魔術……呃，是叫【月讀之搖籃】來著？改變世界認知，並且能對人進行絕對精神支配的幻術……」

「哦哦……？你調查得還挺周全？你是跟蹤狂嗎~好可怕~」

「乍一看這魔術是無敵的，但實際上沒有說的那麼好用……你的法術對我是不管用的」

「！」

賈提斯得意地有些嚴肅地眯起眼來的伊莉雅說明。

「首先，改變世界認知這個能力……就算是門外漢也應該知道，這種欺騙世界並將事實扭曲的法術非常占用深層意識領域並且非常消耗魔力。在改變認知的過程中，魔力會時刻被劇烈消耗，腦的深層意識領域也會被不斷占用……自己想扭曲的事實與現實差距越大，消耗就越大……所以在使用這個法術時，你根本沒法好好戰鬥……雖然至今為止你是碰巧蒙混過關了」

魔術有一個大原則，魔導第一法則『等價交換法則』。

通過咒文進行關聯，通過魔術式的激發改變自己深層意識領域，最後通過介入其深層意識領域所對應的世界法則，對世界進行改造……魔術就是這樣的技術。

如果自己的深層意識領域的空間本身就不夠的話，魔術根本就無法使用。

「另一個是完美精神支配術……啊，這個倒是有些麻煩。雖然你本身是個雜魚，但是只要辦法對了，你也足以打敗比自己強的人。當然，這對我也是毫無意義的」

於是——

「噗……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聽完賈提斯一本正經的說明之後，伊莉雅笑了起來。

她似乎打心底裡覺得好笑。

「有什麼好笑的？」

「呃不，那個……我只是覺得，賈提斯先生並不至於被軍中的各位害怕到那種地步」

她一邊擦著眼角笑出來的眼淚一邊說。

「大家都用非常恐懼的表情對我說你很可怕，讓我不要和你扯上關係，我還以為是怎樣一個危險人物呢……沒想到也就這點水平？動手之前還請你好好看看自己幾斤幾兩哦？」

似乎是被她這種高傲自大的態度激怒了吧——

「哼，你這臭小鬼……明明是個沒什麼能耐的三流卻還這麼會耍嘴皮子」

氣場突然變得可怕起來的賈提斯怒氣沖沖地說。

「哈！真是沒辦法……好吧，就讓你看看我和你到底誰上誰下」

「嗚哇，太遜了吧！這可是雜魚被幹死之前說的臺詞哦！」

殺氣充滿了整個空間——最後，突然爆發。

「就由我來教育教育你這不懂得如何跟前輩說話的臭小鬼吧……接招！」



賈提斯揮舞雙手。

擬似靈素粒子粉末從手套中飛散出來——人工精靈們出現並包圍了伊莉雅。

「呀哈哈哈哈哈哈！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

賈提斯舉起手發出號令。

虛偽的天使扛著槍拿著劍，從四面八方朝伊莉雅飛來。

無處可逃，伊莉雅毫無疑問會被插成肉串。

但是，就在這時，伊莉雅無視了眼前的賈提斯，她轉過身指著背後空無一物的空間。

「好，【月讀之搖籃】！結束了！」

伊莉雅的指尖發出白色的亮光——

這一瞬間，所有的人工精靈都停下了。

——就連站在伊莉雅正面的賈提斯也。

「~~~！？ 」

「唉……<瞧我說什麼來著>」

伊莉雅打了個響指。

黑魔【解咒（Despell・Force）】——抵消對方魔力的法術發動了。

一個藏在所指的那個空間中的人顯出了原形。

那個人就是——

「怎，怎麼可能……！？ 為，為什麼……為什麼你能明白！？ 」

驚訝地瞪大眼睛，額頭上冒出冷汗的賈提斯。

【月讀之搖籃】的精神支配術已經發動，賈提斯已經一根手指都動不了。他狼狽地僵在原地。

「直到剛才和我說話的賈提斯先生是人工精靈，對吧？」

「——！？ 」

剛才在伊莉雅的正面與她對話的賈提斯像人偶一樣停下了動作，仿佛是在印證她的話。

「而且，你有近乎與預測未來的能力來著？但是，你所預測的結果本身就是我制造出來的幻象……這樣的可能性你難道就沒考慮過嗎？」

「什——！？ 」

賈提斯面色鐵青。

「難，難道說……！？ 是改變認知！？ 你用幻術把我的認知改寫掉了麼！？ 你的幻術有這麼——」

「嘿嘿嘿，我這就讓你解脫~」

伊莉雅拔出短劍，蹦蹦跳跳地朝著賈提斯走來。

「呃，這裡，這裡還有這裡……對吧？ 看不到的刀刃……」

「……咕？」

守護賈提斯的最後的屏障——配置在空中的〈無形的神之劍〉也被伊莉雅輕鬆躲過。

最後，她來到了無法動彈的賈提斯面前——

「好的，賈提斯先生，我要戳下去咯？ 可能會有點痛，麻煩你忍一忍哈~」

她保持著笑容揮下短劍。

「不，不可能……本大爺我怎麼可能會在這裡……本大爺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已經無法反抗的賈提斯發出了絕望的慘叫。

伊莉雅朝著賈提斯的心臟揮下了短劍——

啪！

血霧噴濺。

「……咦！？ 」

……是從伊莉雅的身體噴出的。

「……咦！？ 咦咦咦……？ 這……怎麼回事……？」

她無力地跪在地上，短劍也從手中鬆落下來。

低頭一看——自己胸口被深深地橫切了一刀。

再回頭一看，本該動彈不得的賈提斯以帥得令人有些不適的動作舉著原本插在拐杖裡的細劍，誇張地做著斬擊之後的跟隨動作。

「……到目前為止的劇情我都『料到了』」

唰。他甩乾劍身上的血並把劍收回鞘中。

「怎麼樣，我剛才那雜魚的模仿秀……我自認是不輸給阿爾伯特的實力派演技哦？其實之前為了掙取來這裡的旅費，我還在劇團打了工呢？常言道經驗是無價之寶……在劇團裡我確實是收獲頗豐啊」

賈提斯低聲笑著，俯視血流成河，在地上縮成一團的伊莉雅。

「還有這個名叫『居合斬』的斬擊，還好我練了很多次啊……畢竟東方的劍技又華麗又帥氣……一刀結束後真是讓人神清氣爽……嘿嘿嘿……啊，你知道麼？居合斬啊，在還不夠熟練的時候是經常會切到自己的大拇指的……你看你看我這裡還有疤痕呢！」

賈提斯像連珠炮一樣說個沒完。而且話的內容還無關痛癢。

「咳……為，為什麼……！？」

伊莉雅狼狽地發問，似乎覺得這一切難以置信。

「騙，騙人……這在呢麼可能……我的【月讀之搖籃】確實是命中了你……！從我進入房屋的那一刻開始……！」

「……………」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沒效果呢……！？」

面對伊莉雅這透著悲涼的問題。

「我一開始就說過了……你的法術對我是不管用的」

賈提斯無奈地聳聳肩。

「固有魔術【尤斯蒂婭的天平】……我的眼睛能將這世上所有東西轉化為數字與術式並讀取之……」

數字的洪流正在俯視著伊莉雅在他的眼中悅動。

「我看著的不是這個世界，而是構成世界的數字……幻術怎麼可能對我有效果呢？畢竟數字是不會說謊的……你所制造的幻象與幻影對我來說簡直是笑話，所以我才能無視幻影……你的精神支配也是」

「唔……啊……啊啊……」

「總之，也就是說……我是你的天敵啊」

伊莉雅開始劇烈顫抖起來。

身體使不上力。完敗了。

大意了。狂妄自大的人——是自己。

應該趁早逃脫的。根本不該與這樣的怪物為敵。

賈提斯用好像是在看垃圾的眼神盯著伊莉雅。

要被殺了。

到此為止了，明明目的還沒達成——

（……啊？我，我要死了？在這裡？那，那我至今為止……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種冷徹骨髓的恐怖與絕望讓她站都站不起來。

「不……不要！不雅不要不要不要……！」

蹲坐在地上的伊莉雅一邊嚎啕大哭一邊甩著頭求饒。

「求，求你了……！求你饒我一命！放過我吧……！我什麼都願意做！什麼都願意……！」

她把雙手合在一起，拼命對賈提斯求饒。

這個男人根本不可能會饒過她……雖然她理解這一點，但她還是忍不住要去求饒。

不能死在這裡，還不能死——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哎喲喂……看來是把你嚇到啦？」

賈提斯抽著肩膀笑起來。

「我本人……並不想把你怎麼樣」

「……咦……？」

「我一開始不就說過嗎？我是想和你『好好聊一聊』。是你自己解讀成我要殺你的啊，難道不對嗎？」

「……………啊……唔……」

「然後，我稍微讀取了一下作為伊格尼特卿的走狗為他賣命的你……你確實挺有趣的……雖然沒有格倫那麼有趣。哼，我倒是不反感你這種人」

說完，他拍了拍還在不停顫抖的伊莉雅的肩，孤身一人轉身從大門口離開了。

「所以，今天我只是作為一個前輩來鼓勵你的。加油哦，伊莉雅。人的心意就是力量。只要你堅定地走在你相信的道路上……你的願望總有一天會實現的」

留下這句話後，賈提斯消失不見了——

「……………」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伊莉雅像是放空了自己一樣，呆呆地看著賈提斯遠去的方向。

最後，她像這才回過神似的一拳錘在地面上。

「……瘋子……！？你，你又懂我什麼……！？可惡……！」

伊莉雅流下了屈辱與不甘的淚水……

「……姐，姐姐大人……我，我……！」

她的悲嘆與痛哭……不會被任何人聽到。

「……我回來咯，二位」

在黑暗的森林之中閑庭信步的賈提斯驀然停下腳步。

他面前是兩個人影。

一位是身穿白色戰衣的天使少女，還有一個是披著暗色長袍的青年——露娜和切斯。

「賈提斯，你真是個渣滓」

露娜一開口，就是對他的辱罵。她用似乎是在看什麼髒東西一樣的眼神盯著他。

「哎喲哎喲，怎麼能這樣說呢……我不過是在完成任務的同時順便鼓勵一下我的後輩而已」

「哼……然後你就會利用那孩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對吧？」

「怎麼會！？你看我像這麼卑鄙的人嗎！？我真傷心」

「你還有臉說……」

露娜已經氣不打一處來。

「賈提斯・洛範。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這時，切斯的話讓不斷變得緊張的氣氛有所緩和。

「你到底想幹嘛？你不是奧恰波特的盟友嗎？你不是想要幫助他達成他的目的嗎？……那你為什麼要殺了奧恰波特養的那一批殺手」

「那不是他養的，他們是天之智慧研究會的爪牙……所以這符合我的計劃」

賈提斯聳聳肩回答道。

「現在要撇清和他們的關係。當然，表面上會裝成是有不明身份的第三者阻撓了奧恰波特和組織的陰謀。而我們，則會超前於那個組織……嘿嘿嘿，你不信的話可以去問問奧恰波特哦」

切斯用極度懷疑的眼神盯著他。

「第二個問題，那個名叫伊莉雅的少女……你為什麼饒了她？如果她跟帝國的人通風報信，告訴他們你的事……」

「放心吧。她絕對不會向伊格尼特卿報告我的事。她會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而將剛才的『戰果』全部占為己有。她不得不這樣做。在伊格尼特卿面前她絕對不能出錯，必須要保持完美……這我算準了」

「……………」

面對滿懷自信的賈提斯，切斯拋出了最後一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關於阿爾紮諾帝國代表團。其實，如果想要達成你們的目的，你們大可不必等到明天的首腦會談……直接在今天帝國與日輪國的比賽中讓帝國敗北會更方便行事。你為什麼不利用我和露娜去幹擾帝國的比賽」

「？為什麼？……那當然是——」

賈提斯露出誇張的，顯得意外的表情。

「你們不是對格倫發誓說不會再幹擾帝國的比賽嗎？那我怎麼可能忍心讓你們去做這種事呢？」

「……！？」

不行，實在是無法理解。

不管是切斯還是露娜都完全無法理解賈提斯這個男人腦中想的是什麼。絲毫不能理解。

賈提斯心中的黑暗——實在是太過幽深。

「你們放心吧……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這句話仿佛透著對他們的嘲弄。



賈提斯朝著森林深處走去——

「開始了……明天大戲就要上演了……笑到最後的究竟是誰呢？」

在黑暗之中，比黑暗更加黑暗的那個男人發出了癲狂的笑聲——

在結束了日輪國激戰後的那個晚上。

在阿爾紮諾帝國代表團包場的，像貴族宅邸一樣的高級旅店裡。

這個旅店能直接從附近的溫泉引水，配備了能在旅店內部享受溫泉的超大浴場。

——所以——

「太厲害了，不管看多少次都覺得很漂亮啊！」

為了治愈賽後的疲憊，女生們一絲不掛地來到大浴場。

她們眼前的是由大理石鋪裝的地板以及豪華的雕塑構成的露天浴池。這個占用了旅店一大塊土地的露天浴場就像大海一樣寬廣。

灌滿了溫泉的水池散發著騰騰的熱氣，眼前被一片雲霧所遮蓋。這在夜晚星空的映襯下顯得格外夢幻。

「嗯~……比完賽泡個澡果然爽！」

「嘿嘿，辛苦你啦，希絲緹」

希絲緹娜在浴池裡升了個懶腰。露米婭對她露出笑容。

「嗯」

「你，你別在這裡遊泳啊，莉艾爾……」

愛莎苦笑著勸阻在浴場中央狗爬的莉艾爾。

「我們來給你搓背吧，莉瑟姐！」

「那就由我來給您洗頭！」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啦？」

科雷特，弗蘭西奴，莉瑟……

「……唔嘿，唔嘿嘿嘿……希絲緹的肌膚潔白美麗……」

「喂，愛蓮！？你好像總是離我特別近哦？」

正在發情的愛蓮……

「這溫泉是很厲害……呃，但是……連我們也有資格享用嗎……？」

「確實，是有點尷尬……畢竟我們只是來加油的」

「別在意那麼多啦，難得被邀請來」

琳，特蕾莎以及溫蒂……

「對對對，不用在意這麼多的，魔術學院的各位……咕嚕咕嚕咕嚕」

在稍微偏僻一點的位置把嘴沒到水裡的基尼……

「唉，來都來了，我也不想管那麼多了」

以及一路被生拉硬拽來的，已經放棄抵抗了的伊芙。

——所有人都毫不吝惜地在這個煙霧繚繞的溫泉中展露著自己富有個性而又極具吸引力的肉體與吹彈可破的肌膚。

正所謂，樂園。

熱氣，肌膚，以及艷麗的女性身體所構成的神秘與藝術的世界。

露米婭一個人悠閑地在喧囂，而又陣容豪華的浴池中享受著。

「辛苦你了，露米婭學姐！」

正好洗完身體的瑪利亞來到露米婭身邊。

她失禮地盯著露米婭豐滿的胸部看了好一會兒，然後羨慕地說。

「嗚哇，露米婭學姐的胸果然好大！正好！把胸給我吧！稍微分一點給我這個飛機場吧！」

「瑪利亞你真是的，在說什麼呢……」

露米婭露出有些困擾的笑容。

「咦？」

露米婭突然察覺到。

「怎麼了嗎？露米婭學姐」

「呃，那個……你的肩膀……」

啊，這個奇怪的印子？

瑪利亞看向自己纖柔的左肩。她左肩上有一個像是把一筆畫的『Z』重複畫了很多遍的奇妙的符號。

「這個東西……每當我身體暖起來，或是魔力開始膨脹的時候就會浮現……因為不痛也不癢，所以我不是很在意」

「……………」

這是一種——單純的直覺。



露米婭下意識地覺得這個符號是某種不祥的東西。想要和希絲緹娜商量一下的她轉頭一看——

「等——愛蓮！？你，你這真的是按摩嗎！？」

「當然是按摩啊~就讓我來把希絲緹的疲勞全都治愈掉吧！」

不知不覺中已經離開了浴池的希絲緹娜現在正滿臉通紅地趴在墊子上。

愛蓮拿著裝油的瓶子坐在她身旁，並用猥瑣的手指動作取了大量的油。

「這，這個油的量是不是有點多！？」

「沒事的沒事的」

「等，喂……愛蓮！？為什麼你要往自己身上也塗油啊！？你這個行為到底有何意義！？」

「沒事的沒事的」

「有事！這絕對是某種並非按摩的——」

覺得事情不妙的希絲緹娜想要逃走。

然而愛蓮在希絲緹娜逃跑之前就壓住了她的背……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誰來救救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沒事的沒事的……這是按摩……只是單純的按摩而已哦……」

看著似乎正在忙碌的摯友——

「……之後再找她吧」

露米婭露出了苦笑。

——與此同時。

「……………」

「……………」

「……………」

在旅館的談話室。

阿爾紇諾帝國代表團的男生們聚集在這裡。一種特殊的沈默籠罩著整個空間。

我有人讀書，有人躺在沙發上，雖然隨心所欲……但似乎並不蛋定。

從距離上來講，這個談話室和露天浴室的屬地好像很近，澡堂裡女生們嬉笑的聲音微微從敞開著的陽臺傳來。

「……………」

「……………」

「……………」

沈默。沈默。奇妙的沈默籠罩著整個空間。

最後，有人打破了這個仿佛會永遠持續下去的沈默……

「……我要上了」

是卡修突然『Duang』地一聲站了起來。

「我大概猜到你想幹嘛了，但是勸你不要」

吉布爾給他打了針預防針。

「不，我還是一定要去……」

卡修露出仿佛是接下來要去最前線赴死的士兵一樣的堅毅表情說。

「你仔細想想現在露天浴場裡的豪華陣容啊。那可是從我等敬愛的阿爾紮諾帝國各地奇跡般地聚集到這裡的超級美少女們啊！在漫長的帝國歷史中出現的神的惡作劇……這種奇跡，這種天堂，今後絕對不會再有了。現在不偷窺，更待何時啊……！？」

「但那毫無疑問也是個地獄」

吉布爾按捺住自己忽然感受到的徹骨的寒氣回答。

「麻煩你簡單計算一下現在集結在露天浴室的戰鬥力啊……說實話這完全就是噩夢啊，死路一條。與其去偷窺，我更願意和外宇宙的邪神啥的打一架啊……我對偷窺沒什麼興趣，我只是單純的從保命的角度上來講不想和這件事扯上關係」

「確實，你說的有道理……」

說著，卡修低下了頭……然後又猛地擡起頭。

「但是，即便如此男人還是有不得不上時候！不是嗎！？」

「！？」

「如果我現在逃避了……我覺得今後這一生恐怕也會找各種理由逃避各種事……不行，我不能讓自己的人生變成這樣！我不能逃避！我不能不去面對自己的本心！」

「卡修……」

「與自身的戰鬥……挑戰不可能的事——這才是真正的魔術師不是嗎！？……沒錯吧！？我說的對吧！？」

卡修突然燃了起來。

「你是傻子麼」

吉布爾和海因克爾像是對他失去了興趣似的把視線轉回到書本上。躺在沙發上的賈魯也不耐煩地翻了個身。塞西爾則是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

「不，確實你說的有道理」

——只有列文表示贊同。他颯爽地站起來。

「列文……你……！？ 」

「……我也認為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我直到剛才都覺得聰明人就應該老老實實地放棄。但是，這是……」

列文不甘餓握緊拳頭，憤恨地說——

「這就證明，我從一開始就從精神上屈服了。背負著克萊特斯名號的我，怎麼可能不戰而降……！我絕對不容許這種事的發生……！賭上光榮的克萊特斯之名——！」

「列文！」

「沒錯！不挑戰……不向不可能發起挑戰，還算什麼魔術師！還算什麼克萊特斯！多謝了卡修君，我差點就要墮落為不戰而降的敗犬了」

列文朝卡修伸出手。

「比起甘當一個不戰而降的聰明人，我更願意去當追求勝利的愚者」

「……嗯！我也是！」

咯吱！卡修緊緊地握住了列文的手。

此時此刻，比血肉之親更加深厚的友誼誕生了——

（……這幫人什麼毛病？）

在半開著眼的賈魯的注視下。

卡修和列文意氣風發地從陽臺往外走去。



他們的目標是露天溫泉屬地的角落——

「哼，你可別拖我後腿哦」

「嘿……能力上的不足我會靠熱忱與氣勢補足的！」

就這樣。

他們開始了對『不可能』的不渝挑戰與纏鬥——

—————

——結果不用說也知道。

不可能之所以叫不可能是因為它不可能。

嗖轟！啾哩啾哩啾哩！嘩——！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旅店屬地內傳來了魔術炸裂的聲音與兩個男生的慘叫。

「……？搞毛？」

窗外能隱約聽到的噪音引起了縮在自己房間裡的格倫的注意。

「……是錯覺？算了」

攤在桌子上的資料是明天的對戰對手——雷紮利亞王國代表團的各種數據。

格倫在一字一句地確認，打算從中找到一些對策。

「果然這個名叫馬爾科夫的人太突出了……阿迪爾，咲夜……這場祭典真是天才的展覽館啊」

看來在明天的比賽中希絲緹娜也將成為關鍵。

正當格倫作出這個結論時——

咚咚咚咚咚咚——

好像有什麼人從走廊上跑了過來……

梆！格倫的房門被狠狠踹開了。

「格倫老師！？ 」

「……欸，福澤爾……你居然還活著麼……」

那個因為一路冲刺而上氣不接下氣的人，正是來到米拉諾後就音信全無的阿爾紮諾帝國魔術學院考古學教授，福澤爾・路菲・埃托裡亞。

「你還在磨蹭些什麼！？快跟我來！」

福澤爾毫不客氣地走進格倫的房間，拉起格倫的後衣襟打算把他拖走。

「嘔呃——！？喂喂喂喂喂！？你，你要幹嘛！？ 」

「這不是明擺著的嗎！我需要你的幫助！快來！」

「啊！？憑什麼！？為什麼！？ 」

於是，福澤爾一臉不耐煩地從懷中掏出一張紙，然後把它塞到格倫面前。

紙上好像是從某處模寫下來的，類似符號的東西。

像是把一筆畫的『Z』重複畫了很多遍的奇妙的符號。

「這下你明白了吧？好，我們快走吧！」

「明白個屁啊！我完全搞不懂好麼！？話說我現在正忙著呢，根本沒工夫來料理你！」

「哼！你以為我是那種會顧及到別人的感受與情況的正常人嗎！？你忙什麼關我鳥事！我不忙就行了！」

「給我閉嘴吧！你個神經病！」

「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倫一翻身，甩開福澤爾的手並給他來了個過肩摔，把他砸在了牆壁上。

——十分鐘過後。

「……啊？總之就是那啥？你在這作城市發現了很厲害的遺跡……而且還是未開拓的地區。所以你讓我陪你去調查？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冷靜下來聽完福澤爾的解釋後，格倫長嘆一口氣。

「沒錯，兵貴神速，趁熱打鐵，這不是常識嗎？」

福澤爾把雙手交叉在胸前，得意地挺胸擡頭。

「再說，魔術祭典和遺跡探索到底哪個重要……你其實也很清楚吧？」

「嗯，雖然我平常被說是什麼不正經講師，但我總歸還是明白的」

「對吧？那我們就趕快準備起來，盡快出發！」

「出發你個大頭鬼啊！為什麼你會得出這個結論啊！？你的腦回路到底是怎麼長的！？」

格倫和福澤爾爭論不休。

「你也太任性了吧，都一把年紀了」

「這句話你有資格說嗎？三十七歲大叔！？」

「沒辦法……既然如此我就和你做筆交易」

「……交易？」

覺得肯定沒好事的格倫警惕起來。

「你之前不是拜托我解讀『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麼？雖然你給我的是抄本」

「嗯，它怎麼了嗎？」

「解讀結束了。我在調查米拉諾遺跡時用空閒時間解讀的」

「……啊？」

「哼，如果你願意幫我的話，我教你筆記的解讀方法。倒不如說，我們原本就是這樣約好的吧？」

格倫嚇得目瞪口呆。

過了半晌——

「你，你說什麼！？！？！？！？」

他發出了誇張的驚呼。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他想起了之前在阿爾紮諾帝國魔術學院裡校區時，梅貝爾——艾麗西亞三世所說的話——

——格倫老師。這個世界……這個國家將會面臨毀滅。

——如果，您想要對抗終將到來的毀滅……那您必須要走近真相……

——這個國家的誕生之史，王家血統的秘密，費吉托空中的『梅爾加裡烏斯天空城』還有禁忌教典。生前的艾麗西亞三世對這些謎團的重要考據……被記錄在了我『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上。

「你真嗎……」

格倫不禁咽了口唾沫。

格倫在成為魔術學院講師後……遇到了各種各樣不可理解的事。

露米婭的異能。

盯上露米婭的天之智慧研究會。

『Project: Revive Life』

古代遺跡，魔將星，炎之船，白銀龍，正義的魔法使的傳說——謎團不勝枚舉。

當然還有『禁忌教典』。

雖然這些要素非常分散……但是仔細想想就不難想到，它們背後可能有著什麼不為人知的聯系。

現在這些謎團將會被解明一部分……一想到這一點，格倫在興奮的同時還有一種類似恐懼的感覺。

「我知道了，我會幫你的……但是遺跡探索要在明天決賽結束以後行麼？」

「啊？為毛？我覺得現在就可以去啊？倒不如說，我們現在就去吧！」

「笨蛋，那可是古代遺跡的未開拓領域吧？不好好準備一下的話幾條命得不夠用吧？這種小事連你這個笨蛋應該也明白吧？死了不就寫不了論文了嗎？」

「……………」

似乎福澤爾也被這個理由說服了。

「原來如此，說得有道理……看來未知的神秘讓我一時亂了陣腳」

說著，他從懷中掏出一頁筆記遞給格倫。

上面寫著的是……

「……魔術式？這又是啥」

「我不是說要教你筆記的解讀方法嗎？你是值得信賴的人，所以我破例先把方法告訴你」

福澤爾壞笑起來。

「埃托裡亞家族秘傳的暗號和一般的暗號可不太一樣。普通的暗號只是將寫暗號的人記錄的信息偽裝起來而已」

「這不是當然的嗎，你還科普個啥呢？」

「但是，埃托裡亞家的暗號能將書寫者的感情，記憶等一切信息記錄並隱藏起來……在暗號文中形成一個小世界。也就是說，暗號的解讀者會名副其實地『體驗書寫者的人生』」

「啊？」

「因此，埃托裡亞暗號的解讀工作，不過是將打開這個追憶的小世界的『鑰式』給做出來而已……當然，制作『鑰式』的方法也是埃托裡亞家秘傳的，估計除了我以外沒人能做吧！噗哈哈哈哈！」

「不，不會吧……」

格倫從懷中掏出『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的原本。

「我想你應該猜到了，只有把『鑰式』用在原本上，你才能體驗寫作者的記憶。抄本只能用來制作『鑰式』。也就是說我還不清楚筆記的內容，我很好奇裡面寫了啥……也很好奇為什麼艾麗西亞三世會知道我們一族的暗號」

「……………」

「好了，快讀吧。讀完以後把內容告訴我。嗯？我？……哼，我不急！你先讀過確認過安全後我再慢慢讀！」

「……你，你這小機靈鬼……」

格倫一臉無奈地望著還是那麼狡猾的福澤爾。

話雖如此，現在除了解讀以外也沒有別的選擇。

（說不定……我現在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在逐漸升溫的興奮與感動這種，格倫在自己的深層意識領域展開福澤爾給的『鑰式』……打開了『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

詠唱咒文——

「<打開吧・打開吧・真理的大門——>」

魔力不斷膨脹，筆記封面出現了好幾重奇妙的魔術紋樣——

「<在我面前，展現真——>」

格倫正要把咒文詠唱完的那一瞬間——

『——等等，格倫！那是陷阱！』

一個少女異常迫切的聲音敲打著他的靈魂。

（——納姆魯斯！？）

他楞了一會兒，但一切都太遲了——

「<——理>」

當他想要停止詠唱咒文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詠唱完畢了。

頓時——

嘩——————！

奇妙的警報聲在腦中回蕩。

【系統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已被第三者翻閱篡改・查知到不正當的登錄・不許可】

【因為已遭受強制侵入・第一級隱藏模式強制啟動】

一個冰冷而無感情的女性的聲音在格倫腦中轟響——

「什——！？ 」

筆記發出炫目的光芒——並把格倫的心吸入了筆記之中。

「嗚，唔啊，啊啊啊啊啊啊！？」

自己的靈魂在被拉扯……這種平時不會體驗到的奇妙感覺讓格倫本能性地感到恐懼。

在一種浮遊感的包裹下，格倫的意識被卷入了洪流之中——



## 第四章 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 ~真相~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帶有大鐘擺的櫃鐘發出明晰而規則的聲音……不斷刺激著沈淪於黑暗之中的他的意識。

「……嗯……？」

意識逐漸清醒過來。

現在自己正站在……

「……書房……？」

這是一個四面的牆壁都被書架所填滿的昏暗的書房。

深處有一張古舊的辦公桌，桌上燭臺微弱的光芒勉強照亮了昏暗的房間。

或許是風從房屋的縫隙中鉆進來，燭臺上的火會時不時地搖晃。淡淡的光在空間中投射的影子仿佛是隱藏在深淵中的魔物——

並且——

哐，哐哐……哐哐……哐哐……

有什麼人在深處的辦公桌前專心致志地工作，它就像是藏在陰影中一樣，讓人一下沒注意到它的存在。

她用羽毛筆蘸了蘸墨水，正在寫著什麼。

格倫好像見過這個人。

她穿著王族才會穿的華貴的長裙，是一位將金黃色的頭髮束起來的美麗的中年女性。

而這個和露米婭有些神似的女性是——

曾經在裡校區的深處見到過的——

「……艾麗西亞……三世……？」

女性忽然停下工作，把羽毛筆放下了。

她脫下眼鏡，看著格倫微微一笑。

那是一種明顯脫離了『正常』範疇的，透著瘋狂的微笑。

『哼，呵呵呵呵……你來了？但是……一切都結束了』

她拉開抽屜，把某個東西取出來。

『我不會讓你得逞的』

她把那個東西緊緊地抵在了自己的太陽穴上。

『沒用的。這本筆記……不論你想怎麼隱藏，怎麼封印，怎麼破壞，它都會回到那個地方……直到它被送到能繼承我意志的人的手中……它就是這麼個東西。因為……這是最後的掙紮了』

「喂，你……你在說什麼呢……」

『總有一天……總有一天，繼承我意志的人會將你……！』

艾麗西亞明確地宣告……然後扣下了那個東西的扳機。

轟！

那個東西——老式的燧發手槍發出咆哮，巨大的槍口吐出鉛彈，毫不留情地貫穿了艾麗西亞的頭部。

嘩啦！鮮血與腦漿飛濺。

根本沒來得及制止她……一切發生得太過突然。

「什……」

格倫一臉愕然地看著臥倒在桌上的艾麗西亞三世的屍體。

『……笨蛋。你真的太蠢了……』

忽然，書房一角傳來了一個透著無奈的聲音。

『唉……這下玩完兒了……沒想到你居然在這兒交代了……這讓我接下來該如何是好……』

「納姆魯斯！？ 」

格倫轉頭看去，那個長得和露米婭一模一樣的少女——納姆魯斯正抱著雙膝坐在地上，並把臉埋在雙腿之間。

『笨蛋……你怎麼這麼輕易就上鉤了……！ 』

「喂，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事嗎？」

『還有怎麼回事！？ 你完了，傻蛋！ 』

納姆魯斯猛地站起來，怒氣沖沖地逼到格倫面前。

『我就用連你這種蠢蛋也能理解的話來解釋吧！有人在筆記本裡布下了陷阱。而你傻楞楞地上鉤了，然後你的精神就被囚禁在了這個筆記的世界中，永遠出不去了！遊戲結束！明白嗎！？ 』

「~~！？ 」

這比想象中更加嚴重的事態讓格倫皺起眉頭。

『……現在恐怕外面的人正圍著突然失去意識的你不知所措呢……如果他們理解到你再也醒不來了的話恐怕會更加不知所措吧……』

「可惡……！真的嗎……！？ 」

格倫一邊手捂住腦袋。

「喂，納姆魯斯……你如果知道的話為什麼不早告訴我……」

『你是巨嬰嗎！我又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時無時無刻不在跟蹤你啊！』

「那意思是說你有在跟蹤我咯……」

『而且我是真的不知道——在你啟動鑰式的前一刻！因為那個藏在筆記裡的陷阱太過巧妙！憑落後的現代魔導技術是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陷阱！能做到這種事的也只有那個人了……』

忽然，納姆魯斯陷入沈思。

『……不，難道說……這也就是說……？我知道遲早會出現……但那也就是說，已經……難不成是這麼回事……？』

「喂，關於設置這個無聊的陷阱的人你難道知道些什麼？」

納姆魯斯這種奇妙的反應讓格倫有了確信。



『! ?』

「快告訴我，那家夥是誰！你說的『那個人』是誰！？是我們認識的人嗎！？」

『……………』

納姆魯斯把視線轉開並保持沈默。

「你又不說話了！？喂，你能不能不要這樣啊！？現在可不是賣關子的時候啊！」

格倫憤怒地問。

『……以前我也說過的吧……』

納姆魯斯有些沮喪地說。

『我不是不想說……而是不能說。你必須憑借自己的力量找到『真相』……如果那是你憑借自己的力量找到的，那麼……那個歷史的『流向』就一定是正確的』

「……啊？」

『身為一介旁觀者的我要是全都說出來了的話……未來和過去就會產生無法預測的變化……我不得不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對不起……』

「……………」

納姆魯斯就像個被訓斥的小孩一樣垂頭喪氣。

格倫深深地嘆了口氣。

「……我知道了。我不問你了。但你也別露出這種想哭想哭的表情嘛……可惡」

『給你了……』

「而且……既然你這麼說了……既然你一起跟我到這兒來了……就表示，其實你也還沒放棄吧？」

『！』

納姆魯斯驚訝地瞪大了眼……最後，她用力點點頭。

『嗯，沒錯！你可不是會在這裡坐以待斃的人！你絕對，必須逃脫這裡！為了過去以及未來！因為你是我的——』

但是她說到一半——

『——哼』

——就像是在害羞一樣把臉扭到了一旁。

『總，總之。先尋找逃離這裡的辦法吧』

「……好」

重振旗鼓。

格倫重新觀察了一下房間。

昏暗的房間，埋沒了四周牆壁的書架，趴在桌上的艾麗西亞三世的屍體。

房屋一角的櫃鐘。以及書房的入口——

「……說是無法逃脫，但該不會——」

試一試能不能打開書房的房門走出去。

果然打不開。

姑且嘗試用開鎖絕活兒以及解咒文開鎖，但還是打不開。

而且好像出入口只有這一個。

「看來確實是被困在這裡了」

『我不都說了麼』

納姆魯斯鬧別扭似的把臉扭到一邊。

「能不能用滅絕之光把這個門或者牆壁轟開啊？」

「大哥，這裡可是精神世界，我們又不是被物理性地關起來」

「我知道，我只是隨口這麼一說。唉，這下難辦咯……」

格倫無奈地聳聳肩。

『哼……如果你出不去了的話……你也不願意孤獨地呆下去吧？我會勉為其難一直陪著你的。你就好好感謝我吧』

「哈哈，我真是感激涕零」

納姆魯斯說出這句讓人捉摸不透她是真心還是開玩笑的話。

格倫對此也只能嘆氣。

總之現在門上似乎是沒有線索。

「……那也就是說應該調查一下別的東西……」

格倫看了一眼書桌。

已經死了的艾麗西亞三世還趴在書桌上。

「……………」

雖然格倫早就不會害怕屍體了，但總感覺有些惡心。

即便這個世界是艾麗西亞三世的記憶世界。

「死者為大無意冒犯」



格倫走到書桌邊，開始調查屍體周圍的物件。

遺體本身並沒有什麼奇怪之處。

但是，當他看到屍體趴著的那張桌子——

「這個筆記……」

那是格倫在裡校區裡獲得的『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

格倫拿到的筆記因為過了幾百年時間，裝訂老化了很多。而放在這裡的這本裝訂很新。

就像是剛剛才寫完的一樣。

「原來如此，也就是說我現在正在體驗艾麗西亞三世自殺時的記憶？」

看來是突然跳到最後一頁來了。

「姑且確認一下有什麼不同……」

他拿起筆記本翻了翻。

如果沒記錯的話，上面的內容和自己手上的那本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終究還是一大串暗號的羅列，所以不明白具體在寫什麼。

「？在筆記的世界中讀筆記是個什麼騷操作？」

他一邊確認一邊如此嘀咕。

在確認到兩本筆記只是有新舊上的不同後——

「！」

他突然發現，最後幾頁白紙上出現了自己手上那本筆記裡沒有的文字。

而且那還不是暗號，是普通話。

『致格倫』

「什，什麼鬼……！？ 」

『怎麼了？ 』

格倫把筆記的最後幾頁拿給聞聲趕來的納姆魯斯看。

看到這句話的納姆魯斯的表情也變得嚴肅起來。

「……那我讀下去咯」

『如果你在讀這段話，那就表示你現在已經落入■■■的陷阱之中』

『對不起，這完全是我的過失』

『我完全沒發現■■■在筆記裡設置了這樣的陷阱』

『事不宜遲，你就別管那麼多，用我的■■來■■■■■■■■■■吧。啊，這也會被抹掉嗎？看來把■■■給■■■，它就會被自動篡改掉』

『但是，請不要放棄希望。從這裡逃脫的方法肯定是有的。就看你能否察覺得到』

『這四方的書架就是我的記憶的入口。首先先去體驗一下我的人生吧。這樣你就一定能發現把我的世界篡改掉，偷偷混入我的世界的異物。察覺到那個本不該出現在這裡的人的真面目』

『你要用把我殺死的那個東西來殺死異物。這就是逃脫的鑰匙』

『請快一點，時間有限。你看到那個櫃鐘了嗎。短針轉過一周後你就耗盡了時間。這是■■■設下的陷阱的唯一漏洞了』

『祝你好運』

——梅貝爾

「……梅貝爾……那家夥……」

『看來是這個世界本來的主人給你拋來了救命稻草啊』

「嗯，應該是吧」

格倫下意識地拿起了筆記中所記載的『把我殺死的那個東西』。

那是艾麗西亞三世的遺體握著的槍……老式的燧發手槍。

這把槍他也有印象。那是之前在阿爾紮諾帝國學院裡校區事件中，梅貝爾托付給他的槍。

（那把槍在裡校區事件後就莫名其妙消失了……沒想到還能的把它拿在手裡）

格倫仔細打量了一下這把燧發手槍。那是一把散發著不可思議的魔力的魔槍。

槍把手上刻著小小的一行字……『願你是正位愚者』

它是前面上彈的單發槍，但是，明明剛才槍才擊穿了艾麗西亞三世的太陽穴，其中卻已經上好了一發子彈。

「『女皇殺手（Queen・Killer）』……」

想到之前看到的那一幕——雖然這有些不敬，但他還是在心底給這把槍起了這個昵稱。

納姆魯斯看著格倫這把槍然後作出總結。

『總之就是要把潛藏於這個世界某個異物找出來，然後用這把槍幹掉吧』

「好像是這麼回事……如果這條信息本身不是黑幕設置的陷阱的話」

但是，格倫覺得這應該不是陷阱，而是來自梅貝爾的支援。

黑幕的目的是將格倫困在筆記的世界中。而這個目的已經達成了。

所以它沒有必要再多玩什麼把戲。

「反正……不快點行動起來不行。我們走吧」

格倫把槍插在皮帶上，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臉頰。

他選擇先往北邊的書架走。

「體驗艾麗西亞三世的記憶是要怎麼做呢？摸一摸就行？」

格倫做好心理準備，用手碰了碰塞滿大量書本的書架……

唰！

格倫的視野與意識被卷入了某個別的世界……

—————

「！」

格倫發現自己置身於野外。

周圍都是裸露的黃土且呈平緩的斜面。

而自己好像正在一個巨大的隕石坑中心。

「這，這裡是哪……？」

格倫周邊有大量工人。他們用鋤頭開鑿巖石，用鏟子把土挖起——在默默地挖著這個巨大的坑。

「啊，喂，我想問一下……」

格倫對從身旁走過的，搬運著巖石的工人搭話，並對他伸出手……

然而他的手像幽靈一樣穿過了工人的身體。

明明他的聲音不小，但工人卻像是把他當作空氣，一點反應都沒有就走開了。

「……因為這裡是艾麗西亞三世的記憶中的世界？……是嗎，那我自然是不可能干涉得了這個世界了……」

溫柔的風吹了過來，將填滿了大坑的悶熱吹散。

擡頭一看，被坑洞的邊緣切割成了圓形的天空非常藍——

「……那座城是……！？『梅爾加裡烏斯天空城』」

本該浮現在費吉托上空的夢幻之城現在正在陽光的照射下，在自己頭頂上閃閃發光，彰顯著自己的存在感。

格倫嘿咻嘿咻地沿著大坑平緩斜面往上爬，並在坑邊眺望附近的景色。

草原與遠處的連峰好像在哪裡見過。

「這風景……再加上天上的天空城……原來如此！這裡是費吉托嗎！？這個空無一物的平原！」

艾麗西亞三世在世的年代是距今約四百年前。既然是通過艾麗西亞的筆記體驗她的回憶，那這風景毫無疑問也是四百年前的了。

也就是說這裡是四百年前的費吉托——

「謔……真是空無一物啊。完全就是未開化的邊境地帶嘛。沒想到那個舉世聞名的魔導與睿智的核心地區，學究都市費吉托居然……」

費吉托雖然建築物有些古樸，但毫無疑問是熱鬧的大都市。

格倫回想起費吉托的景象，不禁感慨。

「那那邊流淌著的兩岔河流就是約德河？……嗯……」

他利用在軍中學會的用手指進行丈量的方法測算自己的位置。

「呃，那邊是河流……我手的長度是……從太陽的傾斜角度來看……呃……嗯，大概是東南方向2000米的距離吧……」

計算了一下之後，格倫壞笑起來。

「原來如此，這挖了個超大深坑的地方……正好是現在阿爾紮諾帝國魔術學院的屬地啊」

格倫懷著一種莫名的感慨，俯視著這個空蕩蕩的大坑。

正當格倫沈浸在過去與現在的風景的對比中時——

「喂，露夏斯！你在幹什麼呢！？」

少女的聲音從右邊傳來。

「？」

格倫把視線轉過去，發現了一個懶洋洋地坐在巖石上的少年……一位少女正氣嘟嘟地插著腰，在他面前對他進行說教。

這個看上去只有十幾歲的少女有著順滑的金髮，炯炯有神的眼睛，相貌與露米婭有些神似。

當然能想到是誰。

「她就是艾麗西亞三世！？嗚哇，好年輕！簡直是超級無敵美少女啊！」

少女的面貌確實是和之前見過的梅貝爾一模一樣。

但是，這個記憶中的艾麗西亞三世和陰郁的梅貝爾不同，顯得特別純真陽光，所以她耀眼得就像是另一個人。

「露米婭也是，陛下也是……皇室血統也太優良了吧！？」

格倫這種失禮的想法自然是不會被她們知道。

「露夏斯你真是的！你就不能認真點嗎！？」

「哈哈哈哈哈，我當然知道啊艾麗西亞。但是我就是有點困……」

青年苦笑著作出回應。

那是一個比艾麗西亞三世年長一些的，有一種奇妙氣場的青年。

他略微帶點波浪卷的棕色頭髮，新綠色的雙眼以及銀邊的圓眼鏡釀出一種知性。

「你想想……我原本就有病，身體也不是很好……」

「……啊，抱歉……」

「你也好久沒有叫我老師了……這讓我覺得有些寂寞……」

「和這沒關係吧？」

艾麗西亞三世頓時像泄氣了的氣球一樣蔫了下來。

「說的也是……本來就是因為我要強行帶你來……因為差不多要完成了，所以我一下忘乎所以，沒想到這個……」

「沒事沒事。我就喜歡看你每天活蹦亂跳的樣子」

艾麗西亞三世突然面紅耳赤地喊起來——

「你，你真是的！為什麼老是能平淡地說出這種羞人的話！？這，這種事，還是等四下無人的時候再做吧！」

「哦？那也就是說只要周圍沒人就行嗎？只要周圍沒人我就能盡管來……是這個意思咯？」

「咦！？不，那個，不，不是這個意思！啊啊啊啊啊啊啊！你這個笨蛋笨蛋！就算你是婚約者也不能調戲公主！死刑！死刑！」

「啊哈哈，你這害羞的樣子還是那麼可愛」

面對這一連串充滿戀愛的酸臭味的對話。

（爆炸吧，現充）

格倫一臉僵硬，在內心發出咆哮。

（這也算是年輕人們的青春的一頁吧，原來艾麗西亞三世年輕的時候也有過這種經歷啊……）

格倫轉念一想。

（艾麗西亞三世女王陛下……不，現在是公主殿下？——她來到這種窮鄉僻壤幹什麼）

就在這時。

巨坑的下方傳來了人們的感嘆與歡呼聲。



「怎麼了？」

格倫朝那邊看去。

「發現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轟轟轟轟轟轟轟……

一個年齡似乎要比艾麗西亞三世大一圈……二十歲後半的青年從深坑中跑了上來。

他一頭金褐色的頭髮，全身被曬成古銅色。

「怎麼了，羅朗大哥？啊，難不成——」

「沒錯！艾麗西亞，我找到了！看我說什麼來著！？我就知道我的猜想是正確的！從各地發掘出來的石碑是一種用來表示距離間隔的丈量石！從這些石碑來推算，盎格魯斯塔壁畫上描繪的『梅爾加裡烏斯天空城』下方的大都市風景，就是古代的魔都梅爾加裡烏斯！之後就簡單了！通過索克拉托法對當時的丈量方式進行轉化，基於『塔姆天文神殿』的位置逆推——（略）——但是，察覺到這樣會有誤差的我突然靈光一現！這些不僅是表意文字，同時也是表音文字——（略）——所以我才提出了這條靈脈！古代靈脈學的權威——（略）——再加上紋章學的（略）（略）（略）（略）——啊啊啊啊夠了！總之只要閉上嘴乖乖把科研經費都給我就行了！我就是神！」

格倫非常熟悉這種愚蠢的單口相聲。

「不愧是羅朗大哥！名門埃托裡亞家的天才！」

艾麗西亞三世高興地對這位說話說得眼睛都直了的青年拍手贊美——  
——埃托裡亞。

「羅朗・埃托裡亞！這家夥就是那個羅朗・埃托裡亞嗎……！？」

格倫震驚了。

羅朗・埃托裡亞。阿爾紮諾帝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童話作家，魔導考古學家，近代魔導考古學的奠基人，也被成為魔導考古學之父。

他也是曠世名作『梅爾加裡烏斯天空城』以及童話『梅爾加裡烏斯的魔法使』的作者。

「也就是那個超級蠢蛋，福澤爾・路菲・埃托裡亞的祖先啊……」

確實，羅朗的這幅面貌——確實和福澤爾有幾分相似。

「……哈哈，原來這條血脈的人都這麼二麼……」

無話可說。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我們趕快去見證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吧，羅朗大哥！」

「嗯，好呀，我的靈魂妹（Soul・Sister）！」

艾麗西亞三世和羅朗・埃托裡亞以仿佛是要撲上去的勢頭往巨坑中心奔去。

「……唉，艾麗西亞和羅朗還真有精神……」

被稱為露夏斯的青年苦笑著跟了上去。

格倫也跟在他後頭下了深坑……

「話說……所謂的『找到了』到底是指找到什麼了啊？」

格倫一邊自言自語，一邊跟著他們來到了深坑的中心部。

巨坑的中心部分有個什麼物體的凸起。

一個四角錐形的物體外露出來。其正面是左右開閉式的石門，上面刻著各種各樣的古代文字。

四角錐形物體的側面有通往石門的樓梯。

像是某種巨大的建築物的頂端部分從土裡冒了出來一樣。

一大群人圍著這個奇怪的物體發出歡聲。

看清這個物體的格倫又被嚇了一跳。

「這，這是……學院裡的『地下迷宮』的入口……！？是麼……原來他們是在挖掘這個東西啊？」

格倫發出了誰都聽不到的驚呼。

「沒錯了艾麗西亞，這就是一個——古代超魔法文明最大的遺跡，據稱是賢王提托斯・庫洛建造的『嗟嘆之塔』——的塔頂！」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羅朗大哥！我們總算是找到它了！」

「沒錯，我的老妹兒！我們的猜想是正確的！」

啪——羅朗攤開雙手大喊道。

「據說阿爾紮諾帝國及雷紮利亞王國周邊曾經有一個巨大的魔法王國，而古老的賢王提托斯・庫洛所統治的那個王國的首都——傳說中的古都梅爾加裡烏斯就位於這裡！」

——那一夜。

在位於發掘現場附近的，發掘團隊野營地的某個帳篷中。

「「「為這創世紀的大發現乾杯！」」」

艾麗西亞三世，露夏斯・羅朗三人把裝有葡萄酒的酒杯碰到一起。

（……………）

格倫在帳篷的一角盯著他們三個。

「嘿嘿嘿！從明天開始就要變得忙碌起來了！那個從未有人進入的『嗟嘆之塔』的內部到底有什麼呢！？光是想想就興奮無比啊！」

「啊哈哈，你對魔導考古學的熱衷真是不得了啊……」

艾麗西亞三世興奮無比，而露夏斯只能苦笑著聳聳肩。

「你是皇族不是麼？而且你必須要接替臥病在床的上代女王處理政務。但你老是這樣從皇宮裡偷溜出來搞科考……在帝都的愛德華卿想必現在又在嘆氣吧」

「沒事的沒事的！政務方面的話，我早就寫好了未來半年份的政策與指示了！我預測了各種不測事件，並全部做好對策。所以我偶爾不在皇宮也沒問題！」

「能預測的事件就不能叫『不測』了吧？不過你卻真能實現……這恐怕就是真正的天才吧」

露夏斯無奈地笑起來。

「對了對了，說起政務……我聽說咯艾麗西亞……你將來想要建立一座魔術學院？」

「嗯，沒錯。雖然現在面臨各種困難，還要決定魔術學院的所在地……不過總有一天我會建出一所國立的魔術學院的！」

「各個大臣以及各魔術工會的工會長們都說你這想法太荒唐……」

「這群笨蛋！今後是魔術的時代了。魔術是種技術。它不該通過各個渺小的魔術公會以及魔術結社代代秘傳下去！這種技術與知識應該由國家全權負責，以國策來管理研究，並需要將有才能的人召集起來，積極地培養優秀的魔術師！而且，我之所以研究古代文明並不只是因為我感興趣」

「嗯？是麼？」

「沒錯，我再說一遍，今後就是魔術的時代了！『魔術』這一項技術力能讓阿爾紮諾帝國變得比別國更強大！如果解開了古代魔法力量的

謎團，帝國毫無疑問就會變成強國！這樣就能從他國的威脅中守護這個國家，所以這也是為了我的子民！你能明白嗎！？」

「你的思想還是那麼深遠……」

「現在先別說那麼遠的事情，先去考察遺跡吧，遺跡！唔嘻嘻嘻，真開心！當政治家那麼無聊，如果不搞點科考我根本就頂不住啊！」

「沒錯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羅朗也一口喝光了紅酒，他的雙眼中透著雄心壯志。

「根據從中發掘出來的文物，我此時此刻的夢想或許也能得到實現！」

「啊，是大哥你現在正在寫的『梅爾加裡烏斯的魔法使』嗎？」

羅朗點點頭。

「我已經確信了。在帝國各地流傳的，關於『正義的魔法使』的傳說都是以同一個人物為原型的！」

「大哥從以前開始就很喜歡搜集關於『魔法使』的傳說故事啊」

「嗯，我想知道『魔法使』的真面目……這可是我立志當魔導考古學家的契機。但願這次的發掘能給出一點線索吧！……」

這時，羅朗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來回看了看艾麗西亞和露夏斯……

「對了，你們什麼時候結婚啊？」

「欸————！？」

艾麗西亞把紅酒噴了出來。

「大，大，大哥你怎麼突然說這個！？」

「你慌什麼慌？你們都訂了婚約了，而且你們還是兩情相悅不是麼？露夏斯原本就是艾麗西亞的家庭魔術教師吧？既然相親相愛那不就是一家人啦。趕快結婚生小孩唄」

「不不不不不不是這樣但卻也沒錯！我和露夏斯並不是那種——也不是說不是那種——！」

艾麗西亞臉頰通紅，不知所措。

「畢竟……羅朗那家夥因為太過專注於魔導考古學，惹得妻子帶著孩子回娘家去住了……」

「嗚哇，大哥你這個爛人」

「噗啊啊啊啊——！」

這次輪到羅朗狂噴紅酒了。

（埃托裡亞一族是不是都這麼廢柴啊……怎麼代代都這樣）

就連旁觀者格倫也感到無語。

「那個，大哥，我覺得現在可不是悠哉地挖掘遺跡的時候吧？」

「閉嘴！我才不管什麼家人！我已經決定把我的人生獻給魔導考古學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羅朗大喊著。

艾麗西亞三世與露夏斯開心地笑著。

他們三人就這樣度過了一個快樂的夜晚——

「……………」

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已經回到了書房的書架前。

『如何？』

發現格倫從回憶中歸來後，納姆魯斯趕忙沖上來詢問情況。

「呃，這還算是剛開場吧……所以並沒有太多感到可疑的地方」

『是麼……嗯不過我也覺得肯定沒那麼容易發現疑點』

納姆魯斯看向房間一角的櫃鐘忠告道。

『你先認真去看劇情吧。但你千萬別忘了時間限制。看來一章故事的時間大約是一小時』

「好像是吧，體驗回憶的時間似乎和實際經過的時間沒什麼關係」

雖然不知道接下來是吉是兇，但也只能豁出去了。

「下一章，走起」

.....

格倫不斷體驗著她的記憶。

第二章，第三章……不斷往後讀。

接下來的回憶，基本上是艾麗西亞三世與自己的青梅竹馬兼親戚羅朗以及戀人+婚約者露夏斯三人度過的美好時光。

他們沈迷於對『嗟嘆之塔』的探索中，因探索中的發現一喜一憂。

在地下1層到地下9層——『通往覺醒的旅程』中，他們發現了數不勝數的隱藏房間，不斷發掘古代的石書與碑文……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哦哦哦！又發現了！」

「好厲害！好厲害好厲害好厲害！」

「這下又知道關於古代文明的新的事實了！看來這幾層正好也是古人當作資料庫的地方！哈哈哈哈！這下根本解讀不過來啊！」

艾麗西亞三世和羅朗歡呼雀躍。露夏斯則在一旁溫柔地守望著他們。

格倫則在一旁觀察。

（話說……這幾層居然有那麼多大發現啊……）

格倫看著在拖車上堆積如山的文物感嘆道。

（但是這很奇怪，我從某篇論文上讀到過，地下1層到地下9層幾乎沒有任何對魔導考古學的發展有益的文物……）

而且，令人吃驚的是——

（而且，這些文物都是價值連城的第一手資料啊）

他仔細揣摩堆積如山的文物——

（我從沒聽說過有誰發現了如此之多的，對考古擁有極重大意義的第一手資料……如果真的有人發現了這些資料，現代魔導考古學恐怕就能更明確，更清晰地還原出古代人的歷史了……到底是為什麼？）

格倫懷揣著這個疑問，不斷往下看——

不斷往下看——

在此之後是三人忙碌而快樂的日子。

是艾麗西亞三世與羅朗以及露夏斯一起追求夢想的，青春的記憶。

艾麗西亞三世沈迷於遺跡探索與魔導考古學。

她和羅朗的考古新發現接連不斷。



另一方面，她展現了卓越的政治手段，善處了政務與魔導考古學研究這兩邊。

在忙碌之中——艾麗西亞三世在所有帝國子民的祝福下，與露夏斯結婚……圓滿地繼承了女王的王位。

這時的艾麗西亞三世可以說是工作與感情都走向了人生的巔峰，處於最幸福的時期。

——但是後來。

艾麗西亞三世一帆風順的人生漸漸被蒙上了陰影。

那是在她繼位之後的幾年——

正好是艾麗西亞三世與露夏斯的女兒——瑪利亞貝爾二世出生不久時的事。

「發掘出來的資料說明了問題……這一切都是事實」

在某個會議室。

羅朗語氣沈重地這麼說了。

他對面是已經成為夫婦的艾麗西亞三世與露夏斯。

「……古代的超魔法文明……絕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種夢與魔法的世界……那是真正的地獄……是充滿了黑暗與噩夢的世界」

「……………」

艾麗西亞三世一語不發。

「賢王提托斯・庫洛……才不是什麼賢王。那家夥是名副其實的魔王。他接受了來自於外宇宙的『神』——『天空之雙生兒』的加護，並以其力量統治著民眾。一開始他確實是個賢王……但他逐漸瘋狂，最後變成了魔王。目前我們只知道魔王為了達成某個使命，追求名叫『禁忌教典』的東西……雖然還沒弄清楚這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那

個『天空城』也是魔王為了得到『禁忌教典』而建造的大型魔術儀式設施。而魔王為了得到『禁忌教典』，侵略了全世界，把大量的人當作魔術的活祭殺死。雖然也有抵抗勢力存在，但結果那些勢力也全都被剿滅了。擁有天空之雙生兒加護的魔王自然是無比強大……更重要的是魔王手下的魔將星們。以及——」

羅朗遞出一張羊皮紙。

上面畫著一個……像是把一筆畫的『Z』字反複寫了好幾次的奇妙的符號。

「擁有這個『純粹的黑暗』之印的巫女們使用的一一外宇宙邪神的召喚術。以上這些再加上魔王制作的擁有各種恐怖力量的魔法遺產……面對這魔王陣營超越人智的戰鬥力，當時的民眾束手無策。只能被魔王當作得到『禁忌教典』的祭品」

「……………」

艾麗西亞三世沈默著。

「而關於帝國各地廣為流傳的，我長年收集編纂的關於『正義的魔法使』的傳說故事——我搞清楚了。那是在古代文明時代實際存在過的一個魔術師……『正義的魔法使』花費畢生努力與魔王對抗的戰鬥歷程……那是弱小的人類對凌駕於人類的神發起抗爭的故事」

露夏斯也心情沈重地問——

「這些……全都是事實？」

「嗯，至今為止我們已經從各個角度，反複證實了古代那恐怖的環境。我們能明白的只有這一點——『這些事實都是事實』」

「……………」

艾麗西亞三世和露夏斯更加不知該說什麼好。

緊接著，羅朗神情嚴肅地說。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吧？艾麗西亞……我覺得差不多是該放棄對『嗟嘆之塔』的研究了。那是絕對不能打開的魔盒。古代文明……特別是記載了關於魔王，天空城的事實的文章與文物都必須銷毀。絕對不能讓人有機會靠近『嗟嘆之塔』的最深處——位於地下89層的『睿智之門』，不能讓人有這個意圖。從我們至今為止的研究來看，門背後毫無疑問是魔王曾經的據點，是魔王瘋狂的魔術研究的成果……〈魔王遺物〉恐怕還都原封不動地保存在那裡。這種東西應該永遠封印起來」

說著，羅朗心情複雜地聳了聳肩。

「唉，這也是沒辦法的。還是寫成和魔王以及魔王遺物沒啥關係的，不得罪任何事實的故事吧……把那些傳說故事編纂成一個『正義的魔法使與邪惡的魔王戰鬥』的童話故事，賺賺生活費倒也不錯……」

但是，艾麗西亞口氣強硬地對羅朗說。

「不，我覺得即便是如此，我們也不應該放棄對『嗟嘆之塔』的最深處……『睿智之門』的探究。也不應該放棄研究和發掘物。這些東西一定會為帝國的發展帶來福音」

「你還不懂嗎……邪神召喚術，魔王制作的魔法遺產……哪怕是有一個魔王遺物流落到世界上都會引發巨大的混亂。如果這些東西到了惡人手裡，帝國都有可能被毀滅。到那時你能怎麼辦？你能負這個責嗎？」

這樣的爭吵持續了一小段時間。

「……………」

在片刻的沈默過後。

「是啊……我知道了……畢竟也不能將我的子民置於潛在的危險之中……」

……艾麗西亞嘆了口氣，妥協了。

「這樣真的好麼？艾麗西亞……你的夢想……」

露夏斯安慰著她。

「沒事。我其實早也發現了……古代文明是人類不該染指的東西……而且，是時候專心與魔術學院的建設上了」

格倫在她的回憶中看著这一幕——

（但是，艾麗西亞的真實想法似乎並不是這樣……）

艾麗西亞三世假裝將從『嗟嘆之塔』挖掘出來的所有文物與研究成果都銷毀了——但她只是私藏了這些東西。

或許，艾麗西亞三世在那個時刻就已經著了魔。

被古代魔王的睿智結晶——魔王遺物吸引。

或者說，被超越人智的神秘的『禁忌教典』所吸引。

（恐怕……艾麗西亞三世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變得奇怪的吧……）

最後，艾麗西亞三世以『監視』與『封印』為幌子，在『嗟嘆之塔』上方建立了國立的魔術學院。這一帶的靈脈很優秀，正好適合建造學校，並且這也很適合偷偷研究古代文明。

擁有四百年歷史的阿爾紮諾帝國魔術學院——格倫他們的舞臺就這樣誕生了。

接下來的一段時光，艾麗西亞三世一邊利用自己藏匿起來的文物與資料偷偷進行考古研究……一邊將心血傾注到魔術學院的運營上。

理由很簡單……對『嗟嘆之塔』最深處的『睿智之門』的探索陷入了僵局。

『嗟嘆之塔』的地下10層到49層——被稱為『愚者的試煉』的領域的探索危險度就已經是S++

憑借當時落後的魔導技術與探險裝備，他們根本無法繼續前進。

只能等待魔導技術的發展。唯有這點……是急也急不來的。

艾麗西亞只能不斷進行研究，同時魔導技術的發展。

「想知道……想看到……！想看看那扇門的背後……！支配了古代文明的，擁有可怕的力量的魔王……以及魔王留下的魔王遺物……我想要！」

在這種渴望的驅使下，艾麗西亞三世研究著……

「還有就連那擁有強大力量的魔王也渴求著的禁忌教典……我想知道它的真面目！關於它的線索一定在『睿智之門』背後！……必須要想辦法……想辦法……想辦法……我……！」

艾麗西亞三世的研究不斷深入——

（首先，要把對世界的常識性的看法舍棄。如果不改變視角就沒辦法理解真相）

（首先應該理解到這個世界是多次元分歧宇宙。一切生命的根源『原初之魂』就是早於任何事物誕生的，最初的靈魂。它位於所有生命的靈魂與記憶的回歸點，集合無意識的第八世界『意識之海』的最深處。所有的分歧宇宙都是從這個最初的靈魂分出去的『樹枝』……『樹』就是『次元樹』，而『樹枝』就是每個分歧世界）

（外宇宙是在次元樹的外側。外宇宙裡有各種超乎我們人類想象的怪物們在爭奪霸權，他們爭奪了上億年？兆年？或者說是近乎永恒的時光。對於他們來說，人的一生不過是瞬間閃現的火花）

（在我所隱藏的古代文獻中已明確的外宇宙的存在有……狂放的紅蓮之獅子，『炎王克圖格亞（Cthugha）』……光輝閃耀者，『金色之雷

帝』……風之女王，『風神伊塔庫亞（Ithaqua）』……虛空嗤笑之小醜『純粹的黑暗』……以及真實身份不明的神格，『弑神者』……）

（當然還有雙胞胎姐妹神，『天空之雙生兒』）

（他們基本不分善惡，只是單純的『權威』與『力量』。但這對於我們渺小的人類來說，他們毫無疑問是能被稱作『神』的存在吧。當然這並不是我們信仰中的那種概念性的神，而是實際存在的威脅。我把這些稱為『外宇宙的邪神』）

（最應該說明的是這些外宇宙邪神們的最高神，『門之神』）

（據傳它生下了天空之雙生兒，它能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法則，在所有時空存在，接觸所有的次元樹，並與『原初之魂』連接——如此超規格的神就是『門之神』）

（啊，我看到了……我總算是看到了！經過不斷的研究與考察，我總算能推測出禁忌教典是什麼了……！太美妙了……居然還有這種事！）

（如果正如之前所說，天空城是與『門之神』溝通的魔術設施的話……那魔王所追求的禁忌教典恐怕就是——……）

吱——————！

【已被翻閱者刪除】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正在專心讀取艾麗西亞三世回憶的格倫突然遭遇一陣劇烈的頭痛。回憶被打斷，他也被強行彈回了書架前。

『怎麼了格倫！？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納姆魯斯關切的神情出現在他朦朧的視野中。

「切……可惡……正看到關鍵地方……啊……啊……啊……」

『你臉色好糟糕，也流了很多汗……沒事吧？』

「沒事沒事……在我中了某個混賬的陷阱被困在這裡之後，我就預感都會來這一套……」

格倫調整好呼吸，擦乾了汗水。

「但是，那個混賬似乎也無法將所有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全部『刪除』掉……這恐怕也是多虧了艾麗西亞三世『想要傳達某種信息』的意志之強烈吧」

『……是麼』

納姆魯斯露出了擔心的表情。『她居然也會有這種表情啊』——格倫一邊漠然地這麼想著，一邊再次面向書架。

讀不了的部分也只能跳過了。

「——繼續吧……」

—————

「是麼……她果然是在偷偷研究啊……」

在某個大宅的客廳。

羅朗和露夏斯兩人隔著一張桌子正在談話。

「露夏斯，我的朋友。你既然知道為什麼不阻止她？你為什麼坐視不管？」

「對不起，我只是不想讓她放棄自己的夢想……因為我愛上的正是不斷追求著夢想的她……」

「……嗯，發誓絕對不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話，這事倒也罷了……而且我自己也沒資格說別人。我實在沒辦法把這一切當作沒發生過。而且我還有一些在意的事」

羅朗從懷中掏出一張羊皮紙。

上面畫著一個……像是把一筆畫的『Z』字反複寫了好幾次的奇妙的符號。

「似乎已經有魔王遺物流落到人間了」

「這是……『純粹的黑暗』之印」

「沒錯，這是據說能召喚外宇宙邪神眷屬的巫女們身上就有這個印記……古代的文獻有說當時侍奉著魔王的那個神官家族已經被『正義的魔法使』所滅門……從當時的各種狀況來推測……那一族的血脈很可能保留到了現代」

「！？難道說——怎麼會……！？」

「如果被惡意利用，世界毫無疑問會毀滅。我們必須盡快進行確認並保護他們……假設那一族的血脈確實沒有斷絕……他們現在又在哪裡做些什麼呢？我通過獨立調查，推測出那一族人現在正在鄰國……雷紮利亞王國生活」

「喂，羅朗，你難不成——！？」

「沒錯」

羅朗堅毅地說。

「我接下來就要去雷紮利亞王國」



「等等羅朗！你該不會是瘋了吧！？」

露夏斯拼命地阻止羅朗。

「你五年前才剛出版了『梅爾加裡烏斯的魔法使』吧！？難不成你忘了當時聖艾麗薩雷斯教會教皇廳是什麼反應了嗎！？弄個不好，你——」

但是，羅朗意志堅定地拒絕了露夏斯的勸說。

「這是知情者應負的責任。這恐怕就是在令人懷念的那一天，在費吉托打開了禁忌的魔盒的我們需要承擔的義務吧……知曉了真相後還拋下責任，裝作沒事發生……這不是學者，不是魔術師的所為」

露夏斯已經沒法再阻攔去意已決的羅朗。

「那你小心點吧，我的朋友。我很抱歉我不能和你一起去……」

「嗯，我知道。你就陪在艾麗西亞身邊吧。雖說我和她的血緣關係遠到都不好意思稱她為親戚，但她終究是我可愛的妹妹……」

「……艾麗西亞就交給我吧」

「嗯，拜托你了。沒事的，你不用擔心，一切一定會順利。別看我這樣，我其實強的一逼，我可是那個<天曲>的使用者啊」

「嗯，是啊……你一定沒問題……我相信你」

那一晚，他們靜靜地乾杯——

但是，之後前雷紮利亞王國的羅朗・埃托裡亞卻再也沒有回來。

—————

「……………」

『怎麼了格倫？難道是看到什麼疑點了？』

「……不，只是有點感慨……」

又一章回憶結束。格倫在書架前嘆氣。

「怎麼說……看著古人們的苦惱與辛酸讓人心情沈重啊……而他們最後的結局正是我們所熟知的那樣……這讓人心情更複雜了」

『……這只是無意義的感傷。你不要被影響』

納姆魯斯給格倫敲響警鐘。

『你要保持一顆堅強的心。你現在本身就是在窺視名為別人的記憶的深淵。在窺視深淵時深淵也在窺視你……稍微不留神你就會無法自拔。請你記住還有人等著你回去』

「……我感覺你啊……」

格倫調皮地說。

「看上去像是不管他人死活的冷血動物，但其實還挺感性的啊？你就不能率直一點嗎？那樣你就可愛多了」

『笨！？什——！？能耐——！？』

納姆魯斯面紅耳赤，話都說的不利索了。

『開什麼玩笑！？想要調戲我你還早了5853年呢！』

「……為毛你會給出如此精確具體的數字……」

『別管那麼多了趕快去吧！時間有限你懂麼！？真是的！』

——

——再次回到追憶中。

在露夏斯的陪伴下，艾麗西亞三世繼續研究古代文明。

（如果禁忌教典是我想的那種東西的話……它或許可以用別的理论構造出來。如果將魔王為了得到禁忌教典所做的事稱為『神的做法』的話，我的理论恐怕就是『人的做法』……但是具體做法實在是太過駭人……根本不想去嘗試）

艾麗西亞三世的研究不斷深入——

（那個被稱為魔王的人到底是什麼人呢？僅僅是接受了〈天空之雙生兒〉加護的普通人嗎……？它那不惜得到禁忌教典也要達成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呢？）

（對於魔王本質的探究或許能讓我們找到更多更大的，關於『禁忌教典』的線索……『嗟嘆之塔』的攻略依舊停滯，真煩躁）

（並且據說『睿智之門』被施加了強力的封印，即便是到達門前恐怕也無法再往前進吧。魔將星的一員，〈白銀龍將〉露・希爾瓦應該與門的封印有關係……具體情況不明。需要調查）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要用來解讀關於魔王的文獻）

艾麗西亞三世的研究不斷深入——

（——通過以上的考察與資料來判斷，魔王似乎並不是這個世界的人。它是來自我們這個分歧世界以外的別的分歧世界……用一種通俗的話來說，他是異世界的來訪者。它來到這個世界的原因不明，需要調查）

艾麗西亞三世的研究不斷深入——

（太好了！是偶然還是必然呢——我從拉斯塔的古戰場發掘出了那個與魔王做鬥爭的『正義的魔法使』使用過的劍！）

（劍刃上似乎還殘留著一些某個人物的靈魂碎片，而那個人物很可能就是魔王！）

（只要調查這靈魂碎片……我或許就能更接近魔王這一人物的真面貌與本質！）

（魔王就是——……）

最後——

吱——————！

【已被翻閱者刪除】

艾麗西亞三世的慘叫在研究室中回蕩。

這種仿佛靈魂被這世間所有的絕望所壓垮的慘叫讓身為旁觀者的格倫都毛骨悚然。

此時的艾麗西亞三世，已經讓人無法聯想起那個天真爛漫的美少女

現在的她——只是一個耗盡了人生的一切，自行跳入絕望與後悔的深淵，在黑暗中無法自拔的可憐的女性。

「啊，怪不得，怪不得我阿爾紮諾王家代代都只能生出女性！一切都是那個魔王的陰謀！我們是苗床！是為了生下那冒瀆的怪物——『天空的雙生兒』的苗床！魔王對這條血脈下了只能生女兒的詛咒！」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身上流淌著的血脈真是令人作嘔！阿爾紮諾帝國……是魔王為了再度獲得『天空之雙生兒』的加護……為了得到禁忌教典而制作的巨大的魔術儀式場！阿爾紮諾的子民……是為此而繁殖出來家畜……是活祭……！」

[illegible]

「在遙遠的後世……惡魔的化身會從我等神聖的王家血脈裡降生……為這個國家帶來災厄……為世界帶來終焉……嘻嘻，嘻嘻嘻嘻……不會讓這種事發生……不會的……！我要守護這個國家，守護我的子民……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在這時。

「你怎麼了！？艾麗西亞！」

露夏斯沖進房間裡。

他緊緊抱著似乎已經發瘋了的艾麗西亞，拼命地對她呼喊

「你冷靜一點……冷靜一點艾麗西亞……！到底發生了什麼！？」

「啊啊啊……露夏斯……我的摯愛……啊啊啊……！」

痛哭著的艾麗西亞也回抱露夏斯。

她憂傷與暴躁的感情波動太過劇烈，精神狀態早已說不上是正常。

「啊……親愛的，親愛的……我……我……！」

「沒事的……你冷靜一點艾麗西亞，我陪在你身邊……所以……」

但是——

.....

「露夏斯，難不成……你也是……？」

突然，艾麗西亞以非常平靜的口氣說出了這句莫名其妙的話。

她的表情上透不出任何感情，和剛才感情劇烈波動的判若兩人。

「……啊？」

感到莫名其妙的露夏斯發出疑問的聲音。

「你，你在說什麼呢艾麗西亞？我只是……」

艾麗西亞將露夏斯推開，離開了他身邊。

「……啊，原來如此……你也是啊……絕對是這樣……不會錯了……絕對不會錯的……！」

艾麗西亞對呆若木雞的露夏斯露出了半哭半笑的瘋癲表情……並掏出了一把手槍。

——是格倫熟悉的，老式燧發手槍。

槍口……抵在了慌亂的露夏斯的眉間。

「艾，艾麗西亞……不，不要……」

露夏斯面色慘白地往後退。

「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沒錯……沒錯……你一定也是……」

艾麗西亞一步步逼了上去。

最後，她扣下扳機——

[illegible]

「艾，艾麗西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

車！

【已被翻閱者刪除】

—————

這之後倒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內容。

那只是人格完全分裂為『瘋狂』與『正常』兩種的艾麗西亞三世悲慘而迷惘的末路。

(……………)

格倫無言地旁觀著艾麗西亞三世的回憶。

艾麗西亞三世似乎確信到總有一天，支配古代文明的魔王會和『天空之雙生兒』一起重新降臨……並得到『禁忌教典』，毀滅整個世界。

為了得到與之對抗的力量，她開始了各種各樣的研究。

為了對抗魔王的『禁忌教典』，她在阿爾紮諾帝國魔術學院設置了裡校區，企圖制作出『A之奧義書』。

(裡校區……就是魔術學院教改事件中和模範班學生們戰鬥的地點……伊芙那家夥剛好也是那時候左遷過來的)



同時，她暗地裡成立了蒼天十字團，開始研究數個禁斷的魔術。

她想要保存能與魔王抗衡的英雄們的英靈，以此應對總有一天會到來的決戰。在她這種荒唐而超乎常理的構想下，【Project: Revive Life】誕生了。

根據秘密進行的，對古代遺跡都市馬雷斯『復活的神殿』的調查的結果，艾麗西亞正式啟動了這個項目。

（古代遺跡都市馬雷斯的『復活的神殿』……哦，那就是我和阿爾伯特那混蛋幹了一架的地方……？）

她甚至準備在情況控制不住的時候將『嗟嘆之塔』，連同費吉托一起炸飛……所以在費吉托的靈脈上設置了【梅吉多之火】。

（可惡……費吉托最黑暗的三天……被賈提斯那家夥耍的團團轉，沖進『炎之船』幹架……這仿佛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

並且，從失去露夏斯的那一天起——艾麗西亞三世就開始徹底地打壓被稱為異能者的，擁有奇異能力的人。

她認為總有一天誕生於皇室血統中的『天空之雙生兒』也是一種異能者，所以就在帝國擴散了這種『根絕異能者』的風氣。

艾麗西亞三世對一般民眾宣稱異能者是惡魔的化身，並不斷重複著抓到後就斬首示眾這類暴虐的行為。

而事實關乎王家威信，所以被隱沒在了黑暗之中。

（這種打壓行為本身也深深地滲透進了對異能者有所畏懼的人類社會中吧……而這也成為了現代社會對異能者的偏見與侵害的源頭……露米婭的母親艾麗西亞七世正付出心血扭轉自己的祖先艾麗西亞三世擴散開的風俗……這也太諷刺了……）

逐漸失去平常心，逐漸變得瘋狂的艾麗西亞三世孤身一人與魔王，與世界末日抗爭，不斷抗爭，不斷抗爭——

最後——

——回過神來。

「……………」

格倫突然站在一片空無一物的黑暗中，與艾麗西亞三世面對面。

「——讀了這本筆記的你」

艾麗西亞像祈願般對格倫說。

「這本筆記所記載的……都是事實」

「……………」

「魔王總有一天會再度君臨世界——與『天空之雙生兒』一起。雖然它現在藏身於某處，但總有一天……」

「……………」

「並且，它會將帝國子民當作活祭，得到禁忌教典……並讓世界末日到來——名為『救贖』的終焉。這就是那個魔王的真正目的」

「……………」

「而我覺得，人類自由生活著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和平』，才是人們真正的救贖」

「……………」

「但是很遺憾……與魔王抗爭的『正義的魔法使』已經不在了。要想對抗魔王，我只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正義的魔法使』」

「……………」

「我也希望讀了這本筆記的你——希望你成為『正義的魔法使』。守護在不知不覺中，靜悄悄地走向毀滅的這個國家，這個世界……」

「……………」

「願你是正位愚者。願你從沈睡中新來，成為能開拓出新的可能性的真正的賢者……請拯救這個世界……」

「……………」

「這就是我的願望」

說完，艾麗西亞三世輕輕地閉上了眼。

—————

—————

「……………」

格倫的意識從黑暗中歸還。

他把手撐在書架上……呆呆地站在原地。

『……如何？』

察覺到格倫回來的納姆魯斯向他發問。

「……信息量實在太大，我還有點理不清」

格倫低聲說。

「但是，我明確了自己該幹的事。第一，是去『封印之地』尋找關於那個什麼魔王的真實身份的線索」

『……………』

「第二，攻略阿爾紮諾帝國魔術學院的地下迷宮——『嗟嘆之塔』。必須趕在魔王那個混蛋之前搞定『睿智之門』背後的某些東西」

『……………』

「第二條再往後推一點也沒事。畢竟我們已經打倒了<魔煌刃將>阿爾・汗，並且還知道地下迷宮的捷徑！沒錯，只要利用露米婭的異能，從塔姆天文神殿——」

就在這時。

格倫突然想起——

以前在調查塔姆天文神殿時——

從迷宮回來時，他和納姆魯斯最後的對話——

——『……格倫……在不久的將來……你要和瑟莉卡再去一次塔姆天文神殿……』

——「哈？你說什麼蠢話，誰特麼還去那種鬼地方。老子打死都不去了！」

——『然後……你會面臨一個重大的選擇，你不得不將那些你無可替代的東西放在天平上……』

——「……你是預言家還是什麼的麼」

「……納姆魯斯。你……」

『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納姆魯斯在格倫發問之前就搶先開了口。她看向房屋一角的櫃鐘。

『已經沒有時間了。一切等逃脫了這裡之後再說吧』

「……好吧」

『那你明白了嗎？介入了她的世界的異物到底是什麼？你應該槍殺的對象到底是誰。如果你不明白的話……一切就到此結束了』

「……………」

格倫沈默不語。

他閉上眼陷入沈思。

『喂，格倫……你快看鐘……時間快沒了……』

「……………」

格倫回想起至今為止看過的她的回憶，回想，回想，回想——

『……已經沒有再去回憶的時間了……喂格倫……到底怎麼……』

納姆魯斯擔憂地望著格倫，她臉上寫滿了不安。

格倫回想著，不斷回想著——

回想著艾麗西亞三世苦悶的人生——不斷回響著。

『……格倫！』

最後——

在片刻的沈默過後——格倫睜開眼說。

「嗯，我明白了！」

說著，拿起燧發手槍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

『……你，你到底在幹什麼！？都這時候了你還在幹這種蠢事！？』

納姆魯斯慌亂起來。

『確實你現在不是本尊而是精神體……就算開槍應該也不會死，但這不知道會對你的精神帶來怎樣的影響！你還是少開這種玩笑——！』

「這不是玩笑，我是當真的。我這麼做是有根據的」

格倫冷靜地進行反駁。

「這筆記的內容是艾麗西亞三世的回憶。我們是來體驗艾麗西亞三世記載在筆記上的記憶的……對吧？」

『是啊，是沒錯！那又如何！？』

「這難道不是很奇怪嗎？」

格倫看向趴在桌子上艾麗西亞三世的屍體。

「這個場景……不管怎麼想都是發狂的晚年艾麗西亞三世用手槍自殺的場景……對吧？」

『然後呢！？』

「你不明白麼！？到底是誰將這樣的場景記錄在筆記上了？」

『————！？』

納姆魯斯倒抽一口涼氣。

「很奇怪不是嗎？自己自殺的記憶要如何記錄在筆記上啊？本人已經死了不是嗎？難不成是幽靈寫的嗎？」

『話，話是這麼說沒錯……』

「……疑點還有一個。追憶的內容基本上是第三視角。也就是說我處於旁觀者的立場。你要說這個筆記就是這種設定的話，那倒是可以解釋得通……但是，即便是如此，其中一個場景還是非常詭異」

格倫看向某個書架。

「所以，我就在想，這一定是艾麗西亞三世的記憶被別的什麼人的記憶部分覆蓋了的產物。艾麗西亞三世將自己的怨念與執念全都灌注到了這本筆記上，筆記中透著想要將真相傳達給後世的強烈意志。所以恐怕只有用覆蓋或改寫的方法才能實現【刪除】吧」

『那，那這又能如何引出你要拿槍自殺呢？』

「喂喂，看不出來你還挺遲鈍哦？你回想一下艾麗西亞三世最初的那句話吧」

『哼，呵呵呵呵……你來了？但是……一切都結束了』

『我不會讓你得逞的』

『沒用的。這本筆記……不論你想怎麼隱藏，怎麼封印，怎麼破壞，它都會回到那個地方……直到它被送到能繼承我意志的人的手中……它就是這麼個東西。因為……這是我最後的掙紮』



『……呸阿』



「沒錯，當我最初來到這個房間時……艾麗西亞三世對我是這麼說的。死人沒法寫字。也就是說這個自殺場景，是艾麗西亞三世在自殺那時，與她進行對話的某人的記憶。既然那個人和我的視點重合，那就說明那個人在我之中」

轟！

格倫毫不猶豫地扣下扳機，槍口咆哮。

但是，他的頭顱並沒有被打得鮮血腦漿飛濺。

「……咕啊啊啊啊啊啊！」

本來與格倫完全重合在一起的另外一個人被從他身體之中打飛出去，狠狠撞到了書架上。

格倫用槍口對準那個躺在地上的人。

「哼，搞這些小把戲……明明所有的回憶都是以第三人稱進行體驗的，最後的場景卻特意換成了與我視點重合的第一人稱……是因為你不想自己的真身被看到吧——露夏斯先生！？」

「~~~~~！？」

聽到格倫的話，趴倒在地上的男人——露夏斯咬牙切齒地仰望著格倫。

「之所以能對最後的自殺場景……對我本該無法干涉的回憶的世界進行干涉，是因為你把它弄成了與我視角重合的第一人稱形式……簡而言之，我也變成了其中的人物之一。哼，但是你的把戲也太蹩腳了。雖然將自己的記憶覆蓋到艾麗西亞三世的記憶上是能將對自己不利的事實掩蓋掉……但這其中混著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哦？你和羅朗的單獨談話……這是艾麗西亞三世的記憶中絕不可能出現的畫面」

「咕……」

「雖然我不知道被刪除的記憶都是什麼內容……但還是可以通過記憶的內容以及前後文來判斷你是誰。被刪除的內容恐怕是與『魔王的真

實身份』有關！想要隱藏這個信息的人……不用說，就是魔王本人！」

隨後——

露夏斯一臉平靜地站起來，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塵，露出了和藹的笑容。

他拍著手說——

「答對了」

他這聲明確而乾脆的肯定讓格倫與納姆魯斯都驚訝地瞪大了眼。

『啊？你是魔王……？咦？什麼意思……？為什麼……？』

尤其是納姆魯斯，她顯得特別慌亂。

『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

不知為何她顫抖著，她像無法接受這個現實一般睜著眼睛。

但是，露夏斯並沒有回答納姆魯斯的問題，倒不如說他是故意無視了露夏斯的問題。

「更正確地說，這個我只是當時我作為名為『露夏斯』的人類時的記憶殘渣……就像是一種意念體。而現在的我到底在哪裡，到底成為了誰……這我也不清楚」

「啊！？你什麼意思！？」

「你覺得我會告訴你嗎？你還是繼續沈睡下去吧」

說完，露夏斯在空中描繪印記——

那是像把一筆畫的『Z』字反複寫了好幾次的奇妙的印記。

被畫在空中的印記突然散發出漆黑的光芒——

黑暗——落了下來。

半空中出現了一扇門，兩扇門，好幾扇門——仿佛是某種駭人的怪物張開了口。

最後——

……嘩啦

好比是將各種惡心的深海怪魚混雜一起，把牙口及眼球貼在其身體各處一樣如汙泥般不定型的怪物，從無數的門扉中落下。

嘩啦。

嘩啦……

怪物們就像壞掉的水龍頭，啪嗒啪嗒地不斷往下落。

不定型的怪物們盯向了格倫，並成群結隊湧來。

這些冒瀆的生物讓他生理上產生厭惡與恐懼，使他呆呆站在原地。

『格倫，這些家夥是——！』

納姆魯斯像是要保護格倫一樣擋在他面前。然而，原本就和幽靈沒什麼兩樣的她根本派不上什麼用場。

『可惡，在這種封閉的世界裡沒辦法……也無處可逃！到底該怎麼辦——』

「哼……你的探索到此為止了」

露夏斯故作地攤開手對格倫宣告道。

不定型的怪物將房間埋沒，包圍了格倫與納姆魯斯……

「無知的愚者永遠也不會醒來。你就在這安寧與混沌的黑暗中繼續做愚蠢的美夢吧……像個『愚者』一樣」

露夏斯得意地說。他像是確信了自己的勝利。

但是——

「哼！」

——格倫對他的話嗤之以鼻。

「有什麼好笑的？」

「……沒啥，我只是想著——是時候了」

乒——！

格倫用大拇指彈起一顆小結晶石……在他落回眼前時用左手抓住——

黑魔改【滅絕之光（Extinction・Ray）】

瑟莉卡・阿爾佛涅亞在兩百年前的魔導大戰中創造出來的，無限接近固有魔術的弑神之術。那是利用將炎熱，冷氣，電擊三種屬性的咒文強行揉在一團造出的虛數能量分解萬物的術式。

格倫彈出的結晶就是啟動它的魔術媒介——『虛量石』。

「哼……想得美！」

但是，怪物們的速度非常快。它們從四面八方撲來，試圖將格倫吞沒——就像海嘯一樣。

格倫就這樣毫無還手之力地被怪物們吞沒——

——的前一刻。

「老師！」

轟——！

發出轟鳴的暴風化作無數的刀刃，纏繞在格倫周圍——它們將不定型的怪物們絞成肉泥，壓倒了它們的攻勢。

「不會讓你們得逞！」

突然，一個大洞憑空出現，將怪物們吸了進去。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道藍色的閃電揮舞著大劍將怪物們斬飛——

「什麼——！？ 」

露夏斯驚覺——

三位少女降臨到了格倫身邊。

是希絲緹娜，露米婭以及莉艾爾。

「我們來幫你了！」

希絲緹娜甩出一張紙給格倫看。

那是福澤爾制作的鑰式。

「哦哦，多謝咯，我就在想你們差不多該來了」

「現在是個什麼狀況！？ 」

「幹死他！以上！」

「嗯，知道了！幹！」

三個少女盯向露夏斯——

「——就是這麼回事啦」

舉起左手的格倫一邊醞釀自己的魔力一邊自信地宣言。

「有我可愛而可靠的學生們在，我的勝率自然是100%啊。這場鬧劇該結束咯？古書蛀蟲！」

「……這就是所謂的飛蛾撲火吧……魯莽不等於勇氣，好奇心害死貓……這可是魔術師的大忌」

露夏斯對她們的登場不以為然，只是聳了聳肩嘆了口氣。

「也好，就讓我把你們也葬送於黑暗之中」

他打了個響指。

又有大量不定型的怪物出現，並呈海嘯之勢朝他們襲來。

但是——

「<服從於我吧・風之臣民・我乃風之公主>——！」

黑魔改二【暴風領域(Storm・Grasper)】。

希絲緹娜全方位自由自在地操控的暴風，穩穩止住了怪物們的猛攻。

「——我的鑰匙！」

露米婭把手掌舉向前方，銀色的鑰匙浮在她手掌前的空中——旋轉。

炫目的銀色光芒流入眼中——

咣，咣，咣——

不斷地放出怪物的虛空之門被一個個關上了。

並且——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莉艾爾神速地橫揮大劍——劍光一閃。

鏗！

不定型的怪物們被分成上下兩瓣。

對於這樣的怪物，莉艾爾的物理攻擊不應該起效果。但是……

『43ho@gmjraQ@#RQ#RHSRTNDGH^&J#!@\$%^\$%^&(\*&~~~! ? 』

……被斬斷的怪物發出了噪耳的奇聲。

唰——

隨後，它漸漸化為無數細小的塵埃散開了。

「怎麼，這些怪物也太菜了吧？雖然看起來好像挺強的」

格倫一邊醞釀自己的魔力一邊吹逼說。

「不可能……為什麼？為什麼你能用區區大劍消滅『純粹的黑暗』的眷屬？」

就連露夏斯也一臉驚訝地看著莉艾爾。

「那可不是會被你們的低等魔術消滅的東西……難不成將概念……不，該不會是『打開』……？但是，該怎麼……？」

莉艾爾壓低身體準備發動攻擊——

「……雖然不是很懂。但我最近經常能看到劍尖有金色的光」

「什麼？金色的……光？」

「嗯，我覺得我不會輸」

怪物開始對莉艾爾左右夾擊。

但是她像敏捷的獸類一般扭動身體，躍動起來——兩閃大劍。

不定型的怪物們被一分为二，被打飛——

——最後化為黑色的塵埃散去了。

「金色的劍尖……難道是，黃昏？……而且……」

露夏斯卡了一眼希絲緹娜。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希絲緹娜靈巧地使役著風。

時而用暴風將怪物吹飛，時而用真空之刃將怪物切碎，時而用風之戰錘將怪物打成肉泥。

暴風在附近肆虐，但是卻絲毫不會誤傷格倫他們。

它精確地打擊著怪物，不讓怪物碰格倫一根寒毛。

「……那頭髮，那魔力……是伊塔庫亞神官家的後裔嗎？」

然後他再看向露米婭。

「莉艾爾！希絲緹！趁現在了——！」

露米婭利用〈我的鑰匙〉凍結了空間。

不定型的怪物們被連同空間一起定格在原地——

「多謝，露米婭！看招！」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希絲緹娜用狂風消滅不能動彈的怪物，莉艾爾則用大劍逐個擊破……



「原來如此……我的天使終於完成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

露夏斯非常欣慰地笑了。

「不過確實困擾，要我同時面對這麼多……」

「我不關你是魔王還是什麼，現在的你終究只是鉆進人家日記裡的，幾百年前的隨筆罷了！我們怎麼可能輸給你。看招吧——」

醞釀好充分的魔力的格倫開始詠唱咒文。

「〈吾乃斬獲神明之人・吾乃知曉始源開創與終結之人・——〉」

在希絲緹娜，露米婭以及莉艾爾壓制住不定型的怪物們時。

「〈歸於攝理之圓環・讓萬物歸於五素・將聯結象理的因緣分離——〉」

「？這個咒文是……是麼，你是……」

聽到格倫詠唱的咒文，露夏斯拍手稱贊起來。

「原來如此……看來你們不是單純的愚者」

他嘻嘻笑著——

「恭喜你，格倫。你不是一個沈睡著的愚者。你是一個從沈睡中醒來，能夠開拓出新的可能性的，正位的愚者……但是你覺醒得太遲了」

他壞笑著。

他不斷壞笑著。

仿佛是在嘲笑在絕對無法掙脫的沼澤中掙紮的滑稽之人。

「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命運的齒輪已經開始轉動。一切都按劇本在演，我所追求的禁忌教典已經近在眼前。這個世界已經是——」

但是。格倫完成了咒文——

就像是要讓露夏斯閉嘴似的——

「〈森羅萬象須於此散滅・歸於虛無終焉——！〉」

轟——

炫目的光芒從格倫左手溢出。

強大的魔力湧起，奔流——

「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往前方伸出的左手上出現三個魔術法陣。

頓時——超特大的光之沖擊波被發射出去，將所有不定型的怪物以及站在其中心的露夏斯毫不留情地吞沒了。

嗖！被卷入光之洪流的怪物們瞬間蒸發。

其輪廓變得漸漸融成了潔白——被光芒沖刷殆盡——

「……你們確實有趣。伊塔庫亞的神官，我可愛的天使，黃昏之劍士……這是何等奇跡般的組合。並且——……」

他最後看向格倫，想要說些什麼——

——這時，他就被完全消滅了。

世界漸漸被染成一片潔白——

一切都被染成潔白——

.....

.....

「——謔！？」

格倫突然在旅館裡驚醒。

自己正躺倒在地上……希絲緹娜，露米婭和莉艾爾圍在他身邊看著他的臉。

「……你們……」

「謔……太好了」

「老師……」

「嗯」

希絲緹娜，露米婭以及莉艾爾都以各自的方式鬆了口氣。

「哼！你總算是平安回來了！」

「真是的，別太讓人擔心了……」

福澤爾和伊芙在稍微遠一點的地方舉著手，他們手前是正在回轉的魔術法陣。

確認到格倫平安無事後，他們詠唱了什麼咒文，然後解除了魔術法陣。

「他們是我們進入書本世界時的保險」

「沒錯。萬一狀況不妙，他們還可能將我們的精神拉回到這邊的世界」

「這是比較高等的魔術，所以就只能拜托伊芙小姐和福澤爾老師了……」

希絲緹娜和露米婭對格倫進行說明。

唰——！

福澤爾毫不顧忌地將她們推開並湊到格倫面前。

「你到底看到了什麼！快告訴我！那個著名的魔導考古學者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我對此非常感興趣！快告訴我！快告訴我快告訴我快告訴我快——！」

「〈你・給我・自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伊芙用即興改編咒文燒烤福澤爾。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這家夥到底怎麼回事！你知道你在幹什麼嗎！？人家差點就變植物人了，你居然還這樣追問人家！真是的，沒想到這世上還有比格倫更差勁的男人！你這混蛋！混蛋——！」

伊芙不斷踐踏著被燒成火球的福澤爾。

格倫在一旁呆呆看戲。

「唉……你不要獨自去幹什麼奇怪的事情啊」

希絲緹娜小聲發起牢騷。

「老師你也沒必要什麼事都自己一個人扛著。等事情告一段落後，把能對我們說的情況與我們分享一下吧」

露米婭微笑著。

「嗯，我也幫忙」

莉艾爾依舊一臉困倦。

看著她們的面龐，格倫也露出了笑容。

「是啊」

格倫站起來，把自己脖子的關節扭了扭。

「我會跟你們說的……等到這個魔術祭典結束後。到那時就麻煩你們咯？」

他一說完，三個女生都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 終章 混沌

格倫從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中返回後，第二天早上——

魔術祭典進入了最終日——決賽之日。

明明比賽是下午才開始，但是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現在就已經人滿為患。不論是誰都在討論到底是阿爾紮諾帝國還是雷紮利亞王國會獲勝。

與此同時。

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的東南方向——聳立於自由都市米拉諾中心的迪利卡・法莉婭大聖堂正廳。

阿爾紮諾帝國與雷紮利亞王國的首腦會談在某種緊張的氣氛中開始了。

帝國與王國的核心人物們在大廳中央的一張長桌兩邊對峙。

右側坐席上是阿爾紮諾帝國女王，艾麗西亞・耶爾・克・阿爾紮諾七世。

女王府官房長官格萊茨・露・愛德華卿。

女王府國軍大臣，帝國軍綜合參謀本部部長阿澤爾・露・伊格尼特卿。

以及阿爾紮諾帝國外務省的各位高官們。

左側的坐席上是——

聖艾麗薩雷斯教會教皇廳教皇菲涅拉爾・漢薩。

聖艾麗薩雷斯教會教皇廳司祭樞機卿法耶斯・卡迪斯。

聖艾麗薩雷斯教會教皇廳樞機卿奧恰波特・安比斯。

以及雷紮利亞王國的外務大臣以及各大領主。

分坐在左右兩側的兩國要員謹慎著盯著對方。

中央的長桌外為了一圈旁觀者的坐席，其中坐著為這次首腦會談提供場地的自由都市米拉諾的社長以及賽利亞同盟盟主以及其他周邊國家的盟主與代表。他們也在靜觀這次會談的走向。

畢竟阿爾紮諾帝國與雷紮利亞王國是北賽福德大陸的雙雄。

阿爾紮諾帝國擁有世界最強的魔導技術，而雷紮利亞王國擁有廣大的領土與人口，因此它們成為了北大陸極具影響力的兩個國家。

這次會談的結果甚至會左右自己國家的未來——因此旁觀的各國首腦與代表們都非常緊張。

在極度緊張的氣氛中——

「非常感謝自由都市米拉諾提供了場地，使本次會談成為可能」

艾麗西亞三世慣例地打了招呼。

「本次魔術祭典是闊別數十年的象征和平的祭典，能與這樣的盛會同時舉辦的會談是一次絕好的，讓我們認識祭典和平之意義的機會。我由衷期待今天各位能為兩國的和平與發展提供並交換富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

艾麗西亞落落大方開始講話，並露出開朗的笑容。

她的發言使在座的各國首腦的緊張得到了一些緩解。

畢竟阿爾紮諾帝國是舉世聞名的軍事大國。如果這樣的國家的領袖對『和平』持積極態度，那大家都會放心不少。

但是——

「哼，我倒不認為和你們這些劣等的旁系血統有什麼建設性的對話」

這句極其不給她面子的發言讓會場的氣氛瞬間下降到冰點。

那是形式上坐在雷紮利亞王國側最上座的，唯獨衣服很華麗的瘦弱老人……雷紮利亞王國國王，洛克斯・耶爾・克・雷紮利亞五世。

雷紮利亞王國是由聖艾麗薩雷斯教會教皇廳握著實權的，事實上的宗教國家。

並且這個洛克斯五世將政務與統治國家的責任全權交給教皇廳負責，完全就是擺設。或許因為他是個虔誠的聖艾麗薩雷斯教徒吧，他把教皇廳當作絕對而神聖的存在，對教皇廳的話無所不從。

洛克斯五世在艾麗西亞七世面前表現出明顯的厭惡。

「阿爾紮諾王家不過是從我高貴的雷紮利亞王家派生出來的劣等旁系血統。我們怎麼可能和這種劣等的，而且還是女人當國王的國家進行談判。再者，對這個信奉錯誤的信仰的異端之國，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

「……………」

「想要與本王對話，首先要解散帝國國教會，改變信仰，奉上帝國全部領土，並向我下跪——」

但是——

「恕我直言，洛克斯五世國王陛下，這是不可能的」

艾麗西亞七世威風凜凜地說。

「作為一個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阿爾紮諾帝國的盟主，我不可能向您下跪」

「女人，你還真敢說……！你以為你身體裡的血液是屬於誰的——！」

「我的血是我自己的，並不是別的什麼人的。而且歷史不會倒退，現在不是辯論誰是主系誰是旁系的時候，我們應該著眼於解決被分裂成



兩個的國家之間的現實問題」

「所以你們把國土還回來不就好了麼！？阿爾紮諾帝國王家是雷紮利亞王家的派生！你們的國土就是我的國土！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倒也不介意發動戰爭把你們的國土奪走哦！？」

「這種想法最後只會給兩國帶來毀滅。現代魔導技術與四十年前奉神戰爭那時已經天差地別……你們能贏嗎？並保證自己全身而退？」

「咕——」

即便是無能的洛克斯也清楚這一點。

倒不如說他是四十年前奉神戰爭的當事者。他年輕時的記憶在腦海閃過。

四十年前的奉神戰爭——本是懷著絕對的自信發動的戰爭因為阿爾紮諾帝國異常頑強的抵抗被拖入泥沼，兩國兩敗俱傷。

而且光說犧牲者的數量的話，雷紮利亞王國還比阿爾紮諾帝國多了幾倍。與其說是兩敗俱傷後的握手言和……不如說是雷紮利亞王國的敗北。

之所以會形成言和的局面，只是因為當時帝國也沒有余力對王國進行反撲與吞並了——

比起只是嘗過一點在最前線上的艱苦，想要通過無謀的聖戰來發泄自己信仰心的教皇廳強硬派，洛克斯在這一點上反倒要更加慎重一些。

並且，王家與教皇廳意志上的偏差會成為賢明的艾麗西亞七世的可乘之機。雖然雷紮利亞王家失去了實權，但教皇廳也無法完全無視雷紮利亞王家的影響力。

「……當然，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我不希望今後有任何的戰爭……所以才會有這次會談」

面對艾麗西亞七世依舊冷靜的態度，洛克斯五世，反對與帝國言和的王國首腦以及教皇廳強硬派們都焦躁起來。

旁觀的各國首腦們也都對艾麗西亞七世的風貌與膽氣發出感嘆。

和平派的法耶斯司祭樞機卿以及教皇菲涅拉爾都舒了一口氣。

艾麗西亞七世迅速地控制住了局面。

「……………」

但是，唯有教皇廳強硬派的頭頭，奧恰波特樞機卿一直保持沈默。

他雖然臉色有些不好，但他仍默默地以兇悍的眼光睥睨著全場。

「那我們開始吧」

就這樣——

阿爾紮諾帝國與雷紮利亞王國的首腦會談開幕了——

決賽開始前十分鐘。

「差不多到時間了」

進入競技場的希絲緹娜他們開始了賽前最後的調整——這時，決戰的時刻到來了。

「走吧」

在一種奇妙的緊張感中，希絲緹娜他們在格倫的敦促下，通過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的走廊，朝著競技場中央的賽場走去。

但是在這途中——

「……哼，來了麼，異端們」

在走廊的三岔路口上遇到了另一群人。

那是一群穿著黑色立領僧侶服的人。

領頭的是一個把頭髮捫到腦後，眼神陰郁的少年。

「馬爾科夫同學」

希絲緹娜警惕地盯著他。

雷紮利亞王國法涅利亞統一神學院的首席魔術師，馬爾科夫・德拉格諾夫輕蔑地哼了哼鼻子。

「虧你們能來到決賽，值得誇獎」

「……………」

馬爾科夫高傲地對希絲緹娜說。

「說實話，我很感謝主上賜予我這個機會。畢竟，這樣就能在公眾面前堂堂正正地將你們這群叛教者『聖伐』掉了」

叛教者，是聖艾麗薩雷斯教會教皇廳（舊教派）對從舊教派中分裂出來的阿爾紮諾帝國新教派的蔑稱。因為信奉的是同一個神，舊教徒對新教的偏見極大。

「你們的信仰與我們的信仰……究竟哪邊才是正確的，哪邊才是正義……今天就要見分曉了」

但是——

「但是這又關我什麼事呢」

希絲緹娜嘻嘻笑道。

「哈……？」

「我才不管誰家宗教才是正統呢。畢竟我本人也不是什麼虔誠的教徒，也就是休息日的時候會去教堂逛逛吧？」

被希絲緹娜出乎意料的話鎮住的馬爾科夫瞪大了眼睛。

「我感興趣的你的魔導技巧。你到底會展現怎樣的魔術戰法，而我又如何做出應對……我很期待這一點」

希絲緹娜露出自信的微笑。

但是，希絲緹娜這種輕飄飄的態度傷害了馬爾科夫的信仰心與自尊心，這讓他怒發沖冠。

「別開玩笑了……！？你居然認為無所謂！？也就是說你要貶低我們神聖而崇高的信仰嗎！？你要說宗教的正統性是沒有討論意義的嗎……！？」

「我沒打算貶低啊，我只是覺得思想和宗教與魔術比賽沒什麼關係。僅此而已」

「好，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們果然是異端！是惡魔！靈魂已經腐爛了！你們被新教派瘋狂的信仰論毒害了！所以根本無法互相理解！你們已經聽不懂人話了！」

馬爾科夫怒氣沖沖地瞪著完全不打算奉陪他的希絲緹娜。

那情緒高漲而閃著兇光的雙眼，看起來一點都不正常。

「……覺悟吧。我要對你們進行宗教裁決。判決是死刑。幸運的是……在比賽中殺人也只會被當成『事故』。你們這些異端就該這樣被消滅掉……嘿嘿嘿，哈哈哈哈哈……！」

馬爾科夫低聲地，瘋狂地笑著。

他一邊笑一邊帶著自己的成員們與希絲緹娜擦肩而過——  
——的時候。

希絲緹娜將自己注意到的一個細節說出口。

「馬爾科夫同學。你……臉色不太好啊。身體沒問題吧？」

然而，馬爾科夫並沒有理會她這句話，默默地走遠了——

「是時候了」

與希絲緹娜他們分開的格倫，伊芙，露米婭，愛蓮，莉艾爾，愛莎以及平常那群人來到了代表團專用的觀戰席。

背後座位上傳來的談笑聲已經成為熟悉的BGM——

「哎哟，真是期待啊！沒想到真能走到今天！對吧，溫蒂！？ 」

「卡修同學，你……昨天才幹了那種事今天就敢正常搭話，我算是佩服你臉皮之厚了」

「真是的，男生都是傻蛋嗎……」

「啊哈哈……」

「那，那個……大家都會沒事的吧？我聽說雷紮利亞的人都非常可怕……」

卡修，溫蒂，特蕾莎，塞西爾和琳坐在後方的座位上。

環顧周圍——

「今天會是誰贏呢~？你覺得呢？」

「……我個人當然是希望戰勝了我們的帝國獲勝啊」

阿迪爾和艾希德等哈拉薩代表團的成員——

「之後就看他們如何表現了」

「是啊……」

咲夜與時雨等日輪國代表團的成員——

甚至還有比如綠之國的吉利安，卡爾茨的弗雷德麗卡，賽利亞同盟的阿爾弗雷德以及阿瑪尼斯的克林希德等雖然在本次大會上敗退但有出色表現的人們。

大家都想看，大家都想知道——現在這個世上名副其實的，最強魔導大國究竟是哪邊。

他們滿懷期待地等待著答案的揭曉。

最後，希絲緹娜與馬爾科夫等兩國選手出現在鬥技場中央的賽場上……觀眾們的歡呼聲更加吵雜了。

「決賽的規則……就是沒有任何規則」

伊芙抄著手俯視著進入賽場的學生們。

正如伊芙所說，至今為止利用空間操作術式構築出各種複雜地形的賽場今天是一馬平川。

「沒有任何條件任何束縛的，堂堂正正的魔術戰。是純粹的技術與技術的比拼」

「在這場戰鬥中，強者為王……簡單明了我喜歡」

格倫露出笑容。

「是啊……要說戰鬥的話，女王陛下也在……」

「嗯，對啊」

伊芙點點頭。

「闊別數十年舉辦的魔術祭典……其真正的目的」

「阿爾紮諾帝國與雷紮利亞王國的首腦會談……」

格倫望向遠方。

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的東南方——聳立於自由都市米拉諾中心的巨大宗教建築，迪利卡・法莉婭大聖堂。

阿爾紮諾帝國與雷紮利亞王國兩國的首腦會談就在那裡舉行。

這次會談的結果，或許會打破常年處於冷戰狀態的帝國與王國之間的隔閡。

會決定帝國的未來——

「現在你該擔心的不是那邊吧」

伊芙略顯不耐煩地叮囑讓格倫回過神來。

「現在你該做的，就是看你可愛的徒弟們的完美表現」

「哦，嗯……是啊……」

格倫重新看向眼下的競技場。

他與遠處的希絲緹娜對上了視線。

希絲緹娜在遠方點了點頭。

他也無言地點點頭。

於是，她露出滿足的微笑，並轉身面向在場地對面一側的雷紮利亞代表團的選手們。

最後，在巨大的歡呼聲中，象征著比賽開始的照明彈被打上空中……

魔術祭典的決賽拉開大幕——

—————

誰都有預感會是這樣——

帝國與王國的首腦會談進行得無比艱難。

要想阿爾紮諾帝國與雷紮利亞王國攜手並進，還需解決諸多問題。

特別是從四十年前的奉神戰爭開始遺留到現在的各種國界問題，帝國位於雪山連峰中的實際支配土地的返還等。

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東部的高山地區卡拉爾。

這本來是王國放棄了的土地。而在這片土地上居住的居民在被王國遺棄後請求加入帝國，結果這就成了帝國領土。

然而近年，這塊土地被發現有貴重的魔礦石的大量儲備。主張對此地擁有主權的雷紮利亞王國希望阿爾紮諾帝國做出讓步。

然而對阿爾紮諾帝國來說，它已經成為了帝國東方防衛線的要沖，不能放棄。

「如果你們帝國想要與我們締結合約，那先要展現出誠意！」

「沒錯！那片土地原本就是屬於我們的！」

「帝國在不正當地侵犯我國領土！」

面對雷紮利亞王國方面的無理取鬧，艾麗西亞七世——

「要說不正當侵犯那就錯了。在1825年，當時的兩國首腦簽訂了卡拉爾合併條約。領土是你們自願讓出的。這個問題早已被不可逆地解決了」

——時而引用歷史事實反擊。

「我國考慮將貴國列入被發掘出來的魔礦石的第一等交易優待國。這樣的舉措想必能給貴國帶來財富，也能讓兩國共同發展」



——時而用經濟政策懷柔。

「想要以武力收回卡拉爾？可笑。請不要低估我國的情報網。現在貴國根本沒有這樣的余力。因為朝各個方向展開的宗教淨化政策，貴軍戰線已經拉得很長。對貴國教會有不滿情緒並持不配合態度的周邊國家也不在少數。想要在這種狀態下進攻那塊要地可是自殺行為」

——時而利用卓越的情報網給出戰略上的事實。

「倒不如說，貴國因為對大陸北方的大國，不死王法爾・修波爾茨公爵的夜之國展開侵略行動，現在與不死王的关系緊張到了極點。在與那樣的大國決戰前，貴國自然想要保證後方的安全……也就是卡拉爾這一要地的安全保障。而從我國的國防角度來看，貴國是夜之國於我國的防波堤，我國自然也不想讓貴國被輕易打垮……明白麼？兩國在這一點上只能聯手……」

——時而進行壓迫。

「原來如此，既然這樣我國或許要考慮改變談話的對象了，比如貴國正恐懼著的夜之國的國王，法爾・修波爾茨公爵……與他暢想一下未來或許也不錯」

——時而進行威嚇。

首腦會談已經成為艾麗西亞的獨角戲。

王國方面也嘗試進行各種各樣的攻擊與反駁。

主權的正統性，以同盟諸國的武力為基礎的脅迫，宗教論戰……

但是這對已經看透了王國方面理論武裝手段的艾麗西亞七世來說構不成威脅。

以不講道理來對抗大道理

以詭辯來對抗對方的不講道理。

以大道理對抗詭辯。

艾麗西亞七世巧妙地化解雷紮利亞王國的攻勢。

並且不斷地提到兩國的共同繁榮。

她的提議不會偏袒任何一方，都是一些從長遠角度來看能惠及兩國的，建設性的提議。

雷紮利亞王國教皇廳的強硬派也不是所有人都只重視信仰。在具體的利益面前，也有人被她的提議打動。

不僅如此，在場其他各國首腦的旁聽也是關鍵。

明明阿爾紮諾帝國的女王提出了如此多有建設性的建議，而雷紮利亞王國別說是提出替代方案了，只會進行宗教論戰，胡攪蠻纏……這樣雷紮利亞王國在別國心中的形象也會大打折扣。

當然，對自尊心極高的雷紮利亞王國以及艾麗薩雷斯教皇廳來說，這種事是絕對不能夠發生的。

「我方也有提議，正如您所說，現在我國因為過度的宗教淨化政策，與周邊國家——特別是與南方平原諸國的關係非常惡劣。我方希望與貴國能成為我國與他們和好的紐帶，改善關係。如果貴國願意，那麼我國也會考慮貴國的提議」

法伊斯司祭樞機卿也巧妙地進行援護，他故意讓阿爾紮諾帝國接受一些要求，給王國與教會那群人保留一些顏面。

「我提議帝國開放北方海路，並撤銷北陸沿岸各地的通商關稅……我國是內陸國家，這一點對我國尤為重要」

「……………好吧，為了共同發展，我同意」

實際上這些籌碼早在之前就暗中交涉好了。他們不過是按照原定計劃，在所有人面前表演出『王國從帝國手中扳回一城』的劇情。

這樣的戲碼維持了國家的顏面與矜持。

——就這樣。

一切照著艾麗西亞七世的計劃進行。

不知不覺中，艾麗西亞七世已經取得全面勝利。

這是一次對兩國來說極具建設性的會談。

也締結了幾條有實質意義的合約。

可以說是歷史性的成果。

（哼……成功了……總算是成功了……）

十年，不一一照這樣子至少幾十年，都不用再擔心戰爭的發生。艾麗西亞七世長舒了一口氣。

長年的辛勞總算是得到了回報。

（太漫長了……不過這下就……）

她咀嚼著湧上心頭的喜悅與成就感。

仔細一看，法伊斯司祭樞機卿與菲涅拉爾教皇等王國和平派也對這個皆大歡喜的結果舒了一口氣。

在漫長的歲月中停滯不前的兩國關係總算是迎來了巨大的轉折。

（沒有白費……我至今為止的辛勞，都沒有白費……這下我就能創造那孩子——艾露米婭娜能幸福生活的未來……我終於能在她面前挺胸擡頭……）

首腦會談結束後，會場響起了巨大的掌聲。

在做的所有人都像是在祝福這場會議的結果一樣熱烈鼓掌。

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祝願阿爾紮諾帝國與雷紮利亞王國兩國的未來光明，祝願世界和平

——

正當會議要以這種方式收場的時候——

「哎喲喂……真是遺憾啊」

至今為止都老實得有點異常的奧恰波特樞機卿突然得意洋洋地開口。

「您想說什麼？奧恰波特樞機卿」

「沒什麼，我只是在想……如果法伊斯司祭樞機卿與菲涅拉爾教皇沒有被貴國的刺客『暗殺』的話……未來可能就真的和平了吧」

靜——

奧恰波特莫名其妙的話讓全場人靜了下來。

困惑與動搖像毒藥一般擴散到整個空間。

「……奧恰波特樞機卿，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法伊斯司祭樞機卿困惑地發問。

「……我像我剛才已經說明白了，法伊斯司祭樞機卿。很遺憾，你們接下來將要被殘忍的帝國殺手『暗殺』」

「……！？」

「而我則不得不對將法伊斯司祭樞機卿與菲涅拉爾教皇殺害的卑鄙的帝國降下正義的鐵錘……不得不賭上國家的威信發動戰爭」

嘩——

奧恰波特樞機卿的話讓現場氣氛變得無比緊張。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奧恰波特樞機卿緩緩地……緩緩地舉起手……

這一刻，在場所有人的腦筋都在急速飛轉。

仿佛現場的時間都變得遲緩了下來。

隨後——

為了防止最糟糕的結局出現，人們都各自行動起來——

（——來了！）

艾麗西亞七世咣當一聲站了起來。

奧恰波特樞機卿是聖艾麗薩雷斯教會強硬派的領頭人。

他是希望與帝國開戰的極右翼份子。

因此，和平派的法伊斯與現任教皇菲涅拉爾都是障礙。

艾麗西亞七世早已料到他會在首腦會談上使壞。

並一直警惕著。

但是——

（沒想到——他會下如此大膽的一步棋）

他要如何在光天化日，在眾目睽睽這下進行暗殺？

到底要怎麼做？這樣做了之後他又能怎麼善後呢？

艾麗西亞七世警惕地環顧四周。

周圍展開了守護的結界。要暗殺是不可能的。

但是現在沒時間想這些。

艾麗西亞騎士，決定使用自己應對緊急情況的一張牌——

（拜托你了——……阿爾伯特！）

（哼，果然麼）

這時，阿澤爾・露・伊格尼特卿悠然地坐在椅子上。

（奧恰波特這小滑頭的目的我早已洞察）

因此，伊格尼特卿暗中派出了伊莉雅，讓她把奧恰波特樞機卿雇傭的暗殺者們都幹掉了。

（雖然完成任務後的伊莉雅有些奇怪，但沒問題。因為這些暗殺者本身就是幌子……你以為我會沒發現嗎？）

沒錯，伊格尼特卿早已洞察一切。

真正的暗殺者恐怕是——

正因為如此，他才故意止步於『只幹掉那些是幌子的暗殺者』。為了不讓敵人察覺己方已經看透了他們的目的。

而且，所謂的功勳，如果不『簡單易懂地』表現給人們看就沒意義了。

所以他故意放了真正的暗殺者一馬——為的是親手幹掉它。

伊格尼特卿露出冷笑。

（我不會讓戰爭發生……為了那個即將到來的時刻……為了將帝國與王國都收入我囊中！）

（謔？果然來這麼一出？）

與此同時，出席這場會談的『某個人物』偷笑起來。

（沒錯，沒錯。聚集到此處的各位都料到一切會演變成這樣。而且各自都做好了萬全的準備，覺得事情一定會照著自己的計劃發展……）

那個人瞟了一眼自己的左手。

左手上有一個戒指。

（確實，各位的先見之明在人類的層面上可以說是優秀。但是很遺憾，教皇菲涅拉爾與法伊斯司祭樞機卿將會被『暗殺』。你們敗北的原因是你們只會用人類的嘗試來進行思考……）

那個人緩緩動起了自己鑲著戒指的手——

（沒錯，這次勝利的將會是我們，天之智慧研究會……）

（——想必在場的人都是這樣想的吧！覺得自己才是笑到最後的那個！）

篤定了自己的勝利的奧恰波特樞機卿露出陰笑。

他們完全沒有抓住重點。

自己還有更加超乎想象的目的。

（笨蛋們！數秒之後你們將看到的景象，將是你們所有人都沒想到的——！）

思考奔走到了極限。

時間在以極其緩慢的速度流逝。

但是——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這一切都被帝國方面一些高管們的慘叫所打破。

這些高官們已經不再是人——

它們變成了雙目充血，全身隆起鋼鐵般堅硬的肌肉，擁有尖銳的獠牙與爪子的怪物——

咚！

變身為怪物的帝國高官們以迅猛的速度沖向了被嚇得呆在原地的法伊斯司祭樞機卿和菲涅拉爾教皇——

同時，奧恰波特卿得意地笑了起來。

——為什麼？為什麼帝國高官會？是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到底是發生了什麼！？

根本沒有時間思考這些。

現在能被允許的，只有迅速而決絕的處置。

時間——恢復了流速。

會場上的各方勢力懷著各自的念頭紛紛行動起來——

「不會讓你們得逞的！阿爾伯特——！」

艾麗西亞七世只猶豫了一瞬間就大喊起來。



她的指示化作了魔術信號，傳達到迪利卡・法莉婭大聖堂南方3000米外。

傳到了位於雄偉的斯科爾佛茨城最高的尖塔上的他腦中。

那就是目前帝國宮廷魔導士團最強的男人——

「阿爾伯特前輩！」

通過簡易的使魔契約與在會場的艾麗西亞七世同步了視覺，並將這一情報送給了阿爾伯特的克裡斯托弗轉頭對他大喊。

「距離3021，高低差-20，對象3，結界強度8，需要奇跡般精確的超長距離穿牆魔術射擊——能行嗎！？」

聽到克裡斯托弗急切的問題——

「……輕鬆」

扛著類似長槍的魔杖『蒼之雷閃』的阿爾伯特平淡地回答。

他老鷹般銳利的雙眼盯著遙遠的那一邊。魔杖前方直指目標——雷電之魔力膨脹起來——釋放。

（這就是我的『保險』！我絕對不會讓法伊斯司祭樞機卿與菲涅拉爾教皇被殺害……！）

艾麗西亞七世在心中下定決心——

「哼，想得太美！」

伊格尼特卿高喊。

「忘了我『紅焰公』的稱號了嗎！？」

轟——！

洶湧的烈火在伊格尼特卿周圍席卷，化作了炙熱的狂風。

是窮極了火與熱的魔術的伊格尼特家之秘傳——

眷屬密咒【第七園】——在制定領域內完全省去炎熱系魔術啟動所需的『五工序』的逆天技能登場了。

（功勞是我的！我伊格尼特家才是帝國，以及王國的真正統治者！而你們只會成為我的墊腳石！）

（哼……現在正是時候）

那個任務偷笑著。

他戴著的戒指發出詭異的光芒。

咯噠——

黑暗開始鼓動——

咯噠——

黑暗——落了下來。

人類遠不能企及的強大的概念存在，從這個世界之外叩響了這個世界的大門，想要進入——

這個邪惡的法術就是惡魔召喚術。

被稱為惡魔的概念存在將要在這個世界降臨——

（哼……法耶斯司祭樞機卿與菲涅拉爾教皇要在此退場了……之後掌控雷紮利亞王國的將會是我們天之智慧研究會……！）

——此時此刻。

在場的所有人都是這樣想的。

『贏了』。

『一切按照我的計劃進行』。

自己才是從混沌的旋渦中解脫出來，笑到最後的那個。

自己才是勝者。

就當他們確信著一點的時刻——

他們都被背叛了——

「『我料到了』」

嘩啦啦啦啦啦啦——！！

天頂的花窗玻璃被打破，一個男人從天而降，與無數天使一起從天而降。

一切來得實在太突然。

「什……」

「什……麼……！？ 」

就在那一瞬間——

襲向法耶斯與菲涅拉爾的怪物們被什麼看不見的利刃一分為二，落在了地面上。

如密密麻麻的弓箭般飛出的人工天使們——將雷紮利亞王國的現任國王洛克斯五世，王國大臣們以及各大領主們的頭顱斬下。

無數的頭首在空中飛舞。

鮮血的噴泉在各處爆發。

他手背上伸出的黑色劍刃將在那一瞬間穿破障壁飛來的『蒼之雷閃』的超高壓電擊炮彈開——

軌道被幹擾的電擊炮射向了伊格尼特卿。

「咕——！？ 」

伊格尼特卿則不得不放棄啟動炎熱系咒文選擇躲避。

「咦？」

並且，還沒反應過來這是怎麼一回事的奧恰波特卿的腦袋，他的全身——

開始浮現出粗大的網狀的血管——

噗！ 刷啦————————！

他突然全身炸開倒在地上，黑色的鮮血飛濺四處——當場斃命。

靜……

一切都是在一瞬間發生的事。

誰也沒有預料到，誰都不可能預料到的這一幕……讓所有人啞然失色。

「剛才奧恰波特樞機卿是……『天使之塵』的末期癥狀……！？」

艾麗西亞七世驚訝地嘟囔道。

「不行啊。你們的劇本都不太行啊」

漂亮地上演了這場慘劇，這張荒唐無稽的狗血劇的男人——賈提斯·洛範愉悅地笑著。

寂靜的會場與一個人瘋瘋癲癲地笑著賈提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和平的會談？開什麼玩笑。你們這簡直就是鬧劇。女王陛下，雖然您身上流著無比邪惡的血液，但我很敬佩您為了和平付諸心血的姿態。然而，您所做的不過是將現有的問題延後。伊格尼特卿，你被醜陋的野心之火所驅使，為了之後好發動對王國的戰爭，現在假裝配合女王陛下，想要謀取暫時而虛偽的和平？你現在在進行各種駭人的準備對吧？手上已經有多少個『英靈』啦？」

「……………」

伊格尼特卿嚴肅地瞪著賈提斯。

「當然，奧恰波特是打算控制王國，發動對帝國的戰爭。天之智慧研究會也想利用奧恰波特得到信仰兵器。當然也是想讓王國與帝國之間開戰。對吧？你不這樣想嗎？菲涅拉爾教皇。話說回來，你這個戒指挺漂亮啊？只是有點陰森……看上去很像是會召喚惡魔的那種啊？嘿嘿嘿，現在還不是自主退位的時候哦……我還希望你在舞臺上多待一會兒……」

面對賈提斯的挑釁。

「……………」

菲涅拉爾教皇放下了正要舉起的戴著戒指的手。

「總之就是一場鬧劇……不管會談上是誰取得勝利，不管怎樣掙紮，帝國與王國之間都難免一戰……事情就是這樣，只是現在開戰還是以後再開戰的區別。明明是舉辦和平的祭典的時候，這樣可不好，非常不好。來自世界各國的兄弟姐妹們，你們不這樣想嗎？」

賈提斯故作地攤開雙手，環顧僵在原地的世界各國的首腦們。

「我再劇透一下，讓帝國與王國進行全面戰爭就是天之智慧研究會的真正陰謀。這可不好，非常不好。如果『這兩個國家開始爭鬥，這兩個國家流血犧牲』……嗯，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解釋——結果就是世界會毀滅」

無法理解。

誰都無法理解。

所有人都被這狂人的狂言所壓倒，但沒有人能對此嗤之以鼻。

「被邪惡的意志所詛咒的阿爾紮諾帝國順帶還有雷紮利亞王國都該被毀滅……但唯獨帝國與王國之間的戰爭必須避免。這讓我很是頭疼。我拼命思考著拯救世界的方法。到底該怎樣才能避免帝國與王國的戰爭呢？在此，我向在場的各位提供我所想出來的劇本——」

賈提斯宣言道——

「『第二次魔導大戰』——如何？」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沒錯，重溫兩百年前人類與邪神的抗爭——！第二次魔導大戰如果發生，帝國與王國就無法再爭鬥了……沒錯吧？」

「什……」

「嗯，當然，在與邪神的戰鬥中會有很多人死去吧……可悲可嘆。但是帝國與王國的爭鬥會導致這個世界真正意義上的毀滅……那麼，這就是『正義』！正好，我知道一個能夠召喚來邪神眷屬的人……那就是『純粹之黑暗的巫女』……嘿嘿嘿……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法耶斯司祭樞機卿對賈提斯喊道。

「難道說——你到底知道多少！？ 」

「不告訴你」

「你真的想要引發第二次魔導大戰嗎！？ 你真的要將邪神召喚來這個世界嗎！？ 你想要一個人和這個世界作對嗎！？ 」

「哼……我——」

他沒來得及回答法耶斯司祭樞機卿的問題。

咚——！

從三千米開外的天空飛來的兩束雷光貫穿了結界和牆壁，命中了賈提斯的頭部與軀體。

那是阿爾伯特的魔術狙擊。

但是——賈提斯的軀體化作了細小的塵埃，煙消雲散了。

「……是人工精靈……！？ 是怎麼——！？ 」

「快追！ 快找！ 搜索周邊的街道！ 他應該還在附近——！」

現場一片混亂。

保鏢和警衛們慌忙出動。

前一刻還在展望著的和平與光輝未來現在已經變成泡影。

有的只是暗不見天日的，名副其實的混沌。

（我的理想……我的願望……）

艾麗西亞七世感受到自己描繪的和平願景與未來在分崩離析——

——同一時刻。

靜……

瑟莉卡・艾麗艾特大競技場——靜得仿佛是來到了午夜。

「……咦！？ 」

希絲緹娜一動不動楞在原地。

眼前是十具屍體。

那是馬爾科夫・德拉格諾夫以及他的同伴們——雷紮利亞王國，法涅利亞統一神學院的選手們。

「……這，是……怎麼……？ 」

直到前一刻，他們還在與希絲緹娜他們進行激烈的魔術戰。

那是毫不吝惜自己的絕招與必殺的大決戰。

激烈的戰鬥讓觀眾們變得狂熱，不斷升溫的氣氛也讓希絲緹娜少見地燃了起來……的那一刻。

馬爾科夫他們突然痛苦掙紮起來……全身浮現網狀的血管……最後所有人炸得不成人形。

漆黑的鮮血灑滿了競技場，看起來無比獵奇。



而希絲緹娜對這個現象比較熟悉——

「……這，『天使之塵』……！難道說……難道……！」

希絲緹娜不禁顫抖起來。

「喂，喂……希絲緹娜學姐……這是什麼！？到底是發生了什麼！？」

嚇得面色鐵青的瑪利亞抓住了她的手臂。

其他的人——就連莉瑟，列文，吉布爾，科雷特，弗蘭西奴，基尼，海因克爾——

所有人都被這異常的情況嚇得無法動彈。

「他，他們死了……？真，真的死了……？不會吧……！？」

「瑪利亞！各位都要小心了！大事不妙——」

憑借豐富的戰鬥經驗，希絲緹娜以最快的速度恢復冷靜。她開始提醒同伴們，並警惕起周圍的情況。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一定有大事發生……！）

這時——

因為發生緊急事態，大會的運營委員會也不得不切斷了中央場地的隔絕結界。

「白貓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格倫與伊芙，莉艾爾與愛莎落到場地內，往他們這邊趕來。

「老師！」

希絲緹娜轉頭看向格倫他們……突然

嘩——

潔白的羽毛一片，兩片……飄過了希絲緹娜的視野。

「什……」

她不禁擡頭望去——

「『大會反正是終止了，所以你們這就不算『在大會中』出手阻撓格倫他們了不是嗎？』——我真是搞不懂那男人到底在想什麼」

眼前是一位浮在空中的，長著三對翅膀的少女——

「不好意思……能請你跟我們來一趟嗎……瑪利亞・露德」

——以及一個穿著深色鬥篷的青年。

「不……讓我這樣稱呼你吧。『純暗的巫女』——米莉亞・卡迪斯」

「……咦！？……卡……迪斯……？」

瑪利亞發出驚呼，並下意識地纏住了希絲緹娜的手。

希絲緹娜為了保護瑪利亞而站到了她前方。

並且——

「露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倫他們還在長途奔襲，想要盡可能地趕到希絲緹娜身邊。

此時此刻，歷史迎來了巨大的轉折點——

## 後記

=====

作者：羊太郎

插畫：三嶋くろね

圖源：サダメ

翻譯：サダメ

輕之國度：<https://www.lightnovel.cn/>

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提供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LK不負擔任何責任

=====

大家好，我是羊太郎。

這次『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的第十六卷出版了。

在此，向參與了本書出版的各方人士以及支持本系列的各位讀者們獻上無限的感謝！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這次的十六卷的內容是承接上卷，主要是以異國為舞臺的魔術祭典……哎呀，感覺故事又變得更加混沌了呢（死）。

正面舞臺上是以希絲緹娜為首的學生們在祭典中活躍，背面則是一群攪屎棍在策劃陰謀詭計……並且，本卷還有總算是大白天下的『艾麗西亞三世的筆記』的內容！通過本卷，本系列故事的一些背景設定與內幕也被部分闡明了。

話說，這故事規模漸漸變得龐大起來了啊！？最後它到底要走向何方啊！？但，但是本得問題！請各位讀者不要擔心！看起來像是誤打誤

撞，實際上我什麼都算好了！

故事一定會圓滿收尾，所有的伏筆都會被漂亮地回收，迎來大結局！直到結局為止的所有劇情都想好了，結局也早就定下來了。之後只需要動筆寫就完色兒了！

還有幾個通知。

本系列終於迎來了五周年！為了紀念五周年，人氣投票又要死灰複燃啦！從2020年1月18日開始的一個月內，大家每天都可以通過富士見文庫官網給自己喜歡的角色投票！獲得第一位的角色將會有棒棒的特典哦！

還有我，羊太郎後知後覺地開了推特。雖然我平常只會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但如果有哪位奇葩喜歡觀察我的話，請Fo我一下哈。用戶名是『@Taro\_hituji』！

那麼，今後也請多關照咯！

羊太郎